大亞洲主義

月刊

第三卷第四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央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十一號

要目

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國慶紀念特輯

中國大亞洲主義月刊社發行

大亞洲主義月刊社研究綱領

一、本社站在研究學術的立場上，公開討論大亞洲主義之理論。

二、本社根據 國父之大亞洲主義，發揚東方的王道精神，討論亞洲一般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問題。

三、本社討論的範圍，以下列問題爲限。

A、亞洲的文化問題。

B、亞洲的民族問題。

C、亞洲的政治問題。

D、亞洲的經濟問題。

E、亞洲的軍事問題。

F、亞洲的外交問題。

G、亞洲的交通問題。

H、亞洲的人文地理與經濟地理問題。

I、亞洲的歷史考證問題。

J、亞洲與歐、美、非、澳各洲之關係問題。

K、亞洲的門羅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比較的問題。

四、本社討論上列各問題時，一以亞洲各民族之獨立平等及亞洲民族團結爲原則。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自出版以來，讀者遍於全國，銷行於友邦日本滿州及安南南洋各地者亦多，本刊與廣大讀者之關係，不可一日間斷。故本刊總編輯周化人先生雖調任廣州服務，但本刊仍由周先生負責編輯，在南京繼續出版。敬祈撰稿諸君照舊投寄本社，不勝厚盼。



大亞洲主義月刊

第三卷第四期

目錄

插圖

國慶紀念特輯



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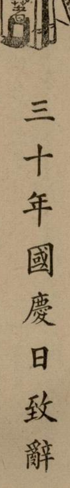
亞洲現狀



國慶紀念大會三呼「中華民國萬歲」時攝影



汪主席國慶閱兵式攝影



三十年國慶日致辭

汪精衛

中華民國從成立至今已經三十年了。這三十年中，多災多難，直至今日還未脫離苦厄，想起來實在萬分感慨。然而革命運動從發起以至成功，中間必須經歷許多過程，所以一件革命運動，譬如以水滴石，積久石穿，又譬如在懸崖之上，力推巨石，不動則已，一動則直落千丈。 國父孫先生，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即立志革命，至乙未而舉第一次義旗於廣州，自此之後，經歷十次之失敗，然後有辛亥八月十九日之武昌起義，三個月內，各省響應，中華民國，遂以成立。前此積二十餘年之力。歸於失敗，至此則以數月之力，遂告成功。和平反共建國運動，與革命運動，是一脈相承的。革命運動，其目的在解除帝國主義之壓迫，自拔於次殖民地的地位，而以改造政治為着手。救國所以興亞，興亞所以救國，兩件事是一件事，和平反共建國亦然。認識日本所提倡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真正意義，知道惟有與日本同心協力，乃能保得住東亞，東亞保得住，中國纔保得住，一方面盡力於求得中國之獨立自由，以期能分担東亞的責任，一方面知道中國獨立自由之完全獲得，惟有於東亞解放中求之。救國所以興亞，興亞所以救國，與革命運動之原始目的，適相吻合。現在程功伊始，進步似乎極遲，然而一旦豁然貫通，收拾事變，實現全面和平，必然也與辛亥革命，如出一轍。

從去年國慶日，到今年國慶日，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已經締結了，中日親善關係，已經日加密切了，自從德義各國相繼承認國民政府之後，國際地位也已經日益提高了。外交方針，已經準確，執持不變，穩定進行，必能為國家民族開

闢一條出路 至於內政，如清鄉工作等，也正在盡力進行，這是保障和平的方法，也就是展拓和平的方法，換句話說，由局部和平，進行全面和平，祇有此是最有效的方法。我曾說：「清鄉必先清除貪官污吏，清鄉必先清除不良軍隊」。又說：「清鄉必先清心」，這是說有好人民，好軍隊，好官吏，才能有好政治。當國慶日，我無別的話說，祇將這些話再說一番。並且說得到，就要做得到，我們要做成清明的政治，使治安確立，經濟生活改善，則我們必須下十二分的決心，拿十二分氣力出來。我們第一要吃苦，因為不能吃苦的人，必不能廉潔的；不能廉潔的人，必不能為國為民的。能吃苦然後心無他累，能心無他累，然後能以其一切貢獻於國家。我當國慶日，想起締造民國諸先烈，跟隨着 國父孫先生盡力革命，千辛萬苦，以死為度，這種精神，是中華民國所由誕生的。誕生中華民國恃此精神，維持救護中華民國，也恃此精神。此種精神不死，中華民國必然永生。我當國慶日，高呼着革命精神不死！中華民國萬歲！

第三十國慶日感言

温宗堯

國慶者，中華民國國家之慶典也。所慶者何？慶祝革命軍討伐滿清專制之成功，由歷代專制政體之國家，嬗化成爲共和政體之中華民國，於是規定發動討伐之日爲國慶日，示不忘也。我國自改造以迄今日，蓋爲第三十次之國慶日矣。年年歲歲，慶祝固猶是也，國家之盛衰，果何如耶？是乃有難言者矣。譬之於兒童，自呱呱待哺時，即攖災患，遭家不造，閔予小子，若二次革命，若洪憲叛國，若帝制復辟，若軍閥互鬨，弱冠以前，所經之千災百難，亦旣多矣。十七年後北伐成功，定鼎金陵，賴吾黨同志之努力，繼承　國父孫先生遺志，以底於統一之成功，方欣旣冠，汔可小休。乃內憂外患，相迫而來，馴至國難當前，莫之能禦，七七事變，繼之而起。抗戰以來，人民之流離顛沛，無所底止，猶幸天相中國，有病亦復有藥，和平運動，勃焉而興，國府還都，挽回頹勢，年餘以來，雖因環境牽掣，歐陸多事，未即達到全面之和平，然多數民衆，已瞭解和平之真義，斯爲病之有藥。而盲目抗戰之狂熱，行見由此而解，本人年雖老邁，愛國之熱忱彌堅，玆以國慶日，竊申所願，惟國人察之。

一、要放大眼光，認清環境。以中日戰事在世界之地位而言，一隅之爭也。近歲由歐戰爆發，行將牽及五大洲，願我國人，環察世界之大勢，立息此鬩牆之爭。中國受泰西各國之束縛，亦旣久矣，今宜協同友邦日本，奮力以脫此羈絆，勿逞目前之小忿，自誤復興之機緣。

二。要知機轉變，及時覺悟。國家遇外侮之來，固當抗戰，然亦不可一成而不變，願國人之在抗戰方面者，放棄盲

從，而改言和平。須知抗戰無益，即當適可而止，否則鷸蚌相持，其結果兩敗俱傷，而第三者坐享其利，棄嫌釋怨，國事庶有豸乎。

三、要和衷共濟，國運復興，願國人之已參加和運者，安不忘危，繼續努力，以達全面之和平。譬如舟將抵岸，波濤益湧，舟人宜矜慎自持，始有登陸之把握。在此時期，切勿稍存驕滿之念，使未來合作者，有參加之機會，已合作者，不致中道分馳，而合作到底。三者之外，尤願同在東亞之人民，無論為友為敵，皆應互相諒解，以仁恕二字為中心。上文既以中華民國，譬之於人，則三十而立，古有明訓，胡可不申慶祝之意？夫良藥苦口，則利於病，吾之所願，苦口之藥也，疾病既去，國必復興，特申述之，用祝中華民國萬歲！

本刊第三卷第三期目錄

民國三十年雙十節祝詞

江亢虎

記有之曰：三十而立。個人如此，國家亦然。今中華民國三十週年矣，果能自立獨立，躋於成人之列否乎？傳有之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古今中外，事理不二。今中華民國果能免於孤立，而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與之共同奮鬪否乎？國府還都，一年有半，和平反共，確定方針，建國基礎，日臻鞏固，此其可祝者一也。中日滿三國直接結成東亞之軸心，日德義三國間接結成世界之軸心，共存共榮，相愛相助，此其可祝者二也。然而抗戰，尚未休止，民生尚未蘇息，吏治尚未澄清，憲政尚未實施，此對內之仍須努力者也。英美帝國主義尚在掙扎，蘇聯共產主義尚甚披猖，黃色人種尚蒙劣等之稱，殖民地位，尚處積威之下，此對外之仍須努力者也。語云：三十年為一世。世運推移，時局劇變，剝極必復，貞下起元，日新又新，得寸進尺，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今年之國慶，較去年之國慶，似漸呈樂觀，明年之國慶，較今年之國慶，當更有成績，此其可祝者三也。惟是命雖天定，事在人為，禍福由感召而來，吉凶因順逆而異。自今年之國慶，至明年之國慶，此三百六十五日間，日日之努力如何，人人之努力如何，可據以推斷國家民族未來之命運。記又有之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吾於國慶亦云！

新舊兩雙十節之紀念

顧忠琛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適爲陽曆之十月十日，遂永以雙十爲國慶節，然是年陰曆十月初十日，爲定武軍張勳放棄南京之日，亦雙十也，此一陰一陽之兩雙十節於革命史上，至有偉大之價值，聯繫之紀念。陽曆雙十，武昌之起義，人人知之，人人知之而不忘之；陰曆雙十之光復南京，則吾人或易健忘，是不可以不記。蓋武昌之起義，如陰霾晦塞之秋，迅雷一震，萬象昭蘇。然匆卒將事，擘畫諸多未備。迨清師南下，漢陽告陷，革命軍前途，勢甚危急，設非南京光復激勵人心，挽回頹局，事且有不可知者。南京一下，而東南半壁，勢若高屋建瓴，堅城大邑，望風響應，如百川之歸海，沛乎莫之能禦。我　國父海外歸來，臨時政府組織成立，而清庭遜位之詔亦下矣。余蘇人也，規復南京之役，親預戎機，知之特詳。故將當日情形，據實追述，以充革命之史料，且爲雙十日國慶作深長之回溯焉。

規復江蘇　初余以皖省革命事，謫戍塞外。辛亥七月，賜環歸，遂次上海，諸同志密告，垂揭義旗，屬共策進。越一月而武昌事作，陳君英士以江蘇尚未反正，全局樞紐，關繫重大，就余商主持之人，余力主推舉程德全，因孑身走蘇州，叩轅門請謁，門者以正在開會辭，余枯坐官廳至四小時之久，程始姍姍出見，對客櫛髮。余動以大義、陳以利害。程默然者久之，驟顧侍詔曰，速爲我去此髮辮，遂握手立誓而退。至九月十五日而江蘇宣布獨立，上海浙江亦先後相繼。

組織聯軍　九月十八日，徐固卿紹楨，率其所統第九鎮軍駐秣陵關，進窺南京，餉械甚絀，擬襲雨花台炮台，一戰而

敗。徐走海上，余急追蹤至滬，約翌日請徐至鎮江收容軍隊，即與蘇滬浙三都督會商，推徐為聯軍總司令，以圖大舉。時第九鎮所收容之士卒四千人而弱，浙江省有一混成支隊，隊長朱瑞統之約一千七百餘人，蘇州有一混成支隊。人數亦如之，上海有黎天才一軍，約五百餘人，合計不過八千人，而盤踞南京之張勳，其兵力計有江防隊四十五營，巡防隊三十五營，雜色軍隊三營，加以警察，合計之約在四萬四五千人左右，以革命軍之兵力較之，僅及五分之一，南京城周圍又九十餘里，自益感兵力之單薄。九月二十六聯軍集中鎮江下蜀高資之間，所希望者，奪得南京城外之烏龍山，幕府山兩炮台。幸與炮台台官管成鯤取得聯絡，又城內太平門至富貴山一路，亦運動成熟，但各炮台均由張勳派兵駐守，急切頗難下手。

布置炮台　十月初三，余在龍潭，忽美人安得生端納，與滬甯鐵路車務總管樸麥德走訪，云將送余至南京。三人立乘一火車頭出發，抵堯化門，知兩小時前，張勳已將烏龍山幕府山兩山之軍隊撤去，炮台上之炮閂子彈，亦悉數運入城內。至此烏幕兩山之炮台，遂等於虛設。余百計探訪，知下關炮台有炮八尊，其大小效率，與幕府山之炮相同，因賄通該台司事，於夜半將炮彈炮扇運至幕府山。時張勳尚有兵兩營，駐於炮台門外，章未之知也。

馬羣督師　初四日下午五時，下令。一令黎天才占据烏龍幕府兩山，一令浙軍攻朝陽門，於初五拂曉時攻擊。時第九鎮殘餘軍隊，下蜀有一團蘇軍有一支隊，在上方門。交戰結果，張軍失利，初五夜午，余親至下蜀將明羽林之師，調駐堯化門，旋得戰報，浙軍不支，乃立將浙軍撤回，親率全軍至馬羣，向朝陽門進攻，士氣旺盛，反敗為勝。凡浙軍軍械，為張勳所奪去者，如數奪回。初六後，停戰三天，而於夜間，以雜色之部卒編，成八中隊，由朝陽門至神策門，計時開炮，綿血三宵，連續不斷約計城中張軍子彈將盡。

抽調洪軍　初八日余至蘇州，調洪承點軍至堯化門，該軍成立，僅兩星期，軍隊中有上海文明書局之職員，有青年愛國志士，雖編制複雜，而義憤填胸，可以一戰。初九抵堯化門，時第九鎮改編之鎮軍，進攻神策門，又告失敗。洪軍

繼之應戰，氣候忽轉嚴寒，冰凍載塗，各軍官咸奮勇邁進，以新合之師，當負嵎之敵，風雲慘淡，天日為愁，然衆志成城，鏖戰愈勇，蓋初六日已有漢陽不守之電傳，僉知成敗利鈍在此一舉，無不一以當百也。

天保血戰　是夕，召集各軍將領開會，以天保城地最險要，下令圍攻。浙軍由孝陵衛進，余親率洪軍先鋒隊，由陸家井進討發八十四炮，第二炮即命中天保城，城中護炮軍隊，悉被殲滅。至下午五時，遂將天保城占領，失此天險。城內張軍，遂無鬥志矣。

整旅入城　先是漢陽不守之電，總司令並未之知。程德全在前線督師，始得此訊，正深憂慮。詎天保城克復以後，初十日下午八時，美國副領事南京商會會長開門來迎，報告張勳已渡江。時海軍駐草鞋夾，負監視張軍之行動，亦未知之也。十一日各軍整旅入城，始將漢陽之電宣布，各軍咸興奮非常，誓移師北伐以援武漢。

國父回國　時黃君克強，方自漢陽至上海。十五日在上海開會，蘇滬浙三都督，江北都督代表，張季直，馬相伯，章太炎等，均與會列席，公推黎黃陂為正元帥，克強副之，攝行正元帥事。余提議一、請克強統率黎天才一師援鄂。於半月前請程德全通電各都督敦請　國父回國，組織臨時政府。十一月初八日。　國父抵滬，余進謁於寶昌路四百〇八號寓邸　暢談國事。越四日而　國父就臨時大總統職，以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之元年元旦。

辛亥之役，約可分為三大時期，武昌起義，為第一期，發難之先聲也。南京光復為第二期，轉機之樞紐也。　國父回國，為第三期，國基之奠定也。使漢陽失陷而南京不能光復，事且瓦解，作始也簡，將畢也鉅。當時報章所載，或不無失實之處，故追溯前塵，而摘述之如此，今距辛亥三十年矣。三十年一世，和運重光，懔多難興邦之訓，誦殷憂啟聖之言，時艱未已，來軫方遒，謹於雙十國慶之良辰，略致其鼓舞歡迎之微願。端居多暇，更當秉筆濡墨，縷述舊聞，以成革命之信史也。

國慶紀念日獻辭

林柏生

民國肇造於今已屆三十週年。吾人於此具有歷史意義之紀念日中，緬懷革命先烈之創造民國，誠不知經過幾許艱難，歷盡幾許困苦，費去幾許心血，始克成功。吾人今日為紀念　國父孫先生締造之堅苦，諸先烈就義之英勇，輒不禁生無限敬仰。然而撫時感事，不禁悽然！回首西南國境，烽火連天，「抗戰」者流，依然執迷不誤，和建偉業尚有所期，國家民族，存亡危急，世界變亂，方興未艾，後死責任，倍加於前，每一念及，不禁深自儆惕。

際斯全面和平尚未實現之時，國步艱難，民生憔悴，舉目傷心，於此期中絕無慶祝可言。惟所引為幸者，中日兩大民族於此次不幸之戰爭中，同時反省，深痛戰爭之非，與和平之可期。由於兩國當局最大之努力，重奠修睦邦交，根本掃除過去一切之糾紛，止戈有期，　和平在望，矚目前途，光明燦爛！此為吾人今日所抱有無限之希望且敢掬以相示者也。

回溯還都之時，國民政府為適應今後情勢，厘定國策，故有重訂政綱之舉，對外講信修睦，以期增進友好，對內重新建設，以期國家元氣，早日復原，年餘以來，國民政府同人，均本和平反共建國之國策致力復興國家，民族之運動。還都至今，為時雖淺，然對於內政，外交，教育，宣傳，與夫經濟實業諸端，已盡最大之努力。由於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之簽訂，得以奠定中日和平萬年之基石，　主席訪日與日近衛首相發表「共同宣言」，對時局為更進一步之推進，收效尤豐。繼則德義諸國，據相與我復交，國民政府在國際上之地位，益形鞏固，最近強化國府，改善行政機構，調整人事

國慶紀念日獻辭

，於是中央實力，更為堅强，尤以致力清鄉工作，使我戰後民衆得以安居樂業，戰後農村得以逐步恢復，凡此種種，均已見諸事實，此不獨可告慰革命先烈在天之靈，同時亦可與同胞共深慶慰者也。

在此普天同慶之紀念日中，吾人試一檢討過去之工作，對於國家民族有何補益？根據已往種種事實，足以證明，國府施政有方，和平有望，吾人苟能繼此努力，着着推進，則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當可計日而待。 主席曾有言曰：「和平運動，亦即革命運動」。數十年來，致力革命之同志，前仆後繼，艱險不辭，犧牲弗計，均能以堅毅團結之精神，戰勝其所遭之環境，獲取其犧牲之代價。而此後之艱險或將遠逾於昔。凡我同胞，均宜同心同德，秉承 國父及革命先烈之大無畏精神，協力邁進，以底於成。

今日何日？乃吾先烈創造民國之紀念日也。無數先烈之血光，照耀於前，可為吾人先導，無數同胞之流離呻吟，環繞在側，可為吾人督責。吾人苟不奮發圖强，何以對先烈，何以對國家，更何以對乃祖乃先，與吾人之子子孫孫耶？

茲逢國慶三十週年之期，謹述此意以為獻辭？深望全國同胞，均能齋下最大決心，集中意力同向和平，反共建國之途，不斷邁進。務使我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同與友邦日本共存共榮於東亞之大地。

掃除復興建設的障礙

林柏生

本年國慶宣傳週，以復興建設爲中心，連日舉行第二次學生集訓，我所擔任講述的，是說明强化國民政府，復興建設和清鄉工作的關係。同時對全國廣播，也就此點，喚起國人共同努力。並以促渝方，被獨裁者和共產黨箝制下一般同志與一般民衆之奮起。如今綜合起來記爲此文。

去年此時爲了紀念二十九年的國慶日，對於國事前途曾表示過一點願望，就是說要以人民之心力爲吾黨之心力，要把革命的行動，和人民的要求配合起來。回顧一年以來，我們在最高領袖的領導之下，所努力邁進的，也正是一天天向這個途徑走去。

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是中國國民革命之再出發。和平反共建國之成功與失敗，和今後中國民族乃至於東亞民族之存亡興廢息息相關。就中國說，這是中國國民黨對全國人民的一個交代，國民黨能否擔當救國的大任，這是最後一次試驗。就世界來說，這是中國民族東亞民族對於一切侵略主義者的一個總答覆。中國民族東亞民族能否從外來侵略主義者的桎梏裏解放出來，爲建設東亞新秩序與世界新秩序而努力，也是一個最重大的關鍵。我們要把握這個世界史上千載一時的機會，完成此劃時代的使命，首先，便在乎怎樣適應全國人民的要求，蘄致其實現。我們必須要將全國人民身心所受的痛苦，一一的滲透到革命同志的心理上來，我們更要使全國人民迫切的要求，一一反映到革命同志的行動上來！

現在國家的處境，固然還是在萬般苦難之中，可是從革命的觀點來看，今年的國慶比較前年和去年的國慶，已一步

一步的有了很顯著的進展。前年的國慶，正是革命受了挫折轉趨復興的時候。去年的國慶，則是領導的中樞已經重建，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後，做着確立基礎的工作。如今呢，更進一步，在努力於國民政府之強化和復興建設之開展。自從主席訪日歸來，此種工作，更由理論而進之於實踐，足以具體的說明這種趨向的，第一件便是清鄉工作。強化國民政府是現階段和平運動的中心任務。而清鄉工作卻是強化國民政府的第一架橋樑，復興建設是和平運動的目的，而清鄉則所以掃除復興建設的障礙。

有些人以為清鄉不過是清除一些匪共，不過是一件局部的工作，這是錯誤的。我們必須知道清鄉工作之成敗是整個和平運動之成敗，為什麼呢？　主席說過：「清鄉工作決非一隅之事，而是整個和平運動之實驗場所」「清鄉不只是清除匪共，流寇，還須清除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尤其重要的，是每個人要清白乃心」匪共固然是人民大患，而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更是革命同志不共戴天的大仇敵。他們不僅直接足以為害人民，並且可以間接的掩蔽匪共之滋長，形成狼狽為奸之默契。他們是禍亂之源，也就是復興建設的障礙，所以要清除匪共必須同時清除驕兵悍將和貪官污吏。還有一點，清除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匪共流寇，不但要從制度上着手，並且要在心理上做一番根本的改造。

回顧三十年前的今天完成的辛亥革命，本來是緊接着日本明治維新而發生的東亞民族解放史的第二部。近百年來的世界史就是一部侵略主義者蹂躪世界史，我們東方民族不甘壓迫，勇敢的起來和他們鬥爭，於是先後有明治維新和辛亥革命。日本明治維新，不用說是成功的，而中國的革命運動，在三十年以前革命先烈已經用他們的頭顱和熱血，造成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的基礎，但是我們後死者有沒有能踏着他們的屍身，依着他們的血路，向最初的目標前進呢？說句沉痛的話：辛亥以後革命運動是不幸而失敗了。對着先烈的在天之靈，我們有無限的愴痛，對着友邦維新的志士，我們也有說不出的愧恧。

為什麼中國革命從辛亥以後就不能和明治維新一樣的同底於成呢？扼要的說，便是因為中國的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

在那裏作祟。在民國元年以後，有袁世凱之徒，到民國十八年以後又有蔣中正之徒，在這兩個獨夫的手裏，傳播了無數的驕兵悍將，產生了無數的貪官污吏，結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惡勢力。這一羣烏烟瘴氣的寶貝，本來是封建官僚制度中的餘孽，又從西洋學會了資本主義買辦制度剝削弱小民族的新技倆，來對付我們的同胞 為了個人的子女玉帛，為了個人的實力和地盤，他們又不惜向中華民族的仇敵外來侵略主義者靦顏屈膝，深相結納，於是外來侵略主義者在東亞又得到重新喘息的機會，又找到了藏污納垢的場所。就這樣子他們共同出賣了中國的國民革命。一直到今天，這一羣驕兵悍將更搖身一變而為大不列顛的遠東別動隊，準備在紅鬚綠眼的所謂聯軍統帥之下，來殘殺同胞，殘殺同種，那一羣貪官污吏也成為金鎊集團國際界財閥的經紀人，和軍火商人的掮客，他們從來不看看中國的人民被他們壓榨得還剩幾點血，還有幾點汗？再加上變上的流寇，失了人性的匪共，為非作惡，惟恐天下不亂，惟恐中國不亡。就這樣子使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統一全國之後，受了十年的內亂，再添了五年的外戰，至今未已。自從近衛聲明和 主席豔電以來，中日兩國已有了一條共存共榮的大道，全面和平也是全國人民迫不及待的要求。但是，重慶方面的貪官污吏，驕兵悍將，和那些匪共流寇他們要顧全自身的利益，更要奉行他們主子搗亂陰謀，於是便成為當前實現全面和平一個最大的障礙物。三十年來中國局勢弄得如此風雨飄搖，中國革命運動的歷盡憂患，幾經波折，都是深中了這班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的流毒。這一切都是要清算的！

歷史上，貪官污吏，驕兵悍將，游匪流寇都是禍亂之源，也就是國破家亡的總原因。明末有了魏忠賢及其乾兒義子這一班官官權臣，才引起流寇之亂，有了吳三桂之徒的驕兵悍將，終於使外力得以從容入關。所以滅亡明朝的，不僅是外來的力量，而是貪官污吏驕兵悍將和游匪流寇有以促成。如今，重慶方面，正是被一個天字第一號的驕兵悍將獨裁者，暴戾姿肆，罔率民意，被新魏忠賢之徒和一班貪官污吏把持着，偷拐搜括，無所不至，被匪共流寇騷擾着，無所不為。我們今日看看國家的處境，對着歷史的教訓，真不禁不寒而慄。

清除貪官污吏，清除驕兵悍將，清除游匪流寇，這是清鄉的根本工作，這是和平反共建國的根本工作，這是強化國民政府的根本工作，這是打倒抗戰政權的根本工作，也就是國民革命的根本工作，全國民衆的共同的要求，為了持續國民革命之再出發，為了擔當建設，新中國新東亞的重任，對於一切舊秩序底下惡勢力的渣滓，再不容有所姑息。我們要澈底的清鄉，不僅是清除匪共，還要清除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不僅要清除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還要清除殘餘的封建勢力，和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我們更要擴大的清鄉，不僅是在清鄉區如此，並且要把清鄉的工作擴展到國民政府統治力所及的每一個角落，擴展到國民政府統治力所未及的每一寸土地。以此掃除復興建設的障礙，以此強化國民政府，以此打倒抗戰政權，以此實現全面和平。要做到這一點，固然要政府嚴肅地執行，尤其要一般民衆熱烈地共同努力，固然要服務於政府的，服務於社會的個個人清白乃心，以貪官污吏，驕兵悍將，游匪流寇為戒，尤其要一般青年立定志向，個個人以貪官污吏，驕兵悍將，游匪流寇為可恥。因為青年的心事是至純潔的，青年的勇氣，也是至猛勇的。憑藉青年們至純潔的心事，至猛晉的勇氣，集中起來，便是一種至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但可以幫助政府清除一切貪官污吏，驕兵悍將，游匪流寇，並且可以使從今以後，全中國境內，不再留一個貪官污吏，驕兵悍將，游匪流寇的種子，這是清鄉工作以至和平運動一貫的意義。必須如此，才能使革命的行動和人民的要求配合起來，才能以人民的心力為吾黨的力量；必須如此才對得起為革命而犧牲的諸先烈；也必須如此，才對得起四萬萬五千萬水深火熱的同胞！

重慶方面的同志們，同胞們，我們為了救國，為了救民，已在此地清鄉了。請你們一致起來，清除那天字第一號的驕兵悍將，清除一切貪官污吏，清除一切匪共流寇。我們手攜著手，奉行　國父遺教，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大道上，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全功，建設新中國，建設新東亞。

怎樣紀念民國三十年的雙十節

蔡培

雙十節是辛亥革命的起義紀念日，有了雙十節才有民國，所以把十月十日定為國慶紀念日。每逢這一天，四萬五千萬人民都要熱烈慶祝，這自然是應該的事。不過我們於慶祝之餘，不可忘了反省！

今年是民國三十年，今年的雙十節是民國成立以後第三十次的國慶紀念日。孔子云：「三十而立」，這個立字意義重大，個人要立身，國家要立國，立國的最低條件是獨立自由，而獨立尤重於自由，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即在於此。所以我們每逢雙十節，就應該問一問我們的國家已經獨立了嗎？過去二十九年，這個問題所得的答案無疑地是一個否字。現在中華民國已經到了而立之年，從今以後，我們一定要發憤自強，從國際侵略主義鐵蹄之下站立起來。要曉得這站立起來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這話怎麼講哩？原來人類的遠祖最初本和其他獸類一樣，都是用四隻脚走路的。其後因為爭鬥和取食的關係，漸漸感到四足行走的不便。於是開始練習，經過悠久的時間，最後居然能夠直立起來，只用兩隻後肢走路而用兩隻前肢作事。這樣一個小小的動作，在生物進化的歷程上簡直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因為這個動物從此以後就和其他脊背朝天的畜類迥乎不同，頂天立地的做起這個世界的主人翁來了！所以我說人類不能站立起來，就不成其為人類，國家不能站立起來，也就不成其為國家。可見這個立字對於個人對於國家對於全人類是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了！

現在我們進一步檢討中國為什麼至今不能獨立？為什麼至今還處在半殖民地的地位？我以為這個原因應當歸咎於三

十年來的內憂外患。內部的動亂和外部的重壓使中國陷於窒息狀態，不能統一，不能安定，更談不到其他一切。爲什麼會有連綿不斷的內亂哩？因爲沒有強固的中心勢力。爲什麼會有洶湧無比的外患哩？因爲沒有正確的外交方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今後要完成國家的獨立，只有竭其全力以從事於中心勢力及外交方針之確立。總之，還是要從立字上面做工夫。茲將其理由分述如次：

一　確立中心勢力

國家是一種組織，要使這個組織免於渙散，就必須具有一種中心勢力以維繫一切。同時國家亦可說是一個物體，要使這個物體不致傾覆，也必須具有一種中心勢力以鎮定一切。前者可以拿一個原子來說明，凡原子都是由陰陽兩電組織而成的，維繫這個組織的是電核，而電核是原子的中心，後者可以拿物體本身來說明，凡物體都是受萬有引力作用的，鎮定這個物體的是重心，而重心是萬有引力的中心。

一個國家要想內部安定，組織完整，就不能沒有一個中心勢力。

汪主席在「民權主義前途之展望」一文中曾經昭示我們道：「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個中心勢力以運用一切，這個國家不但不容易進步，並且不容易維持。」這句話看似平常，其實却含至理，簡直是新中國的一道曙光！

說到這裏，讀者一定要問，所謂中心勢力究竟指的是什麼哩？這個我以爲若就國家而言，應該是一國的中央政府。如就政府而言，那末有些國家以個人爲中心勢力，有些國家以團體爲中心勢力，各有各的情形，各有各的政制，不能一概而論。至於中國，則　汪主席最近主張：「以一個黨一個主義爲中心，而聯合其他各黨各派以共同負荷國家社會的責任」。這種辦法折衷至當，我們要建立中心勢力，除此之外，似乎別無他途。或者有人以爲集合政見不同之黨派於一個機構之內，則傾軋磨擦在所不免，這樣又何貴乎有此中心勢力。殊不知各黨各派既云合作，則政見縱有不同，目標初無

二致。這個可以拿太陽系來做譬喻：太陽系的中心是日球，猶諸現政府的中心是國民黨，日球的周圍是行星，猶諸國民黨的四周是各黨各派。行星的飛行一面依照它們自己的方向，一面受着日球的攝引！這個猶諸各黨各派一面有他們自己的政見，一面和國民黨有着同一的目標。前者是離心力，後者是向心力，這兩種力量平衡的結果，在太陽系則使各行星永遠循着軌道，繞日旋轉，在現政府則使各黨各派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大前提下，和國民黨合作到底。這樣結成的中心勢力，將與太陽系同垂不朽。

二　確定外交方針

我們不必諱言，中國過去所定的外交途徑大都是錯誤的。一誤於以夷制夷，再誤於崇拜歐美。這兩種觀念交織起來，就成為依賴歐美制裁日本。殊不知歐美對於中國雖則野心勃勃，但在地理上是鞭長莫及，在實力上是強弩之末。如果中國能夠稍自振作，則歐美決不敢來干涉我們。反之，列國之中對於中國國運具有決定的影響力的，祇有鄰邦日本。因此　國父曾說「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是真知灼見之談。按理中國的民族運動，應該遵照着　國父的訓示，努力和日本取得協調，敦睦邦交，提攜合作，使中國的復興和日本的發展利害一致，進而共同努力於新東亞之建設。這樣中國革命可望順利成功。何致兩國關係日趨惡化，終於干戈相見哩！現在我們懲前毖後，自然應該根據　國父大亞洲主義的遺訓，重新確立善鄰友好的外交方針。

以上兩點，是根據內憂外患的對症療法，沒有內憂外患，則中國的獨立自由才能獲得。所以我希望全國同胞在慶祝本屆雙十節的時候，不要忘了孔子「三十而立」這句話，尤其不要忘了國父的大亞細亞主義，和　汪主席關於中心勢力的寶貴教訓才好。

辛亥革命三十年

周化人

一　引言

辛亥革命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大政治革命。堯舜之禪讓，周召之共和，算不得近代式的民主政治。實則從秦代以來，兩千年的專制政治，一直到辛亥革命，纔告一結束。同時這次革命不單是民權革命，同時也是中華民族之民族自覺的第一聲。原來歐洲的民族主義，從德意志統一，與義大利建國以來，已漸漸傳遍了世界。東隣日本民族之崛起，其表現的事實爲明治維新，因此更促醒中華民族之民族革命。所以　國父孫先生說：「中國革命是明治維新之第二步」。同時這次革命，不僅是民族及民權革命，而且是民生的革命，這在同盟會的黨綱中已經提出經濟問題。所以辛亥革命，也算定了民生革命之基礎。例如辛亥革命當時三口號爲：

一、「恢復中華」

二、「建立民國」

三、「平均地權」

第一項可以說是民族主義，第二項可以說是民權主義，第三項可以說是民生主義。在這種三民主義的目標中，創建了中華民國，這意義是如何的重大，這是如何值得紀念的一日！

但是，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到今天已經三十年了，這期間中國社會的變遷，有時逆轉，有時前進，中國政治總是在混亂中循環着，我們雖然有若干進步，但其成就的份量與速度，距吾人的理想相去尚遠。而且客觀環境已經不允許我們如此遲緩的循着自然法則演進了。因此，吾人不能不於辛亥革命三十年後的今天，作一次回溯，作一次總檢討。

二　辛亥革命之原因

近代史家及政治家論辛亥革命之原因甚多，依個人看來，其重要原因有四：

（一）是外交之失敗。清政府外交失敗不在於國力之不充，而在其基本政策之錯誤。第一，他們昧於世界大勢，不知國際環境的真相，當時東亞的危機已伏，還一味妄自尊大。所以英國來請求通商，大清會典中竟把英國列入朝貢國。可見理藩院與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是如何的驕姿。對於歐美各國科學之發達，工業之進步，更非彼等夢想所及。如此應付外交，安得不失敗。第二，是他們的濫戰的主張。因為他們昧於世界大勢，所以他們不自度德量力，既無準備，且未先經外交之折衝，便輕啓戰端。第三，是他們一般的排外心理。這種心理之發生，本為民族意識之萌芽。可惜，這種心理參入昧於世界大勢及各國情形之偏見，攙以迷信愚蠢的思想，遂有義和團之變。因此造成外交之澈底失敗，在鴉片戰爭時，是各國單獨的叩關侵略，這時候公正的人士多是同情中國的。如在鴉片戰爭之先，英國國內許多有識之士，不贊成他們國家之武力推銷鴉片政策，議會中非難之聲，層出不絕。可是到了拳匪之亂時，則世界各國均誤認我國為野鄙之邦，此種同情精神之損失，至為重大。愛國是應有方法的，更應採取有效的方法。盲目的排外，結果是喪權辱國的。

清政府外交之失敗，引起國內有識之士不滿。喪師失地，使憂國之士，漸漸歸咎於專制致治制度不良，也就是人民漸漸認識了，有專制政治，才有這種失敗的外交。於是革命思潮，漸漸彭脹起來，此為辛亥革命之主要原因。

（二）是敷衍立憲。當時國人的要求，即在立憲。這時候的立憲主張可以分為三大派別：第一派是假立憲派，即清

政府當局為緩和革命，收復人心起見，遂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之議。並頒布十九信條，公示預備立憲。凡此種種，都不過是清廷為了應付民衆之迫切要求，遂開此空頭之「立憲」支票。但第一任的親貴內閣，愈使人民失望。第一派顯然不足以饜民望，且反而激起人民渴慕憲政之思想。第二派是君主立憲派，此即以著名的戊戌變法之主角康有為氏為代表，他們主張維持君權，而頒布憲法，使君民共守。可是，當時的清政府，內政之腐敗，外交之失計，與貴族之愚拙，已使人民趨向於澈底改革之途。對於君主立憲，已缺乏信任。第三派是民主立憲派，即 國父孫先生及國民黨之主張。這派主張為民權主義，其制度為民主共和。這種思想已漸漸深入中國人心，其發展之結果，遂有辛亥之革命。所以當時有一句流行話，說是『「假立憲」引起「真革命」』。這就是清政府未能真心放棄專制政治，而促成辛亥革命之一大原因。

（三）是經濟的變動，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海禁大開，西洋的科學工業勢力，如怒潮般侵入中國。中國的農業手工業的經濟基礎為之動搖。原來農村自給自足的經濟已遭破壞。因之一般民衆生活感覺不安，革命之思潮遂應運而生，革命策源地之廣東，所以產生許多革命人物，實因為他最先和西洋的經濟勢力相接觸，而最先感覺到非發奮圖強不能自存。例如鴉片戰爭前之廣州工行制度，即為受西軍經濟勢力壓迫而起之組織。鴉片戰爭後，歐美各國以政治力量推銷商品，獨占經營，以協定關稅，最惠國待遇，衝破中國保護貿易之屏藩，更以式樣精巧之廉價機器產品，控制中國市場，結果使數千多年來安靜之中國社會發生騷動。此辛亥革命之又一重大原因。

（四）以上三種原因，是消極方面的。在積極方面，則因中國自海通以後，一般人民之思想有顯著的進步。隨着西洋物質文明帶來之恩物，有民主主義之思潮，使中國人漸漸覺悟專制政治之非。尤重大者，則為日本明治維新，所給與的影響。明治維新說明了日本強盛之原因，首為實施憲政。當時由東西洋留學歸國之知識層，與國內革命民衆相結合，要求民主立憲。其中主要之組織，便是興中會與同盟會，同盟會是在日本組成的，並得到日本人士許多的幫助，這種革

命團體，便實行領導中國民衆走向民主革命之途徑，這是辛亥革命之積極的原因。

三　辛亥革命之後

辛亥革命係根據上述原因而發生。但辛亥革命以後，一切革命的成果，都為現實環境所改變。例如：

（一）辛亥革命後之外交政策，首先是求符合外交習慣，適應國際形勢。其次是維持和平親善，改變盲目的排外。當辛亥革命之始，即對外聲明保護外人之合法權益，並承認合法之外債。惟武昌起義以後之清室，濫行借款，概不承認。至於維持和平親善之外交政策，此於　國父就臨時大總統之宣言中，可得明證。宣言中有云：

「若夫革命主義，為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固喻，前此雖屢起屢躓，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飆發，諸友邦對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義與我友邦益見親睦，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

可惜　國父不久辭職，北洋政府之外交便離開此政策，而逸出軌外

（二）在內政上，　孫先生是主張憲政的，尤其是堅決主張五權憲法。但因為瞭解五權憲法的人很少，無法推行。北洋軍閥更以私心用事，而沒有主張。因此民國成立後，仍是完全模仿西洋，採用三權分立之代議政制。所以　孫先生很慨嘆的說，在約法上祇有一條是他的主張，即是「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見五權憲法講演）及後連僅有的約法，亦為北洋軍閥所毀。因此　國父便領導合法的議員，在西南發動大規模的護法運動　可見　國父的主張是為憲政而奮鬥的。辛亥革命之前，人民本為憲政而奮起革命。但革命的結果，憲政的實施還沒有得到。最初國民黨還想以合法之方式來爭取，等到失敗之後，才知道　孫先生主張以革命手段蘄求憲政之實現的重要了。　孫先生的主張是代表全

中國民衆的要求的，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便是民權革命沒有結果。

（三）關於經濟方面，在辛亥革命時已提出經濟問題了。其後　孫先生在三民主義講演中，便明示民生主義和民生革命之途徑。　孫先生把政權讓給袁世凱之後，他便想專心辦理實業，以謀國民經濟之發展。但因當時的資本沒辦法，孫先生便提出兩大主張：一是錢幣革命，一是國際投資，開發中國實業計劃。在不損失國權之條件下，利用國際剩餘資本，以開發中國的富源。結果，草成千古不磨的實業計劃。可是這個計劃也因現實環境之障礙，而未能實現。

（四）　孫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黨，在民國二年，袁世凱以二萬萬元大借款作基金，以圖消滅國民黨的組織。並且明令將國民黨解散，殺害國民黨之中堅人物宋教仁，陳英士兩先烈。於是有討袁之役，其時江西都督李烈鈞，湖南都督譚延闓，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都相繼奮起。徒以當時的革命勢力祇靠軍隊，還沒有將全國民衆喚起，故而失敗。

以上所述，是指出辛亥革命之成就，差不多全被反動勢力所破壞，使中國國家，漸漸恢復辛亥革命以前之狀態。

四　國民革命之再出發

我們如把這次中日事變前的情形與辛亥革命前的情形比較一下，便可知其相差不多。在外交上把「恢復中華」變成「依賴英美」，在內政上，以「個人獨裁」代替「民主立憲」，在經濟上養成「官僚資本」代替「民生主義」，在黨的方面，更是集腐化惡化之大成。腐化之官僚軍閥於北伐成功後，即潛入本黨，而自命為革命黨人。惡化之共產黨則篡竊三民主義，而售其階級鬥爭的理論。故此次之和平運動，實為繼辛亥革命以來之國民革命的再出發。為什麼說和平運動是國民革命之再出發呢？其理由如下：

（一）和平運動之外交方針，是繼承　國父遺教之睦鄰政策，及辛亥臨時大總統宣言之外交主張而來的。

（二）國府還都之前後， 汪先生秉承 國父遺教，首揭實施憲政之主張，並以「實施憲政」與「實現和平」相提並論。在實際上，復與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共組政府，這是繼承 國父之民權革命工作。這是繼承 國父辛亥革命推翻專制政治，反君主立憲，及歷次護憲運動之遺志。

（三）國府還都之後， 汪先生提出計劃經濟之口號，並付諸實施。這是繼承 國父民生革命之未竟工作。這是繼承 國父辛亥革命後倡辦實業，及物質建設之遺志。

（四）最近國民黨强化之主張，是把辛亥革命時， 國父所領導的革命精神，在國民黨中恢復起來，成爲建國的核心。

因此，現在之和平運動，即是國民革命之延續。

現當辛亥革命三十年後的今日，其革命意義更爲重大，我們每年紀念國慶，自應遵循辛亥革命之步驟，恢復辛亥革命的精神，完成辛亥以來未竟之革命工作。這種工作便是和平，反共，建國之國策的實行，也便是國民革命之再出發。

因此，我們紀念國慶的口號是：

（一）實現和平，

（二）實施憲政，

（三）實行計劃經濟，

（四）强化中國國民黨，

（五）完成國民革命！

努力復興建設

——紀念三十年雙十國慶——

郭秀峯

民國建立以來，已三十週年了。回顧三十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憑了不少先烈的血跡，才締造成今日的中華民國。現在山河破碎，民生塗炭　建國大業，尚未完成，當此三十年雙十國慶之日，追念過去，瞻望將來，真有說不出的感慨！

先烈擲盡無數的頭顱，流盡無限的鮮血，為的是甚麼？為的是要建設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中國，要建設一個生存於二十世紀而無愧的現代化的新中國！而事實是怎樣？連年軍閥循環反復的內戰，匪共的橫行搗亂，已把國力虛耗得不計其數，更加上這次事變，益發的瘡痍滿目，舉國墟煙，中華民國的苦難，不絕如縷，思之能不痛心！

假如沒有和平的環境，我們自然不必強求，明明白白和平環境是可以取得的，而蔣介石及共產黨之徒，却偏要拖延抗戰，一定要把中國葬送到不可挽救的深淵。中國是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我們一定要把中華民國從渝共的挾持下奪回來，以完成我們的復興建設。

我們為什麼要復興建設？是不是因為經過了這次事變，破壞得太厲害了，我們非做一番復原的工作不可呢？不是的，我們要復興建設，是為了完成中國的歷史使命，實現先烈的未竟之志。中國革命的目標是很清楚的，對內是求統一，

對外是求獨立，統一與獨立是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中國以前為什麼不能統一？因為有殘存的封建的及共產的勢力，為什麼不能獨立？因為有帝國主義勢力的牽制，要實現統一與獨立，就不能不與這些勢力相搏鬥。歷年來中國的革命運動，都是向着這個方向而前進的。

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與獨立，不知犧牲了多少先烈的頭顱，不知流盡了多少先烈的鮮血，才把封建帝國主義及共產勢力打破，才把握到可以開始建設的基礎。我們深切認識中國的封建及共產勢力是不易肅清的，帝國主義的根蒂是不易剪除的，所以我們曾提出過「以建設求統一」的主張。只要建設有進步，國力能夠增强，這些隨着社會病態而存在的惡勢力，是不難一掃而空的。

事變以後，情形又兩樣了，共產黨死灰復燃，軍閥跳梁跋扈，帝國主義伸展魔手，又回復到分崩離析的局面。所幸和平運動開展以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重奠政治中心，中國革命於是又轉入一個新階段。我們現在所主張的復興建設，也就是針對着這革命新階段所負的歷史使命而發的。

或者有人要問，「不錯，我們要從事復興建設，以復興建設來求和平統一，但是，我們已具備了復興建設的條件沒有？」我們的答復是早已具備了，因為我們所要建設的是一個對內統一對外獨立的現代化的國家，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要具備些什麼條件呢？衆多的人口，廣大的資本，豐富的資源，工業的機械，海外貿易的通路，當為最主要的骨幹，這些不是在國民政府勢力範圍內所通通具備的麼？雖然現在蔣介石還割據西南，共匪還盤踞西北，但這些地方都是農業區域，僅為現代國家的附屬地帶，並不是現代國家建設不可缺的條件。

或者還有人要問，有沒有容許中國復興建設的環境？我們的答復，亦是有的。中日恢復和平了，世界戰爭日益擴大，中日兩國能夠站在世界戰爭範圍之外，此為國際上可以從事復興建設的環境。國內呢，雖然蔣介石還在負嵎抗戰，匪共還在隨處搗亂，然而這些最大的影響也僅是復興建設的障礙，並不足以動搖國本，何況清鄉工作正順利展開，和平區

域一步比一步擴大，農村秩序一天比一天恢復，這些都是復興建設可能的基礎。

中國須要復興建設，現在又可能復興建設，已不待多說了，可是我們應該怎樣去謀取復興建設的迅速完成呢？

我們以為：

第一要有一個通盤籌算的復興建設計劃。中國本來是由封建社會轉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就普通社會的發展過程來說，本來是應像十六七八世紀的英國，讓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的，可是現在的中國，是不能再走這條路線了。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要在二十世紀躋於現代化國家之林，依照過去自由發展的方式，無論如何是趕不上的了，何況還要迎頭奔向前面呢？所以，我們要復興建設，一定要有一個建設的計劃，何者應先，何者應後，何者應鼓勵民間努力，何者應由國家直接推動，現在可能建設的範圍與程度若何，舉凡這些，都應有精密的具體的計算。過去幾年，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關係，固然促使各國走向計劃經濟的路線，其實人類科學智識的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事事都到了計劃化的時代了。

第二要舉國上下實行全國精神物質的總動員。全國上下要認識時局的艱難，要認識和平建國責任的重大，大家鼓起精神來，抱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把一切精神的物質的力量都集中到復興建設上去。精神動員最要的是恢復民族的自信，自信中華民族能夠恢復固有光榮，自信中華民族必能創造出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把因這次事變而生之自暴自棄心理，根本肅清，把整個民族的精神集中於一點，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在國家整個建設之下，各人站着各人的崗位；認清目標，齊步前進。事不論大小，位無分高下，只求於國家民族有利，必須悉力以赴，時時刻刻要記得我們所做的一點一滴的工作，都與國家民族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必須具有以服務國家為光榮，以服務國家為天職的精神，放棄一切個人自私的觀念。物質動員最要的是節省個人享樂的浪費，集中一切的財力物力，儘可能的用之於復興建設。中國本來是一個貧弱的國家，財力物力本不如人，何況經過這次事變之後，原有一點一滴的蓄積，都已摧毀殆盡，我們

倘不再自知檢肅，而將有用的財力物力作無謂的消耗，其結果必使國力日趨空虛，國脈亦隨之而盡。現在國家存亡安危，千鈞一髮，今後是否能挽回刼運，全視吾人是否能擔負起復興建設的責任而定。和平已奠定初基，而距離我們的目標尚遠，我們的一生，爲了締造中華民國的前程，固然要一點一滴的努力，就是我們的子子孫孫，也還須要作不斷的努力，中華民國方能於離亂破碎中建設起來。建國的責任是這麽重大，建國的前路是這麽遼遠，身爲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克制自己，將可以作爲復興建設的財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現在蔣介石和共產黨還在割據偏安，到處搗亂，阻礙全面的和平統一。共產黨本來是第三國際的走狗，又是蘇聯搗亂東亞的別動隊，他們蓄意障礙和平固不必說了，而蔣介石之流，亦甘做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他們迷夢未醒之前，當然不肯放鬆割據偏安的局面，以遂其個人獨裁政權的私慾。全面和平統一，固爲我們日日所盼望，但全面和平統一之實現，完全要視我們的復興建設能否進步而定，如果我們能夠集中全國精神物力，努力於復興建設，把政治經濟文化機構，逐步强化起來創造一個新中國的局面，如此中華民國必能以新生的力量，打破一切和平的障礙。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所有國家的叛徒罪人，總有覺醒之日。當此中華民國三十年國慶紀念之日，吾人可爲全國同胞告者，就是大家一齊努力，以復興建設完成中國的獨立自由，實現全面的和平統一！

容忍自重勇往邁進

周隆庠

今天是中華民國三十年雙十國慶紀念日，凡屬國民，逢茲佳節，莫不懽忻鼓舞，額手稱慶。可是三十年以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無寧歲，歲無寧日，溯洄既往，瞻念來茲，實有無限感慨。茲特貢獻數語，於諸同志之前，藉以自勉共勉。

『和平救國』當然是劃時代的艱鉅工作，假使沒有堅苦卓絕的精神，與和運必成的信念，一定要見難而退，甚至背道而馳，我們同志，當然不是『無縱詭隨』。當然都明白我們的環境，外有歐美帝國主義者的挑撥離間，內有盲目抗戰的重慶政權，以及殺人放火的共產黨任意汙衊，多方破壞。中日邦交調整之後，日本朝野雖竭力援助，然而渝方抗戰一日不停，則伴隨此戰爭狀態，所引起之纖介事實，就不能一掃而清！

同志們！我們要担任這種至艱至鉅的工作，我們就要克服這種重重叠叠的困難，要克服這重重叠叠的困難，我們遇事就應當『容忍自重，勇往邁進』容忍則不至顢頇僨事，自重則不至懦弱茍且。但是只知容忍，而不知自重，則易陷於卑屈，只知自重，而不知容忍，則易陷於傲慢，兩者都不是成功的途徑。所以容忍必須自重，自重尤須容忍。只有這容忍自重的態度夠麼？還不夠，必須配以勇往邁進的精神，纔能夠披荊斬棘，任勞任怨，不畏難不茍安，不為利慾所移，不為威武所屈。而畏首畏尾，猶豫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的各種病態，就可以根本剷除，一切困難就可以克服，一切事業就可以成功。

末了，我乘着這個機會，和諸同志報告一段新穎而確實的消息 我有一位多年的同學，最近由福建來京，他說：「

福建最近在渝方軍閥執政時代，福州的糙米每担竟漲至五百餘元。而閩南漳泉一帶更漲至八九百元，至於貧民所賴以維持生命的雜粮，如蕃薯，麥麩，糯糠之類，每担亦非一二百元不辦。小康之家尚且無法度日，何況一般平民！福建固非產米之區，然而每年所差有限，倘政府不囤積居奇，不向人民敲脂剝髓，絕對不至飛漲若此。現在福建的民衆，生者則鳩形鵠面，死者則填積溝壑，滿目凄涼，言之心傷！而軍閥及其爪牙自知日暮途窮，乃假借抗戰時期經濟統制的名義，以施行其欺騙搾取的手段，設立貿易運輸兩大公司，貿易公司爲囤積居奇的大倉庫，運輸公司爲與民爭利的大本營。福建特產如茶，木，紙，筍之類，生產運輸無一不加以壟斷，無一不加以搾取。以致工商停滯，百業蕭條。至於徵募壯丁一節，那就更糟了，有錢的絕對徵不了，無錢的不論你獨子也好，家庭負担者也好，一律拘捕，待同猪狗。所以這班壯丁，一聞前綫，沿途就逃亡過半，還說什麽抗戰呢。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可謂達於極點！民衆連一聲苦字都不敢哼，假使你一呼寃訴苦，馬上就有反動頭銜加你身上。現在福建的民衆，無一不在水深火熱之中。可是由江西跑到福建的人們，他還稱贊說：「福建政治比江西好得多呢」。我們聽了這句話，就可以明白江西同胞的痛苦，到了什麽場地！就是其他內地各省同胞的痛苦，也可以不言而喻了。

華僑鉅子陳嘉庚先生，他原籍福建，去年回國視察，路經故鄉，目擊民間痛苦，聲淚俱下。於離開福建到了柳州香港各地，就發表了一篇談話，抨擊福建政治的腐敗黑暗，極其詳盡，極其淋漓痛快。他有最傷心的幾句話說：『抗戰以來，華僑毀家抒難，踴躍輸將的，也不曉得有幾千幾萬。華僑中以福建人爲最多，貢獻了無數金錢，努力了許多工作，結果連自己的家鄉都不能保！』陳先生自從這個談話發表之後，重慶當局還碰他一個大釘子，說什麽『戰時經濟理應統制，人事方面，如無不滿，儘可密陳，公開抨擊，勢必動搖人心，影響抗戰』。這一類鬼話，現在在抗戰政權壓迫下的黨政軍民，無一不曉得抗戰勝利絕無希望，無一不渴望全面和平早日到臨。只要有了機會，就馬上翕然來歸。

同志們！我聽了這篇談話感覺了無限悲痛，同時也感覺了無限的興奮，根據以上的事實，我更相信，和平運動理論的正確性已成爲鐵一般的事實，全面和平的成功，已日漸接近了。

『行百里者，半九十』，同志們，努力吧！容忍自重地向着和平反共建國的光明大道勇往邁進。

紀念雙十節

王敏中

雙十節是中華民國誕生的日子，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先烈們嘔心瀝血前仆後繼艱難締造的燦爛的業蹟。紀念雙十節，我們應該效法　國父和諸先烈努力奮鬥的精神，應該完成　國父和諸先烈未完成的遺志。

國父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怎樣才算革命成功呢？無疑的，就是要實現三民主義的中國，使民族獨立，民權伸張，民生安樂。現在民國已經創立了三十年，　國父之歿，迄今也已十六年。可是三民主義的中國，不但沒有實現，反而每況愈下。留居重慶的少數人，還靦顏自命為　國父的信徒，大言不慚的把三民主義掛在口頭，而實際上的行徑，為了個人利益，為了獻媚英美，為了報效蘇聯，把民族作孤注，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軍事獨裁者氣勢的囂張，人民處於淫威下，氣也喘不過來，遑論什麼民權。至於在戰爭的高度消耗下，官吏的藉勢壟斷下，通貨的極端膨脹下所造成的物價的空前暴漲，民生問題，更是談不到了。我們目擊現狀，溯迴過去，在雙十節的今天，真有無限的感傷，無窮悲痛。

要懸崖勒馬，挽回這千鈞一髮的危機，我們是有路可走的。我們的領袖　汪主席，已經揭起了和平反共建國的旗幟，這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唯一途徑，這是救國族救人民的唯一生路。

然則，我們今日應做的工作是什麼呢？為了完成　國父的遺志，為了適應眼前的環境，有幾件事，我們必須努力去做：

第一、實現和平，以達到民族的獨立自由。所謂實現和平，內容是很廣的，我們要實行中日基本關係條約，以求中日兩大民族的澈底合作，共存共榮，我們要肅清戰爭的禍根——共產黨。我們更要聯合東亞民族，結成鞏固的陣線，建設東亞新秩序，完成　國父大亞洲主義的理想。這樣，不但中華民族可以得到獨立自由，東亞各民族都可以趨向光明的前途。

第二、實施憲政，以達到民權的擴展伸張，實施憲政，列於國民政府政綱，也是國民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在戰後秩序未盡恢復的今日，實施憲政當然還有許多困難，而須經過一些預備的步驟。但我們希望這預備的時期盡量縮短，使國父的民權主義能早日見諸實行。

第三，實行清鄉，以達到民生的安定和幸福。和平運動在今日有許多特殊的困難，戰事狀態沒有終止，地方秩序沒有恢復，使民衆在艱難困苦深火熱中，度日尤爲最迫切最難解決的問題。清鄉工作便是保障和平，拓展和平，增强國府力量，增進民衆幸福的唯一步驟。現在第一期清鄉工作，已經完成，而收獲美滿的效果，我們應積極繼續努力。從清鄉工作的實施中，來尋求解決民生問題的途徑！

謹以此意，貢獻於和平運動同志們之前，作爲紀念本年雙十節的獻辭。

堅持革命的鬥志

蘇成德

三十年前的今日，在世界文明古邦的中國，突然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烽火，這烽火，不但摧毀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封建壁壘，掙脫了數百年來的奴隸枷鎖，而且給全世界追求光明的人類，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在民主革命的歷史上給寫下了煇煌燦爛的一頁！

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光榮歷史累積的成果，這是偉大的民族精神之表現：這是正與邪的鬥爭，光明與黑暗的衝出。我們知道，由 國父的創導革命起，其間受了無數的挫折，經過九次的失敗，以至武昌舉義，民國成立，在這個艱苦奮鬥的過程中，真不知道有多少英勇的先烈，為着國家民族的前途，拋棄了他們寶貴的頭顱。更不知道有幾許國際的志士——特別是友邦日本，為着人類正義的伸張，拚流了他們壯烈的熱血。他們不懼死亡，不辭艱苦，把四萬萬五千萬優秀的黃帝子孫，從專制魔王的掌握中奪了過來，他們為被壓迫的人類，舉起了新生的火炬，他們向全世界的心靈，喚起了自由的共鳴！這不僅是驚醒中華民族的一聲號角，而且是一塊人類歷史的里程碑。

由辛亥革命而誕生的中華民國，到今天，已是渡過了三十個苦難的年頭了。在這三十個年頭中，我們若要去回顧一下他遭遇的悲運，那真是不禁有「不堪回首」的感慨！

自從民國成立以後，專制的封建機構雖告解體，然而遺留於各階層的封建餘孽，却在乘機蠢動。如民四張勳，袁世凱的背民叛國，二十餘年來循環而起之軍閥政客的分裂割據，以及盜匪赤禍的猖獗，貪官污吏的横行，這都是封建餘孽所

演化所派生出來的後果。因此烽火連年，禍患交迫，生靈塗炭，國勢阽危，尤以此次中日戰爭，人民於飽受飛機大砲的威脅之餘，更嘗盡了匪共痞棍的逆刼騷擾；而赤色勢力的膨脹，英美帝國主義控制的加緊，更屬國家民族前途之隱憂！

國家民族之弄到如此地步，在那叛徒國賊軍閥政客之流，固難辭其咎，而我為民先鋒的國民黨同志，尤不能卸其責。

誠然，國民黨同志，對於革命的功蹟是永遠不能磨滅的，尤其是在那黎明前的那種堅苦卓絕的奮鬥精神，更是值得人們肅然起敬。然而他們當看到清廷推翻民國成立之後，有一部份認識不澈底的同志，就以為革命已經成功，不必再去作艱苦的奮鬥，於是他們卸下了精神的武裝，離開了嚴肅的崗位，走上荒靡淫佚的享樂之途。甚至更有意志薄弱，對主義缺乏信仰的人，由於物質的誘惑，居然中途變節，向反革命的惡勢力投降，所以在當時，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消長，幾乎成為一個反比例的形勢。其後革命運動雖在 國父的正確領導暨本黨的忠貫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繼續向前發展！而且屢次獲得了偉大的戰果。然而每屆戰到任務暫告段落，而開始晉入新階段的時候，一般同志就鬆懈了革命的鬥志，不能貫澈到底，以致功敗垂成！所以 國父在臨終的時候，尚諄諄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以及「矢勤矢勇，貫澈始終」的話，來惕勵我們後死的同志。要我們堅持革命的鬥志。

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危機，往往不在惡勢力層層籠罩下而作堅苦奮鬥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內，環境與物質的條件，縱然會遭遇到極端的困苦，然而這種困苦，絕不足以動搖革命者的鬥志，而且相反的，還能使他們的鬥志，益加堅定，使他們的情緒益加奮發。唯有在革命工作獲得初步勝利後而不能堅持鬥志的時候，纔是最易發生危機的時候。我這樣的下着論斷，或許有人會發生疑問吧？但是這，在我們的歷史上，卻不乏可循的例證。旁的且不必說，就拿洪揚革命的失敗事蹟去一加檢討，就可以完全明白了。

洪揚革命為什麼會失敗？我們作一句簡括的回答：就是因為不能堅持革命的鬥志。

當太平軍以破竹之勢，出廣西，下兩湖而直達南京後，他們以為大局已定，勳業告成，於是在上者爭權奪利，相互傾軋，在下者放浪形骸，紀律蕩然，他們消除了革命的鬥志，他們忘却了當前更重大的任務，於是在這荒淫逸樂的停滯中，遂給清軍以可乘的機會。結果這一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終於在不能堅持革命鬥爭的影響下而幻滅了。

這是一個歷史的例證，亦是一個可貴的教訓。

但是我們轉過頭來看看當前的現階段，正是一個革命運動中最應警戒和惕勵的一個時期。

我們知道：「和平運動是國民革命的再出發」。亦就是說：和平運動是國民革命未完成任務的繼續，而這個任務的繼續，其艱難困苦的程度是要千百倍於往昔的，因為現在我們的革命對象，不是像過去那樣僅是一種單純的封建勢力，在這裏，除了有殘餘的封建勢力外，更有着赤白帝國主義的外來勢力，而這勢力的威脅，又遠非往昔的革命對象所可比擬的。但是由於國內外形勢所要求，以及深獲廣大民衆擁護的結果，這個艱困的革命運動，終於在　汪主席的正確領導暨和建戰士們的英勇奮鬥下而順利地展開。由歷史豔電的發表而各黨各派的團結，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中日新關係的調整以至和建偉業的着着展開。這一切偉大的成就，正告訴了我們：和平運動是有光明的前途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於是有許多意識不純正，鬥志不堅強的同志，就漸漸地踏上了已往失敗的覆轍。他們以為和平運動的局部成功，就是整個革命任務的終結。他們忘了當前更艱苦的奮鬥，他們放棄未來更偉大的努力。而苟安享樂的現象，乃開始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這的確是和建運動最須警惕的一個時期！

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為了先烈光榮業績的承續，我們敢正告英勇的和建戰士暨全民族的愛國同胞們，和平運動現有的成就，祗不過是完成整個革命任務的一個開端，祗不過是奠定復興民族建設國家的一塊基石，而未來光輝事業的創造，正有待於全國上下的一致努力。所以堅持革命的鬥志，是當前最迫切的要求，唯有實踐這個要求，才能保證國民革命的成功，才能保證和平運動的勝利。

三十年度國慶日感言

楊鴻烈

回憶四年前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際，筆者尚在東京從事學術的研究，目擊一向蔑視華人的英美新聞記者，所發行的英文報紙上，常常痛罵中國。大意是說，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即爲君主專制政體盤據的所在，所以要想從根本上打破傳習的奴隷思想，真是要有「挾泰山以超北海」的那個樣子的困難！何況在地理上的情勢，南北又迥不相同，華北一塊茫無邊際的大平原，到了冬季，太陽光慘淡得沒有一點熱力，只有在華南沿海一帶，天氣較暖，而且和歐美接觸的機會也很爲頻繁，於是近代文化纔得輸入，所謂「民主政治」的運動，因此纔有點萌芽，但根基却是異常薄弱，筆者每逢看到這些飽含惡意的論文，雖然有點生氣，亦只能希望將來若有機會，必定要盡中國國民一份子的責任，拿筆管或拿舌尖來替祖國伸辯一番。

光陰似箭，一彈指間，中日兩大民族繼續不斷的血鬥，又足足的延長了四個整年，大家全都陷於苦痛的無底深淵，於是雙方有識的人士便澈底的覺悟抱着滿腔的同情，一致擁護以遵奉中國　國父的遺教，繼承舊國民政府的法統，且同在　汪主席所領導下的和平運動，於是日本方面，對於中國過去的種種疑慮，即不復存在，而那般惟利是嗜，專以挑撥感情爲能事的英美新聞記者，據筆者的推想，他們現在的論調，大概又有一百八十度的轉移，很肉麻的在捧重慶抗戰的政府爲民主陣線的鬥士，英美的有力的盟邦了！

筆者此時要乘全國慶祝中華民國成立三十週年的紀念日的機會，來略爲對中華民國成立的過去與現在加一番檢討的

工夫，以昭告中外的人士：老實的講，中國的民主思想雖然產生很早，但舊日却完全沒有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歷朝的帝王因此只能以自古固有的方法來統治，所謂下級農工生活的改進確是很不容易實現，到了近代，因為種種的原因，如外侮的頻來，清廷的專權，政治的腐敗，西洋文明的輸入，社會經濟的劇烈變化，以及民族思想的政治化等等，這樣纔使歐美的民主政治能夠孕育於中國，成為一種「中西合璧」的結晶品，使中華民族藉此得蘊蓄另一新的生命，中華古國亦彷彿由「老朽」即可變為「新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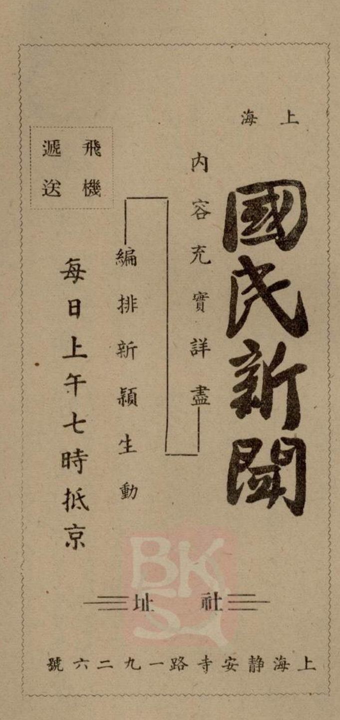
中國當時所處的環境既是已經到了「窮則變變則通」的地步，加以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偉大的革命運動，前仆後繼，如光緒二十一年廣州第一次的起事，二十六年的惠州起事與史堅如的謀刺，三十二年吳樾的炸傷五大臣，三十三年的黃岡會黨起事以及徐錫麟的刺殺恩銘，黃興起事欽州， 國父起事鎮南關，三十四年黃興起事河口，熊成基起事安慶，宣統元年，倪映典起事廣州，二年 汪主席謀炸攝政王，三年黃興起事廣州，溫生才刺孚琦，陳敬嶽刺李準等等，都是極端危險，艱鉅非常，令人可歌可泣，於是那些多數的君憲派的激進分子便也受了 國父的影響，而拋棄黨見，一致採取革命行動，即號稱守舊頑固的北洋軍閥，亦為內外情勢所壓迫，不得不順從民意，因此中華民國便破天荒的在三十年前的今日，誕生於東亞大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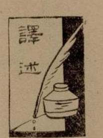
回溯這「三十而立」的中華民國的成長的經過，實在也是含辛茹苦的飽經風霜，在先既有袁世凱的帝制自為，引起國內外的許多糾紛，接着又有各地方軍閥的分崩離析，割地自主，後來幸得 國父的大無畏的英斷，改組國民黨，成立國民革命軍，終於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惟不到十年，即受第三國際的陰謀，假共黨的魔手，掀起中日全面的大戰，結果市廛邱墟，茅檐灰燼，大好河山，盡成焦土！在這樣快要淪入萬劫不復的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乃有 汪主席悲天憫人，排除萬難倡導和平，纔使我中華民國死而復蘇，中華民族亦得慶更生，筆者一向聽說中國「國哀」的事，實在太多，「國慶」則為絕無僅有，若只從這一點來看，那麼今年三十年度的國慶實在更有其劃時期的重大的意義存在着。

記得半年以前，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曾頒發「告將士書」一小册子，裏面有說東亞國家，應相互尊重國家民族的本領特質，相互提攜增厚互助親睦的友誼，誠然，中日兩國，在種族文化以及歷史地理各方面，雖然都有過幾千年很爲悠久密切的關係，但在國體上則一爲君主，一爲民主，各自能本着東方道義的精神互謀發展，而且調整邦交的基本條約亦已簽訂，從今以後彼此更可推心置腹的邁步向復興建設的坦途前進，將來的東亞必定是光明無限，筆者因此對於這個三十年度的國慶日尤爲感覺到特別的興奮與愉快，不禁要狂呼：

中華民國萬萬歲！

東亞惟一的民國萬萬歲！





辛亥革命前後

平野義太郎著
周　航譯

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宮崎滔天氏所著之「三十三年落花之夢」一書上題有華譯序文云：『日憂黃種凌夷，憫中華削弱，吾人有再造中國之謀，創興共和之舉，襄成興亞之大業，不遠千里相來訂交』。從展開二十世紀序幕之瞬間，中國與日本之先覺者，志在使東亞之兩大民族相互提攜，脫除歐美之束縛，挽回黃種之凌夷，然後將東亞諸民族使之解放，期其形成自主獨立之邦。在初創艱苦鬥爭之過程中，此等之先覺者，在相互趨向興亞之大業為目的，誠如孫中山先生所題右者之序文，語句之所示，可謂為知心之友也。

現在此等知心友之諸事實，在中日兩國人士之腦海內，遺有甚深之印象令人思維。此處意欲申述者，僅止於將辛亥革命前後歷史之事實，而加以考察。且就日本之山本梅崖與中國之康有為，梁啓超已往之事蹟，以及宮崎民藏之「土地均享」與 孫中山之「平均地權」諸關係上，在本文特再加以新的研討。

一　中國革命之端緒，戊戌政變

中國在將化為列強半殖民地之際，由於內部資本主義之勃興，與伴此之市民之革新思想，及在十九世紀末興起排滿興漢之民族統一，與由半殖民地狀態之解放作為目標之中國革命，遂漸臻於成熟矣。

日清戰爭前後之當時，中國之新官僚，與一部分有產知識分子，主張教養市民之革新思想，基於日清戰爭敗戰之教訓，自覺其國家之危急存亡，根據改良主義之方法，以從上至下之救國運動，企圖中國臻於富強。

在此等新官僚改革運動中，其主要之指導者，即為康有為，與梁啓超是也。而康有為檢討日本近代之歷史，驚嘆明治維新後之進步，溯其進步之原因，實乃由於維新日本，在根本上革新其政治，法律，教育，得悉將人與法有全然一變之必要。康自己著有「日本明治政變記考敘」。在早年光緒十五年以後，屢次伏闕上書「變法自強」，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遂得晉謁光緒皇帝時，面請倣效日本明治維新之企劃，以定國是，集合衆議，而謀變法。然而以西太后為代表者以及守舊派之反動勢力袁世凱等，抑壓康等之改革運動，下詔幽閉光緒帝於北京禁城內北海之瀛島上。并捕縛新黨派之譚嗣同所謂六君子，在處死刑時，譚嗣同遺有：「各國之變法，如不流血，則不能成功。今中國為變法而未聞流血，此國之所以不盛也。今有譚嗣同，請自我始。」悲壯之言辭，飲恨而逝。在六君子被處死刑為血祭之一剎那，恰值由伊藤伯文發出之內命到北京，於是康有為在日本軍人保護之下，急速脫出北京，旋至天津被英國輪船之助護，避難於香港。復有梁啓超由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林權助之盡力，逃至繫泊塘沽之大島艦內，在艦上有平山周陪伴保護送至日本宮島入港。不旋踵間，逃難於香港之康有為，亦由宮崎寅藏之斡旋，立即亡命至日本。（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下旬）

在此次變法，戊戌政變前，自二月至七月之間，德國租借膠州灣。俄國租借旅順，大連，英國租借威海衛，復訂揚子江沿岸不割讓條約。法國與此同時，訂定廣東，廣西，雲南之不割讓協定，而佔領廣州灣。如斯分割中國之契機，愈進愈急。因此以清朝忠臣自命之清末官僚之代表人物張之洞，亦上書「勸學篇」，論灌輸新知識之必要，應改革科舉之制度。在「知恥」之篇，謂中國不及日本。在「知懼」之篇，謂中國將為印度，是可懼也。變法自強之運動，在中國朝野上下，不拘對康有為，梁啓超有如何之抑壓，在必然之情勢下不得不澎湃而勃興也。

在自由黨大阪事件之際，書「告朝鮮自主檄」之漢學者山本梅崖，在此前一年之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遊歷於清國，公佈其著名之「燕山楚水紀遊」。清人陸續入其門下，復為羅振玉翻譯若干書籍而至上海

，在革新的中日學者之間，乃初次交遊遂成親近。梁啓超即爲在上海前年作紀遊時而相識者。自康有爲，梁啓超亡命於日本時，在此等中日志士之間，即展開其知心之親交。然而歐洲列強忌視康梁之留於日本，日本山縣內閣，亦對其冷淡，外務大臣青木周藏以爲有害國交而排斥康等。山本梅崖將日本政府之外交方針及內治之實情，告知與康，乃由外務當局發給一萬五千元，康有爲遂不得不赴美矣。而山本梅崖受梁啓超之委託，從事翻譯，「政治汎論」、并著有「東亞事宜」及「日本文典」等。（上海清人出版）

康有爲，梁啓超在京中組織「保皇黨」，其後梁與康孟卿（康有爲之家兄，名有儀）共同發行「清議報」，而努力於宣傳。山本梅崖之「東亞事宜」文稿，曾時時寄稿於此「清議報」也。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梁啓超等創刊「新民叢報」，對當時尚無一定組織之在日留學生，極力鼓吹其君主立憲之思想，在此同時與　孫中山之同盟會機關誌「民報」，相互揮鎬論戰，（民報主筆爲章炳麟）攻擊其急進民主主義。然而當時不論「保皇黨」如何

活動，留日學生亦皆與　孫中山之民族主義革命相共鳴。因此在彼時日本之志士，對亡命中之康有爲與　孫中山，勸說其相互提攜，共同合作。如副島種臣老伯爵亦力勸康孫，應行握手，但未奏效。此際康反以清朝皇帝之忠臣自命，對確立共和政體之　孫中山，且施以中傷。康之偏狹性與其自負心之強，失却多數日本人之同情，爲此康之人緣，亦即漸歸薄弱矣。

附注　在本稿特對山本梅崖與康有爲，梁啓超間之關係上，已詳述矣。因爲在當時，「不見棄於康等仍然繼續照拂者，僅有犬養毅之內命柏原文太郎一人而已。」在吉野作造氏「對支問題」五七頁，吉野，加藤繁氏「中國革命史」四二頁，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六一二頁以下，及其他，無論任何書籍上不僅埋沒梅崖之關係，即對康梁在日之經緯，亦都語然不詳，事實不明。「山本梅崖先生年譜」（自傳）（昭和六年）

二　辛亥革命前後

1.對於中國民族運動日本人之赴援

在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日本對侵略滿洲之俄國軍隊獲得勝戰時，　孫逸仙為激勵被壓迫亞細亞民族之全體人民感情起見，有如次之言曰：「吾等試看富强之歐洲，甚感自身貧而且弱。此時也，吾等又見日本之星昇高，且赫赫輝煌　………日本勝俄矣！………此豈非戰勝歐人乎？………此次俄國之敗北，湧起之反響，激動其全亞洲。吾等東洋民族亦昂然抬頭矣。促進吾等無限之熱狂。………誠然，如中國，印度，伯爾西亞，阿夫汗尼斯坦，阿拉伯，土耳其等今尚為歐洲之奴隸。……但是日本之實例，乃為與以彼等之希望，且為實現此希望計，是又不能不示以彼等開拓之道。」（孫中山自傳）（從譯文）

山路愛山氏敘有日俄戰爭云：

不忍坐視中國之分割者　不僅是中國人自身………如果歐洲强國將滿洲作為一州，以强大之兵力從北方朝鮮半島，取威嚇之形勢時，則日本人不得不閉息於日本島矣。以日本人論，此實為日本人與白人之大陸軍國間角逐爭雄，而破其堅陣。『在日本人為中國之隣邦，持有如斯以上之武力，中國之分割，為不可能』。白種人之列强，已覺悟此種之事實。日本基於此種實力，得以保全中國領土，為中國人之黃種人，當亦能為之吐焰萬丈矣。中國人方面如真能認識日本之實力，與日本相互左提右攜，欲促成為極東强國之決意時，在日俄戰爭時實行其政策，誠為千載不遇之良機也。（山路愛山中國論一〇三頁以下，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

在此以前，中國民族革命之根據地，乃為日本。一八八九年（明治三十一年）以來　日本為中國留學生之集中地，北清事變以後，亦如斯也。迨至辛亥革命幾多之中國革命實踐運動，殆無例外均由在日留學生之參加而舉行。尤其是從中國革命同盟會之誕生，以至於一切之活動，均有多數之日本有力者予以深厚誠實之援助，且有周到之照顧。如在故國運動失敗之隣邦青年，務必亡命於日本，求安全之住地而要索邦人之公論。與由清國政府屢次照會於日本外務省（即外交部）請求嚴加取締等。不但此也，日本邦人中且有担承此等亡命客之日常生活費用，及供給巨額之運動資金。進而如宮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內田硬石

平山周，玉水常次，福本日南，伊藤知也等在惠州事件（明治三十三年）前後時，追隨 孫中山之左右在香港，新加坡，華南各處爲獻身之奔走，以及必要武器購入等，悉由彼等而調達之。在三州田之起義，山田良政以其俠血遍染於惠州之野，竟作犧牲矣。鎮南關舉兵之際，（明治四十年）亦隨 孫中山而參加之。

附注 山田良政隨 孫中山赴香港，更赴台灣，最後爲 孫之密使赴鄭士良處，歸途中爲清軍所捕殺，葬於廣州市七十二烈士之中。 山田良政以三十三歲之一生，爲中國革命之同志而殉難時，因其遺骸不明，遂在其鄉里青森附近之地，樹立墓石。並經 孫中山書有懇篤之頌德碑，現亦爲廣州市七十二烈士墓之一。

2. 孫中山與日本志士間之提攜

孫中山在廣州舉兵（一八九五年）失敗後，即由澳門逃至香港，與陳鄭等急遽赴日本，路過瓜哇時，曾在瓜哇與管原傳相識，後復介紹於陳少伯，（ 孫中山四大健將之一）且由於彼之介紹，遂又與曾根俊虎，宮崎彌藏，宮

崎寅藏（滔天）等相識。 孫中山自傳亦如是云：『此爲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始也』。日本之青年，與 孫中山之相會見者，中日關係中有重大之意義在焉。但爲迎 孫之殊勳者，宮崎滔天也。 孫中山訪問小林樟雄（自由黨大阪事件關係者）不期又遇到曾根，因曾根之介紹，所以走訪橫濱陳少伯之宅門。

在當時及其以後，在直接間接不斷援助 孫中山之活動，而參加中國革命之日本志士，大多數均爲政治家，而孫中山自傳所舉者：…………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

『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爲外相，犬養爲之運籌，能左右之。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爲余與日本政界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大塚，久原等。

各志士之對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大塚爲最。其爲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即有山田兄弟，

宮崎兄弟，菊地、萱野等，其爲革命盡力者，則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爲中國革命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根據王樞之「孫文傳」）

3. 孫黃提攜，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

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乃爲 孫文與黃興間相互之提攜所致。但使此兩雄能以相互提攜者，由於日本側之斡旋力也。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 孫文，黃興在內田良平宅第相謀議將光復會，華興會，（首領黃興）興中會（首領 孫文）合併而決定爲「中國革命同盟會」。越數日。 孫黃一同在坂東彌宅，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本部成立大會，舉 孫爲總裁，黃興爲實行部長，宋教仁，張繼，胡漢民，李烈鈞等就任幹事，並創行「民報」，甫由上海出獄而東航之主筆章炳麟在「民報」上與梁啓超互相論戰。宋教仁。 汪兆銘等任編輯，至於胡漢民，廖仲愷，及其夫人何香凝等無論何人，均爲在前年（一九〇〇年）渡日之留學生也。 汪兆銘爲當時法正大學速成科在學之青年，但不久爲設立南洋分會被派於南洋。

同盟會標榜之政策——定爲六大綱領如左：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二、建設共和政府
三、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
四、平均土地
五、主張中日兩國之國民聯合
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革命方略

自中國革命同盟會創立始，迄至明治四十四年十月間之武昌起義顛覆清朝運動成功止，已傾注約經六年苦心慘澹經營之力。「革命方略」由 孫文，黃興所編纂起草者，乃爲右者同盟會創立之當時，作爲革命實行運動之指針。在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秋祕密印刷於東京，配布於主要之黨員，爲中國革命運動之基本文獻。且規定有關於在舉兵後之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等一切之處置方法。

第一章軍政府宣言。爲在舉兵之際，都督應提示於民衆之宣言書。一說傳此爲 汪兆銘氏所執筆。在其第一節

上書有『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為國民革命………（一）驅除韃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權。………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以上（一）（二）（三）（四）各項，亦為黨之誓詞也。

5. 中日革命家提攜之基本思想

在辛亥革命，以至於第二第三革命期内，幾多之日人有種種援助　孫文之中國革命諸傾向，此實為理解革命之真精神，其與　孫文之意氣投合，亦為得遂彼等之志耳。如『憂黃種之凌夷，襄成興亞之大業』云云。與此同時打破封建官僚之支配權，將覆滅之自由民權，在東亞後進之民族思想上，欲使其光被於全亞洲也。自惠州起義以至於中國第三革命（大正五年）及所有之革命運動期中，　孫文所謂「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即宮崎兄弟也」。——如宮崎民藏。宮崎寅藏（滔天）兄弟，即屬於此派，始終對於中國革命，以日本人之立場，伸其援助之手。

孫中山曾在宮崎滔天之著書「三十三年落花之夢」上，寄與拜序，『日憂黃種凌夷　憫中國削弱，吾人有再造中國之謀，創興共和之舉，襄成興亞之大業，不遠千里相來訂交』云云。此不僅是　孫文與滔天間之結合，乃為中國人與日本人相互間提攜之基本精神也。　孫文語與滔天云：「余確信為中國蒼生，為亞洲黃種，又為世界人道，天必有以祐助於吾黨也。欲救中國四萬萬之蒼生，雪東亞黃種之屈辱，恢復宇内之人道，擁護之道無他，唯在吾人革命之成就如何耳」。（宮崎滔天之「三十三年落花之夢。」）

從歐美帝國主義雪除東亞黃種之屈辱，襄成興亞之大業，對抗歐美帝國主義，為全亞洲民族之團結………。此為　孫逸仙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赴北京之途中為在日本，且為最後之演說中所述者。——凡此不衹是　孫中山全生涯之思想，且為中日兩國革命家共同之目標也。

與此同時，可看出在宮崎民藏，宮崎寅藏（滔天）兄弟之主張，意欲解決自由民權運動之農業變革，尤其是為土地改革之「土地均享」，為向中國之發展，兩者之楔也。滔天云：『社會不平等也。貪者多，富者少。………因

此余遂以社會革命者自任。余承認個人之自由權利。但對於土地……擬以實行地權之恢復，希欲一變小民之窮困，此無他，惟有賴於腕力之權一法而已。是以余欲選中國爲腕力之根據地。……：余爲先天的自由民權家也。苟欲重人權尊自由者，非對此謀恢復之策不可。今也如不善處之，恐黃人將永被抑壓於白人矣。而此運命之歧路如何，是又有關於中國之興亡。」（宮崎滔天之「三十三年落花之夢」）

孫中山之民主主義上「平均地權」有謂爲染受恆利，喬治之思想者，但在直接關係上，勿寧謂爲受當時相交遊之日本宮崎民藏之「土地均享，人類之大權」學說之影響爲是。宮崎民藏之「土地均享」，所論者乃爲純然（不含社會主義之要素）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平均再分配論，由個人之勞働獲得地力之增加，認此爲個人所有。社會之功績（道路之開通，由於人口增加地價之增大）如爲社會的發動之結果，則歸國家所有。此在認爲基本文獻之「革命方略」之平均地權上，以及 孫文之「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講演上平均地權之說明，亦均引用之。胡漢民之「不勞而獲的土地增價歸公有」。（民國十九年，土地法內容之演講詞）及孫科等在國民黨政綱，土地法由來上亦述及平均地權論，蓋悉引於宮崎民藏之「土地均享」之淵源。

明治三十九年，宮崎民藏以「土地均享」爲理論，組織土地復權同志會，徵求同志於小作團。（即中國租種地戶）並以滔天名義爲編輯人，在「革命評論」上爲發表之機關 因「革命評論」爲由滔天，清藤幸七郎。管野長知。和田三郎。池亨吉等所刊行。援助 孫逸仙之中國革命，刊載俄國社會革命黨（承受耶斯，耶爾人民派那羅得尼基之傳統國民主義革命黨）之情報。并由民藏，金子克己使俄國革命黨東亞本部首領尼古萊。拉塞爾與 孫文相會見等，以援助此等之革命派。

6.憲政問題及日本之學問

在日俄戰爭上日本之勝利，中國人之目光，認爲日本有立憲政治在焉，俄國之敗因，謂其未能採用立憲政治故也。是以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以降，清國發出採用立憲政體之上諭。四十年七月，承受有賀長雄之指導，發出博採羣

言之上諭。為各種法律之改正，招請岡田朝太郎。岩谷孫藏。松岡義正。志田鉀太郎等。中國法律用語，踏襲日本法律術語之經緯，是因此也。中國學生如以西洋書比較之，可以省却幾多之困難，在短期間即可理解普通之日文。惟在當時就中國學堂之日本教師，多半不探求中國之實情，單作理論的學問之研討。如此之缺點，使日本學問之價值，為之低下。不久學問上之交換，亦為之疏遠矣。山路愛山之「中國論」力言及此。

7. 辛亥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

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湖北支部長之居正，祕密派人於武昌收買黎元洪之部下，與由潛伏在上海之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相連絡而展開之砲火，使官軍陸續倒戈，投向於革命軍。武昌遂一舉歸於革命軍之手。當此武昌革命之役，日人末永節最先馳赴戰地，續有菅野長知，北輝次郎，金子克以及犬養毅　頭山滿，宮崎寅藏等之多數人，亦均赴援參加矣。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革命軍陷南京，袁世凱奏請清帝退位，於斯清朝遂滅，滅滿興漢之革命目標，亦得實現矣。

然而袁世凱被選為大總統，竟暗殺國民黨之重鎮宋教仁。在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第二次革命復起，亦歸失敗之　孫黃，遂與陳其美，柏文蔚，蔣介石，殷汝耕亡命於日本，在大森新井宿組設學社，稱為「浩然廬」，專為青年教育。寺尾亨博士為軍事修學計，為中國青年計，在東京芝公園內，亦設有東斌學堂，貫注中國青年軍事之知識。繼在一九一五年（大正五年）陳其美又被暗殺，遂起討袁之第三次革命。在此期間，宮崎滔天，菅野長知等始終追隨　孫文而援助中國革命。……迄至此時，日本之志士。有識之政治家，均漸理解中國之民族運動而援助之。中國之革命家亦披瀝誠意，接受日本人之援助。

所以參與革命之北一輝，在「中國革命史」上序有：——

「十年前（辛亥）之清末革命，乃啓蒙於日俄戰爭之勝利，與在日俄戰爭獲得勝利之日本思想而起者。但在爾後十年間（民國十年以前）之中國，徒具民主國之名，而無何等之建設，何等之改革，為中國之自身計，是亦可恥也。……書中將二十一條約之對華交涉認為無限遺憾。

又言對華政策及對外政策在全局上之日本，不宜依賴日英同盟，指示出日美有應行協調握手之必要。………為革命中國計，力說其中國武力之大統一，為日本之革命的對外策計，力說其南北滿洲及西伯利亞之佔領。……在國內根據國民生活分配之正義，國際間主張國家生活分配之正義。」（大正八年）戰敗英國使印度獨立，使中國自主後，日本之旭日旗始可與全人類以天日之光。」—此等之章句，合乎當時日本青年革命家之思想，為恰好之文章。

8. 在革命成功前後日本政情之變化

明治三十九年在東京發刊之宮崎滔天，及民藏，北一輝，萱野良知、池亨吉等之「革命評論」，在大阪，熊本發行之同種雜誌，從明治四十年起，時受日本官憲之壓迫。此因與日本內地社會運動之禁壓互有關聯，且於同時在日本內地中國革命之援助，亦被禁止。「援助隣邦共和革命事，在吾國國體上是持有惡影響」，此為出於當時朝鮮總督寺內正毅所反對之說。頭山滿以「隣邦中國成為共和以來，憂及影響與我國國體者，是將自侮其國體也。」之意見而渡華者，（「武昌起義之際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四六六頁）無論如何終示出以民間有志者之資格，而援助中國革命，繼續至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政府對於為革命黨之援助，活躍於華南之多數日本人，施以壓迫者亦為事實。中國革命當時乃以英國之權益為目標，故日本外務省（外交部）為日英同盟之關係，反對日本人援助中國革命之理由，即如斯也。在第一次革命之際，伊集院公使，意欲以鎮壓武漢事件而解決滿蒙諸懸案，此時盡力於中國革命而來之日本浪人亦存在於滿廷，此輩有主張樹立君主立憲與革命軍相安協者，以後亦有為援助直隸派者。

9. 經營滿蒙

日本如在滿蒙佔有確定之地位，即使分割中國不可避免，日本亦可與列強保持均勢，可完成東亞之和平及保全日本之存立，因此日俄戰爭以後，滿蒙問題即應在根本上為解決之要請。雖為中國之領土而無自衛實力存在之滿蒙，為中日紛爭不絕之因素也。對於進出日本之權益加以阻害，勿寧為一刀兩斷之處置，此為日本政治家及軍部間之要求也。在同時就滿洲之鐵與煤而論，在日俄戰爭後之不久即進為重工業化，在日本方面為不可缺之資源也，將滿

蒙統制經營之權利附與日本者，中國革命家亦有此覺悟。

明治四十一年， 孫逸仙訪日請求日本援助時，曾云：「中國革命之目的，是在滅滿興漢，中國建國以長城以南之地域即可，滿蒙應委托於日本」。（前揭「記傳」中卷四三四頁）但是日本之大陸進出，徒為刺激中國青年之神經耳。是以彼等有謂日本窺伺機會對滿蒙預有佔領之野心。在國民黨機關報亦曾發表有：犬養毅，頭山滿來至上海，進言南北之不妥協事，此亦為日本政府之主使。如南北妥協成功，則失去滿蒙佔有之機會等記事（前揭四五九頁）但在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後，中國之政治家，對於援助革命之日本是在感謝，而日本之所為凡內政之干涉，亦將為不睦之點。如斯排日之風潮其後屢起，兩國之交情遂次第歸於冷淡，誠為遺憾之至。

第一次革命將成功後，在中日交涉史上成為煩惱之原因者，是在 孫文與三井間已進行之漢冶萍借款問題。北一輝曾批評及此云「侵略的資本主義為違反國家與國民之真意，在興國之企圖上，是注以割亡之毒汁」， 孫文亦

成攻擊之的，（北一輝之革命外史）如檢討 孫文之本意，乃為雖由三井購入多數之武器，是為整備革命軍起見，而行此借款。在興國之企圖上，不能認為是注以毒汁也。

無論如何解釋，此亦為排日原因之二三實例，是以其後無論何時何地祇有誤解與紛爭耳。日本鑒於日本之澎漲，欲將大陸為其勢力範圍，使政治軍事經濟之優越力向上發展，而中國青年民族資本家，遂由焦躁之感情鼓吹排日之風潮，是乃不明兩國之經濟，文化愈益密接之關係，及東亞之二大民族應行共存之政治目標。凡此均因日本之大國家主義與中國之民族革命階段未完成之關係，而起之焦躁者也。

三　結論

余在本稿，明示出為日本近代國民主義運動之自由民權運動，對於大東亞後進民族之國民主義，在實踐的與以同情及指導。即是在國內之內治上對於市民社會，資本主義之封建制，特使之自立。對於農民之封建地主。商品生產者，認為是民族資本發展之鬥爭。應在獨立，自主，人

格自己責任之思想下，由市民推進之。廢除不平等條約，獲得關稅自主，而形成民族國家，更對於國外落伍民族之國民主義運動，加以協力。然而進展至大國家主義之階段上，必得由優勢之一民族國防的，外交的，經濟的發展起，包擁其他之各民族，而編成單一之政治的單位。日本對於歐美帝國主義欲行分割中國，不僅是為自己之生存，為確保東亞之和平而有日俄之戰，是在努力驅逐英法德之勢力。且於同時日本民權運動之後繼者，曾援助於中國之近代國民主義。即大國家主義者為東亞之安全，亦曾助力於中國之國家統一。惟辛亥革命以後，日本澎漲之大國家主義與以後之中國民族統一運動，由於後進者之裂痕，兩國間之交涉遂致於不明朗。中國為牽制日本，與英美俄相聯絡，以至於容共，遂至事態不可收拾終呈紛糾之現狀矣。

現在應明確對中日提攜之方式。承認中國民族近代國家之建設與民族之傳統，文化，內政，經濟之自由，復援助其國民主義，為大東亞共榮圈之有力的一員，期望其輕工業之發展，尤應發展其纖維工業及鑛業，鹽業以促進其農業生產，並對其工業化與農業生產力之向上起見，為資本及技術上之協力。在日本方面為必然高度化中之重工業。精密機械工業，是期望其工業原料之多量生產，是以此種方式，希望由於今後之兩國國民之交涉而實現之。其於超民的（包括諸民族）廣域主義大東亞集團國際政治之要請，置國防，外交，財政在統一的計劃之下，以求承認各民族之內政，文化，經濟之自由。此乃國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間之結果。考之中日交涉史，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之史的究明，為此歷史之發展亦將有所把握。

大亞洲主義之基礎信念（續完）

中保興作著
啓人譯

四　民族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

孫文於民國十三年一月起，在黃埔軍官學校講演三民主義時，其起首即說：「三民主義是什麽？其最簡單的定義，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者乃促進中國在國際上平等，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等，而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之主義也，」在這理由之下，「所以三民主義可稱之為救國主義，」「我們在今日最大之任務，即為救中國；欲救中國非先信仰三民主義不可；由信仰三民主義而發生之一種大力量，這種力量就可以用作救中國。」

孫文之決意立志從事革命者，遠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之時；當時因為清廷之腐敗，致雖有清軍在諒山給予法軍以一大痛擊，而使之不能不退向河內之戰況，而清廷仍與法國媾和，承認其有對安南之保護權；而造成法國置東京於掌握中之局面。由於此等情形，　總理即鑒於列強之壓迫及清廷之腐敗，非革命不足以挽救中國之垂亡。救中國之道，首先在圖民族之團結，所謂民族之團結，即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亦可稱之為國族主義。

「有些外國人稱中國人恰如一盤散沙，其原因何在呢？因為一般人民都只知道存了宗族主義及家族主義之觀念，而無國族主義觀念之存在。以致中國人對家族宗族方面之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為保護一宗一家而不惜犧牲一身一家之生命者。然而對於國家，則此等犧牲精神，殊感缺如。以後中國人之團結力，非由宗族家族而擴大為國家不可。」

孫文氏曾很憤慨的說過這些話。同時還說：「中國民族之人口，號稱四億，其中除蒙古人數百萬，滿洲人百餘

萬，藏族數百萬，回教土耳其民族數十萬等之外來民族不到一千萬人而外殆盡為漢人。血統相同，文字相同，宗教相同，習慣相同之一個民族。」所以 孫文主張民族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而高呼：「四萬萬民衆堅固團結起來。」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 孫文在提倡民族主義之中，並非單單對列強之侵略壓迫表示憂憤，而另一方面亦可說是受日本興隆之刺戟所致。「以大和民族一個民族所形成之日本，自開國以來從未受外國之併吞，即雖以元朝蒙古之強盛，亦未能征服之。」「此種大和民族之精神至今未失，由此而使國家發展；維新迄今僅五十年即成亞洲最強之國，與歐美各國相馳並駕，即歐美人亦不敢輕視。」「維新前之日本，其國勢亦甚衰微，其領土不過四川省一省之鉅，人口更不及四川，飽受外國壓制之恥辱。然彼等能就民族主義之精神而發揮之，奮鬥之。致雖僅經過五十年不到，而已由衰微之國家而一躍為強盛之國家焉。由此，我中國而欲求圖強，則日本實為最好之模範。」 孫文不僅如此說而且還認為，日本之興隆，不僅單與中國以刺戟而已，且亦予全亞細亞民族以希望，「無限之希望」也。 孫文曾說：

「亞洲人與歐洲人比較，以前，世界上最優秀之物均推白人，一切亦只有讓白人壟斷；而我亞洲人亦自以為不及白人，而自絕其念。求國家之富強非僅中國人而已，而為全亞細亞民族失望以後，必然之結果。今忽然有日本之興起，在世界上，亦列為一等國家，此在亞細亞各民族，實有無限之希望產生焉。」

「凡爾賽會議中，日本之國際地位與他五大強國相並，每提及亞細亞各問題時，列強亦惟日本之主張是聽，一切唯日本之馬首是瞻。」

日本之興隆，不單是給予了亞細亞全民族以「無限之希望，」更予亞細亞民族以強烈之自信，與亞細亞民族地位增高，亞細亞復興以原動力， 孫氏說：

「世界上雖有人種顏色之別，然在聰明才智之上則無所區別也。今日在亞洲，由於日本之強盛，使世界中之白色人種不但不能輕視日本人，而且亦不敢輕視全體亞細亞人。因此日本之強盛，並不僅使大和民族享受一等民族之

光榮而已、亦使全體亞細亞人之地位爲之增高。過去歐洲人可能而我們不可能之思想，亦由日本人之向歐洲急起直追而消滅焉。」

質言之，即 孫文以爲由日本之努力，使亞細亞全民族之國際地位爲之向上，爲求名實之上做到不劣於白色人種之事實計， 孫氏曾提醒中國民族，喚起中國民族以日本爲範而團結一致，成一强固之民族。「外國以人口增加、政治及經濟三方而來向中國壓迫，則中國捨滅亡一途而外無他。今政治及經濟上已達其極點焉。」然而在另一方面：「今後，苟中國人而能恢復其固有之民族主義，則無論外國之政治力經濟力壓迫如何加重，亦决不至滅亡。我民族可以永久生存。天保存我四億民衆以到於今日，可知天决無意以亡我中國；今後如中國一旦見滅，其責在我們自身」。「天未將我們淘汰，尤其在世界發展之中。異日中國而亡，必亡於列强之手。」世界總人口中之十二億五千萬大多數之民族，爲少數之二億五千萬人所壓迫。「我們四億人應與此十二億五千萬人聯合一致，」爲實現此聯合，必先提倡民族主義。「必先聯合自國內之民族，然後及於他民族。苟能聯合世界上之各弱小民族，則必能打倒此少數之二億五千萬人，公理亦終必可戰勝强權也。」

由 孫文之見地看來，他對英國的世界主義是否定的。他主張真正的世界主義，必須以民族主義爲其立脚之基礎。 孫文又曾以：「外國人向以個人爲單位，而在中國欲求國民與國家之結合，則可由家族而宗族，宗族而國族，有條不紊，則其聯絡亦容易。」等作爲其對社會遞進秩序之階層。由民族國家而達到世界主義之聯盟中間，更因其種族之色調，傳統之文化，經濟之諸關係，以及地緣血統之近接關係作爲中心而結成一聯盟，這種結合，由推理上看來，是最合理的一種結合。 孫文以爲「大學」中之思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最高之政治思想；世界上無論何種政治哲學中，均以爲：「欲求治國平天下，必先恢復民族主義及民族的地位。」 孫氏又說：「現在世界之上，所有之强國，不過英美法日意五國，即德俄復興亦不過六七個而已，苟中國而能追上日本，則即中國一國亦已足敵十個强國焉。」「欲中國而能復興，處於强國之地位，應用如何之方策呢？由

我看來，應用中國傳統的精神之濟弱扶傾；保護安南緬甸暹羅等小國之獨立，恢復民族的地位；而對全世界亦不能不負一大責任，」此種種均為其主張。無疑的，其理想是不外欲以中國為中心而確立一大東亞之共榮圈耳。

當時之　孫文，……彼在北上之途次中，便經神戶；蓋此時之　孫文，正為求國民革命之達成，而排除「淪中華民族於永久殖民地之帝國主義，」及「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之心高燃之時，（註一）而正值其由廣東至上海時，又得到英國人拒絕登陸之消息，因此更形激憤。彼由上海至天津之航路為避免乘英國汽船，而變更其旅程，改經日本，彼此演講，即發生於此時。大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高等女學校。此演講為其終身最後之一演講，亦可視作其全思想史上之一個結論：

「……我們亞細亞是最古文化之發祥地，數千年前、我們亞細亞人之文化，已達極高之程度。歐洲最古國家之希臘羅馬，其文化亦由亞洲傳入。我們亞洲在此以前，已就有哲學之文化，宗教之文化，倫理的文化，及工業的文化存在焉。……」

孫文先將亞洲之文化加以高誇，以吐萬丈之氣；（註二）接着說此數百年以來，亞細亞民族已漸次萎微衰頹。「三十年前，我們亞細亞已無一完全之獨立國焉」但窮則通，通則變：「亞細亞之衰退，至於極端之後，即有轉機產生。此項轉機即為亞細亞復興之起點；已衰弱了數十年之亞細亞已在三十年以前決定其又將恢復以前之樣焉。」並對亞細亞之復興加以詳細之闡述說：「所謂復興之起點，究竟由何說起呢？即在日本，日本在三十年前廢除過去與外國所締結之不平等條約。日本廢止其不平等條約之日，亦即亞細亞民族復興之日。」

孫文以為日本之勃興為亞洲全洲各國家民族之新希望，大希望之所在。其在民族主義之演講中，亦有同樣之敘述。特別是對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的一點上。他說：「實在是最近數百年以來，亞洲人第一次戰勝歐洲人，其影響實至鉅且大。日本之捷報，瞬即傳遍全亞洲，全亞洲民族為之雀躍歡欣；而認為無限之希望存在焉。」對日本海海戰中日本之大捷局面，彼之描述說：「此消息一傳到歐洲，歐洲人即如喪其親似之悲傷；尤其是英國，此時

之英國雖為日本之同盟國，然一聞此消息，亦均顰眉疾首。以為日本人得到勝利，其結果決非白人之幸福也。」此時　孫氏正值由歐洲返國，彼曾記述其到處所見有色人種對於日本大捷時所表示之歡欣之事實：

「從日本戰勝俄國之日起，亞洲全部民族即存了打倒歐洲人而後有獨立運動之發生；埃及，巴爾西亞，土耳其，以及阿富汗，阿剌伯，印度均有獨立運動之掘起。要之日本戰勝之結果即亞細亞民族大希望發生之時，此大希望之發生距今不過二十年；然此二十年中埃及在事實上已成獨立；土耳其則已完全獨立；阿富汗，阿剌伯等在事實上亦離獨立不遠焉。最近印度之獨立運動，更日甚一日的發達起來。」

「此等獨立運動之事實，即表示亞細亞之民族思想最近之進步。此種思想發達到頂點時，全亞細亞民族可由此而得提攜，亦由此而可使亞細亞全部之民族獨立運動能得成功。」

「近來，西部亞細亞之民族間，交際頗形親密，彼此以誠懇相接，頗有相提攜之模樣。在東部亞細亞，中國和

日本為其最大之民族；因此中國和日本應為此運動之原動力。吾人姑不問此項原動力在西亞業經發動，然我中國人實未知其理，諸君—日本人，也有未知之樣。中國與日本，現在尚未達入彼此相提攜之狀態之下；然將來，思潮之所趨，我東亞民族亦必非順自然之趨勢而相提攜不可也。由此等思想之在東西亞民族間發生，及事實之實現之點看來，可知其理由在於我等亞細亞民族非想恢復從前之地位不可焉。」　孫文更說：

「美國之某一學者曾著一有色人種勃興論之一書；（註三）書中說日本戰勝俄國之時，即黃色人種戰勝白色人種也；將來此種思潮必致擴大，而使有色人種全體相互提攜；白色人種對此等思潮不能不早為努力以預防之。此後更著一書，其中排斥一切之以民族解放為目的之事業，反對一切之文化運動。依他的主張說：歐洲人之民族解放運動是當然的文化運動；而亞洲人之民衆解放運動則是一種反逆的行為。」　孫氏列舉上例之後，即對此等，僅以歐洲文化為正義人道之文化，而亞洲文化則不然之妄想謬見，加以反駁說：

「……從根本的解部而論，這一百年來，歐洲有一些什麼文化呢？其文化是科學的文化，功利主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於人類社會的，不過是飛機，炸彈而已，洋槍大砲而已。質言之，不過是一種武力的文化而已。歐洲人近來已將此等之武力文化施之於我亞細亞，以壓迫吾亞洲民族，以阻礙我們亞細亞之進步。這種用武力來壓迫人的文化，中國的古語稱之為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純粹是一種霸道的文化。」

「然而，我們東洋人，向來對於霸道文化不僅予以輕視，而且還有比霸道文化在本質上優勝之文化存在。這就是仁義道德的文化；這種文化並不壓迫人，而去感化人；以德感人而不以力脅人。這種懷德的文化，中國古語稱之為王道。所以說，亞細亞的文化，是一種王道的文化，而不是霸道的文化。」

所以 孫氏以為「大亞細亞主義」之究竟目的，是在確立王道文化。「王道者，所以主張仁義道德者也。」「仁義道德者，依正義及公理而感化人者也。」所以大亞細亞主義要確立在這仁義道德之基礎之上。然而為求亞細亞之自覺，則：「在此基礎之外，尚應加學歐洲之科學，以振興工業，改良武器。」如此，則：「在仁義道德基礎之上，各民族聯合一致；則亞細亞實佔優勢無疑。」等以闡明為求大亞細亞之具體實現起見，武力之應用，非不得已時不出之也。

彼對人口一點，亦有所論及：「中國有四億，印度有三億五千萬，緬甸安南合起來亦有數千萬；日本一國亦可有數千萬；再加其他弱小民族之總人口約數千萬，則我亞細亞之人口實佔全世界總人口之四分之二。歐州人不過四億，而我亞州人則有九億。以四億之少數而壓迫九億之多數，實為一與正義人道不相容之行為，其結果終必歸於失敗也。」此後 孫文並以下語作其結論：

「諸君，日本民族現在已學會了歐州之霸道文化，同時在本質上亦有亞州王道文化之存在。今後對於世界文明之前途，日本究竟成為西方霸道之鷹犬歟？抑或為東方王道之干城歟？諸君此正有待於日本國民之自擇；然我所望於日本國民諸君者，願其能加以慎重之考慮也。」

在此結論中，彼並表示其對日本之希望；此處所謂之

「東方王道之干城」者，是承認日本在大亞細亞主義確立之中所處之指導地位也。

（註一）一九二四年九月，　孫文在其北伐宣言中說：「戰之目的，除推翻軍閥以外，尚須打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並伸述其對帝國主義所抱之主張：「取消一切特權，尊重相互平等之主權重訂一切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者在華之勢力。」

（註二）根據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報道部發行之「中日新關係之根本信念。」

（註三）　孫文所稱之某一學者，似為指羅斯洛、斯托藤。彼曾著一書 The Rising Tide of Colour againest white world Supsemacy，於一九二〇年出版，出版後風行一時，其內容有：「一九〇〇年，實為四百年以來白色人種膨脹之最高水準，然而以後僅僅四年之久，日本軍在旅順閃閃之炮火，即開了白種人退潮之始。」彼云，日本人之勝利乃含有全有色人種對白色人種勝利之意味在內，日本人勝利之後，白色人種不久即將蒙受到武力禍，市場禍，移民禍等一切有色人種禍之威脅焉。

五　大亞細亞主義及中日之主張

孫文之大亞細亞主義，正如上述，其表現始終極為素樸；然而素樸二字決不有傷　孫文其思想之本質。　孫文其自己亦在其所著之卷頭說：「余所有望於同志之讀者者、能本此書為基礎而加以類推衍釋；或加以補遺修訂，或希望能正其條理，而使成一完全之思想系統。」據戴季陶氏所說：「最足以表現中山先生之中心思想者，莫過於先生在神戶高等女學校所作之演講也。」同時　孫文所主張之大亞細亞主義亦決非如普通一般之大亞細亞主義。戴說：「由先生全部之著作以觀之，可知先生以世界大同，人類進化為最後之目的而主張其愛國主義。因此，先生之三民主義，決非單純之大亞細亞主義，亦非單純之大中國主義。」「先生所主張之被壓迫民族之聯合，在理論上，亦並不限於亞洲大陸，而是包含全世界弱小民族在內的。然而由實際而論，則被壓迫的民族，亞洲佔其最大的部份。苟以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民族合計起來，其人口已在八億以上；其中中國人更占其一半四億。因此，亞洲被壓迫

民族之解放運動，在事實上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之基礎。亞洲被壓迫民族之同盟，亦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同盟之中心基礎。而在事實上，中國民族之獨立運動，又為全亞洲民族解放運動中最主要之工作。」

周佛海則以為：「民族為社會發展過程中之自然產物。」在此前提之下：「在社會發展之過程中，民族是會必然的消滅其民族的區別，而融合成一大民族之大同世界以共同發展。」因此其所得到之重要結論是：「民族主義之科學根據，乃以世界主義為其理想。」而亞細亞民族之大同團結，實作為其遞序之中間社會，特別是後記各點，最富現實之可能性。彼在「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中認為作為民族主義之要素者有：「第一，中國民族自身之解放；第二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三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其結果，依彼所主張，則不外：「民族主義乃以民族自決為手段，民族平等為目的完成之一種主義。」

「白色人種自以為我等是受天惠之民族，負全世界幸福之責任。彼等有色人種乃劣等之民族，不知謀自身之幸福，故為有色人種之幸福計，白色人種實有責任在焉。於是乃掌握有色人種之政權，以代開發實業振興教育。這種舉動純粹是一種慈善的舉動，而決非為侵略也。」

周在上述之言辭中說明白色人種之如何欺騙。尤其是英國對印度，菲洲之榨取刼略加以詳述；所以彼主張以民族自決為其對策，然在三民主義之中，却並未談及有色人種之團結。周，他本人並否定民族之團結，「民族自決者，決非主張一民族強制他民族以合併；而二民族由於自然趨勢之所至而同化之事實，則自不能不予承認也。」「在大民族之成長過程中，二個以上之民族在平等地位之上自然同化之事，實為必然存在的，而且還是不能沒有的一種現象。」「因此民族自決，與亞細亞民族之全體同化這一點並無相抵觸之處。彼之主張，更比大亞細亞主義要深一層而說：「最後之目的，在求一切民族之平等，而實現大同世界。」及「一切民族，均在平等地位之上自由聯合而形成一世界的聯邦。」即彼對民族主義之主張是為大同世界之實現。

其手段，在內促進民族之自覺，圖民族團結之擴大；而對外則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

門・」由這一點，可知一切在國際地位上未獲平等之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均為民族革命運動中之戰友，應永久結為同志，此等聯合，或可名之為「民族國際。」……其中所謂之「東方弱小民族」者，並非特指某一個，某一羣國家。而其純粹之意味，則在於此之中，正有大亞細亞主義之意味潛伏在中也。

周佛海亦以　孫文之三民主義為一種適應二重時代背景之主義。「三民主義之普遍性係應世界的潮流而生，其特殊性，則為以中國之環境為基礎而產生者。」　孫文，戴季陶以及周，均以為是產生於當時中國國內之諸情勢及世界之國際環境條件之下的，三民主義無非是適應此諸條件之一種主義而已。周佛海氏之「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乃其在民國十六年五月，為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政治總教官時代所執筆者，其草稿曾在同年一月，於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講授三民主義大綱時試講一次。此一年中，所謂列强之構釁　特别的多，有國民政府占領漢口英租界，美國提議上海中立，法租界之炮轟事件，上海日本領事館及漢口日本租界之襲擊事件；中蘇國交斷絕，南京政府之對蘇斷絕邦交之通告等等。質言之，亦即中國民族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之意義亦更作一層深入之年，而在這一年中之中國國內，亦為一多事之年，有國民黨之分裂，張作霖之就任大元帥，奉天山西二軍之內戰；南京武漢二方之對立抗爭，黃琪翔之廣東暴力政變以及共產軍占領廣東等；此時所謂之中國民族，實已四分五裂，故亦為心中痛感民族團結之必要不可緩之一年。當時之歐美派，造成國民政府以遠交近攻為其中心政策；而受英美支持之人們，更以日本為帝國主義，侵略主義者等之烙印捺於民衆心靈之上，而頻頻煽揚民衆之排日感情。……在另一方面以論，三民主義為一即應時代之背景及國際的環境的主義，則其解釋，當然亦因時勢之變動而新拓其生面。以使之能常適用於當時。所以三民主義決非一已成化石之死文，而必須隨時加以適當之解釋的，如此則亦為　孫文真精神之活化，亦為使三民主義永成為中國指導精神之一途。

可是，我們日本民族，第一決非一壓迫民族　日本決無將吞滅中國之意圖　其在中國之一切行動，亦決非如資本主義者之榨取　更絲毫無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企圖；此點

必須加以闡明的。以供今後一般尚有杞憂者作為參攷。（註一）事變以來之日本勅語中曾有說：「欲求東亞安定之確保，必有賴於日本帝國及中華民國之協力。朕夙夜所軫念者，即如何以舉共榮之實也。惜中華民國未能解吾帝國之深意，致旋構成此次之事變，朕實引為憾。今朕照爾軍人以爾忠勇以排百難，其目的除促中華民國之反省，從速確立東亞和平之外無他。」或稱：「於今非斷積年之禍根，以求東亞永久之安定不可；中日堅固提攜以共舉共榮之實，則誠為對世界和平確立之一大貢獻也。」至對於東亞新秩序亦然，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建設者乃「為確保東亞永遠之安定也。」或稱：「令歐州禍亂勃發，世界情勢複雜已極，吾帝國宜審宇內之實情，以充實國力，而貫所信，以安定東亞，期無所憾。」等等之詔語頒發。在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時、更須發詔書，以具體的明示日本之真意。中有云：「揩八紘以揚大義，合坤與為一宇，實皇祖皇宗之大訓，亦朕夙夜眷眷之所在。」及「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堵，以成此曠古之大業。」此等之言語，並非專為中國之事變而發，而實為闡明我肇國以來之大方針也。過去日本對清國宣戰之詔勅中，亦以戰之目的在：「維持東洋全局之和平。」為示，至戰後，則更詔示：「若夫勝而自驕，漫而無信，以侮友邦，實斷非朕所取也。」即對清國由媾和條約批准交換以後，仍復其交。並期能更執厚善隣之誼。」致日本對俄國之宣戰詔書，中亦說：「惟求和平並文明，與列國篤交以維持東亞永久之治安，不傷列國之權益而確立帝國將來之安全保障，朕夙以國交為要議，雖日暮亦莫敢違也。」在滿洲國承認時，亦說：「尊重其獨立，並促其健全發達，以除東亞之禍根，而保世界和平之基。」在國際聯盟退出時，亦曾說：「朕夙夜所引為念者，乃欲求篤於國際，而非偏於東亞之隅，以疎友邦之誼也。」由此種種之詔書中，可見日本之真意焉。

中國事變勃發之時，近衛內閣在決定向華北派兵之時，尚聲明「日本政府為求今後局面之不擴大計，決不捨和平之折衝也。今所望者惟中國方面能從速反省，以求事態之圓滿解決。」一（註二）一直到事變發展到全面之時，尚說：「帝國之所求者日華之提攜也。為求其實現，務根絶中國之排日抗日運動，以芟除此次不祥事變發生之根源；

同時求中日滿三國能融和提攜而外無他。對領土占有之意圖，固未有絲毫存在也。」（註三）

近來日本之方針，更一貫其道，始終不渝。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明治節佳辰時日本所發表之聲明，即世所稱爲近衛聲明者，及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之「近衛首相談，」實爲最明白的，將日本之意圖予以具體之表示，其內容今已膾炙人口，自無庸再爲贅述。要之，日本之真企圖所在，乃希望日滿華三國能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以創造新文化，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在其中，無割地併呑之要求，無賠款之希望，且更攷慮撤廢治外法權交還租界、日本之所求者，終究是「作爲新秩序建設之分擔者之中國，能實行其聯結之最小限度保障之必要。」而外無他也。在世界史上，以一戰勝國，而能示如此寛大之條件以調整國交者、在以前確未曾有此類例。日本之所以如此者，無非是表示日本對東亞之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大亞細亞主義之具體化實現之真摯熱意，亦所以披瀝日本對之所抱如何高邁之誠意而已也。

這些，決非日本之口頭禪。亦非無意實行而從事宣傳之空論。

汪精衛氏在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所發表之「第三次聲明」（註四）中曾說：「德駐日大使曾往訪日外相，以詢日本政府，果有在此局面之下終其局之意否？苟有此意則條件如何？」「日本政府即示以內蒙之自治，華北不駐兵區域及上海停戰區域之擴大，中止排日運動，共同防共，關稅改正，尊重權益，並委囑其傳與中國當局。」此際德駐華大使陶德曼氏即依其本國政府之訓令而赴漢口，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訪問孔祥熙，二十九日訪問王寵惠，告以上述之條件，更於十二月二日在南京與蔣介石會見，再告以上述同樣之條件，此爲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午前九時，在漢口中央銀行開第五十四次最高國防會議時外交部次長之報告，而經汪精衛氏證明者。此報告中說在陶德曼與蔣會見之前，蔣曾召集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等開會，席上亦加以上敘諸條件，並告以並無附帶條件，因此使四人向蔣質問，是否準備答應日本方面之條件，蓋彼等，即連蔣自身亦然，均認以爲：

「一、對德國之調停，決不應拒絕，因此非亡國之

條件。

二、華北之政權必需仍予保存。」

由上述之言辭看來，可知對日本，即連蔣介石等亦未視作帝國主義之侵略或有絲毫資本主義的獨占榨取之企圖存在也。

第一次近衛內閣之掛冠以後，經平沼，阿部，米內三內閣而復至第二次近衛內閣之成立，其間一般的政治動向，雖不無多少變動之處，但在對華方針，即中日國交調整之有關根本方針，即不僅無所修正，且亦無所變更也。以後，在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所締結之中日兩國間國交調整條約，以跟着發表之日滿華三國共同宣言，其內容均為日本對華既定方針之一部具體化而已。中國事變從此又入了一個劃時期之階段；同時也是向大東亞共榮圈，即 孫文所謂之大亞細亞主義之實現，正式發足。而所謂之對華，即日華國交調整之基本方針，原為聖斷而確固不動之一個方針，無論經過那一個內閣，對此方針仍必須予以遵奉。為求永久大業之成功，雖罹任何犧牲亦所不惜；雖經悠長之歲月亦非所計。除以牢固不拔之決心，以求其完遂而外，決無再置一辭之必要也。（註五）

（註一）請參閱本文「民族主義及大亞細亞主義。」

（註二）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之日本帝國政府聲明。

（註三）昭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之日本帝國政府聲明

（註四）即以「舉一個例」為題之 汪精衛氏聲明

（註五）可參照下列各有關文件（一）昭和十四年（二十八年）一月五日之平沼首相談話 同年一月二十一日，平沼首相在議會中之演說，及同年七月七日之平沼首相談話（二）昭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之阿部首相談話，同年九月十三日所發表之阿部內閣政綱及昭和十五年（二十九年）一月八日，對中國新中央政權問題之內閣書記長官談話。（三）昭和十五年一月十七日之米內聲明，同年二月一日，米內首相在議會之演說及同年三月十三日米內首相之談話。

六　三民主義之解釋及純正國民黨

日本之上敘主張，乃為與 孫文之大亞細亞相一致之

思想。由重慶脫出之　汪精衛氏即根據此而向中外宣傳；作爲其基本機關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於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日間在上海開會；出席全中國各黨部代表二百四十餘名。其在最終日，即八月三十日發表大會宣言云。「夫中日兩國之關係，在　總理遺教中，有關大亞細亞主義之講演中既示其正鵠。如：「中日兩國不論由何方面觀之，均宜提攜協力；共圖兩國前途之發展。」中日兩國應爲亞細亞民族獨立運動之原動力」。等，其意義既明且深，實爲吾人夙所服膺之所在也」。

以及日本「毅然不以戰勝者自居」而僅要求善隣友好，共同防共以及經濟提攜三項，亦無領土之要求，軍費之賠償；更進而考慮歸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其目的不僅在尊重中國之自主權，且亦協助中國完成獨立也，以使中國能有力分擔東亞新秩序建設中之責任，完旋其職務。在該宣言中亦說，「中國人亦應深躬自省」。如回想上述孫文之大亞細亞主義以及日本既發上述之聲明（近衛聲明）更應努力以使，「不單目前之爭端可以終熄，即數年來之糾紛亦可告解決；且不僅在東亞得與日本提攜協力，即世界和平之基礎亦於茲可告確立也」。「今而後，中國應基於三民主義之指示，以至誠以發揚固有之道德；虛心坦懷以接受現代之文化；其生長發展途上之民族意義，在內則作爲自立之根幹，對外則作爲共存之柱石」。同時，還說明其「和平，反共建國」之旨如次：

「中國決不再以偏狹之愛國主義以自居，而再陷於排外主義之歧路。同時亦希望吾隣國吾友邦能明此旨，以兼愛交利之精神而相互努力，則其對東亞和平世界和平之貢獻可期也」。

同日發表之「中國國民黨政綱」中也以「基於國家之生存及主權獨立之主旨，勵行睦隣之政策，以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等之外交政策爲其第一義。次則爲：「聯合反對共產主義之各國，以共同防止第三國際之陰謀」。致其教育方面，亦改其宗旨如下所示：「務去除偏狹之排外思想，而貫澈睦隣政策之精神」。此等主張，均爲以　孫文之大亞細亞主義爲基調而確立者；在　汪精衛氏所有之一切聲明中，已詳爲之說明焉。

汪精衛氏所謂之和平，乃指中日間之和平，同時亦指

東亞之和平。在蔣政權及共產黨魔手所不及之地方，均可見有與日本同樣之，「和平運動之一大發展」之所至。此乃：「對 孫文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之真精神，再予根本的檢討；中國與日本共攜其手，以先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再使能共負東亞保障之共同責任」。國民革命以來所作之工作，不過止於國內之改革而已」。今此等與日本攜手，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共同負擔東亞之保障等工作均為「較國民革命更為偉大之工作」。其對上述三原則之解釋，則有「所謂共同防共者，對共產主義加以防遏也；所謂經濟提攜者，對殖民地主義加以廓清也，同時亦為中日兩國之共同目標。此為中國，亦為日本，更為東亞」。「中國不論在制度上，國防上有與日本採同一方針之必要。在經濟上，則與日本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而行有無相通，長短相補。如此則東亞之安定及和平可求，而中國之安定及和平亦因隨而得到」。「日本苟不望中國能分擔東亞之安定及和平之責任則已，否則必使中國能十分自由以發揮其能力，非如此即無從得以分擔其責任也」。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 汪精衛氏為首之新中央政府舉行還都典禮，其政綱第一即為：「基於善隣友好之方針以行和平外交而求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以便分擔他日對東亞永久和平及新秩序建設之責任」。當天， 汪精衛氏之談話中，其最後幾句又說明：「今後，我人將更努力，根據三民主義以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進而實現大亞細亞主義」。其在對日本朝野之廣播演詞中，更說：「所謂東亞新秩序建設之指導精神者，乃一種必需基於東亞諸國家諸民族之各自由獨立之立場之上，而使能親愛合作之一種精神也」。其對近衛聲明亦由敍及：「由此可知，貴國對我國切望之殷，我國決從速以完成近代國家之建設；先確立自國之和平，再進而分擔對東亞和平之保障。由此以中日兩國為始之共存共榮，可成；而東亞和平及秩序亦可因而確保」。同日，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大將談話中亦有談及說：「不論東亞新秩序也好，中日提攜也好，其根本乃在道義之重建」。並發表其意見如左：

「此數年之中，中日兩國雖相戰爭，但此為東亞再建，道義再建之歷史過程。所謂道義再建者，乃基於道義之

上，各國家民族各其天分及本分以求發展。復國交於正道，以再輝東洋之文化，而使東亞得以安定。」

要之，經過新解釋之三民主義，其與今日中日兩國共為大東亞新秩序建設之共同目標並無相扞格之處；而係一異途同歸之物。此於滿洲國，亦正同樣，此已由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中向中外昭示焉。以後我們可以預測的，正如我在開始時所說的。現願再引一次以作結論：

「大東亞新秩序建設」之指導原理，其所表現於日本者為「八紘一宇」；其於滿洲性格之上所表現者為「民族協和」；而表現於中國性格之上者則為「大亞細亞主義。」更以中日滿三國為樞軸而表現於大東亞之性格者則為「大東亞共榮圈」……

我從這種見地開始，以後仍想由政治，經濟，文化各點以對大亞細亞主義作一具體的檢討。

啓人君鑒：上月份稿費已結出，請示知地址，以便致酬。
大亞洲主義月刊社啓



處理中日事變與日本的覺悟

馬淵逸雄
木子譯

事變勃發以來，蔣介石氏的抗戰抗日理由係在中國的生存。他認為如果不戰至最後一兵使國家化為焦土，中國主權的獨立與民族的生存是不能保全的，遂提出抗戰救國的口號，驅使軍民從事澈底的抗日。兩國既處於對立的地位，兩國國民既已兵戎相見，兩國國民間的感情成為互不相容的狀態，這是不得已的事情。當此兩國既經陷於戰爭的狀態，與其倡導和平，毋寧倡導抗戰更為有力，投合國民的感情，這也是當然的吧」。然而互為隣邦，同文同種，已有三千年敦睦交情的兩國，竟發生戰爭，這是人類的不幸，即就國家與國民來講，也是可悲的事情。為了兩國的交戰，民衆受着怎樣的痛苦，支付了如何重大的犧牲呢？如果確有抗戰的必要，倘不抗戰，國家民族便要滅亡，這也許要戰爭到底。

但就中日兩國的關係看來，果然如不作抗戰，中國便要滅亡嗎？抗戰陣營中的中國人，像是迷信着「日本與中國勢不兩立，一個站起來，一個便要倒下去的」的主張，但是他們既然主張兩國不能共同生存，那麼可與英美蘇共同生存的理由，又安在呢？為了目前一時的感情，而誤了國家無限的前途，這是最危險的事情。

諸君應該閉起眼睛，回憶一下鴉片戰爭以來英美蘇聯等國家，對於中國的所作所為。中國在過去一世紀中，被這些國家完全剝奪了獨立的主權，正如 孫文先生所謂陷於次殖民地的地位，這是為何而來的呢？這完全是由於這些國家霸道侵略之所賜。然而中日兩國有着三千年長的善隣親睦的歷史，自從第一次歐洲大戰以來，中日兩國雖發生了感情上的不和，這也不能說是中日兩國國民根本的對立

。西歐霸道侵略國家，抱着無窮的慾望，且欲永遠保持其慾望，為了這成他的野心起見，遂使中日兩國對立抗爭，藉收漁人之利，其中英美兩國，因受不起充滿建設民族國家熱情的排外排英思想的壓力，遂播弄其陰謀，逢迎中國民族的意識，使其將排外的目標轉移於抗日排日，此為現在中日事變兩國戰爭的主要原因。中國國民可從你們尊敬的 孫文先生所提倡的大亞洲 主義中，知道其中的底蘊的。

十月十日是中國國民永遠不能忘懷，殊可紀念的第三十次的雙十節。當此佳節，中國人應該從新回憶一下我們日本人為了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就，曾盡了怎樣偉大的協力。例如 孫文在廣東起義時，山田良政氏竟為中國革命而犧牲其寶貴的生命，又如宮崎滔天，荒尾精，犬養木堂，頭山滿等許多日本仁人志士，對於完成中國革命，曾公開的或暗中的助以一臂之力，這是各國民黨員都記得而感謝的。試問英美等西洋人，有那一個曾不顧性命為中國國民革命而奔走做中國革命的後盾的呢？在太平天國之役，戈登指揮常勝軍，効忠清朝，在歷史上添上光輝的一頁 可是必

須知道，這是英美恐怕新中國勢力的勃興，為保持他們的既得權益而戰罷了。換言之，就是壓制國民革命。一部份中國人，由於國民一時的感情，曲解中國事變的本質，誤解日本的真意，強調抗日抗戰，而企圖以這抗戰抗日為建國唯一手段的抗戰陣營，竟說日本的近衛聲明，是掩飾日本侵略主義的煙幕。重慶政權說：「日本素不履行公約，近衛聲明祇是一紙空言」。由國民的反抗感情看來，這誠然是使俗人容易聽得入耳的說話。但這決不是真實的。此點祇要看日本對於以 汪精衛氏為主席的國民政府的態度，與日本人對待國民政府治下的民衆和住在日本國內的中國人的態度，便充分的明白了。重慶把這真實的事實，完全曲解，故意不把真實的事情告訴民衆。 汪精衛氏提倡說：「日華兩國如果還繼續戰爭，則兩國受傷，中國祇有與日本講和，才可以保持獨立，四萬萬民衆，才可以保持生存」，故驟然起來，挺身進行和平運動。抗戰陣營說：「親日者是漢奸，」「議和者是漢奸，」極力阻止妨害這和平運動，然而實際是「抗戰救國」呢？還是「和平救國」呢？如認為抗戰是救國的，這不過是拘泥於感情的人所希望的

條件。現實所表現出來，必與此相反。與日本議和的國民政府，已完全獲得國家的獨立主權，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尤其是在已恢復治安的區域的民衆，正享受着非重慶方面可以比擬的安居樂業生活。日本與國民政府之間所成立的中日基本條約，就是把近衛聲明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公約，成為具體的條文。

當 汪氏訪日之際，日本朝野人士，表示衷心歡迎的態度， 汪氏近衛發表共同聲明，德義等八個國家相繼正式承認國府，由此可知南京國民政府正完全具有國家的獨立主權。日本對於國民政府的態度，與從來英美人對待中國的態度完全不同，認為彼此同時東洋人，具有同種之親。

大凡戰爭都是破壞的。以抗戰的破壞和毫無戰勝希望的抗戰能夠達成怎樣的和平建設呢？

汪氏主張以兩國的和平圖謀中國的獨立與民衆的生存，而蔣氏則主張唯有抗戰，才可以保持中國的獨立，究竟誰的主張正確呢？這不能用理論或感情來決定，可以事用實來證明的。

當今處於英美桎梏之下，次殖民地的立場，受英美的威脅，盲目從事亡國抗戰的重慶政權，還可以說有獨立主權嗎？與日本重敦邦交，更和德義等十多個國家締結獨立自主的外交關係，為東亞解放新秩序建設的一員勇敢奮鬬的國民政府，可以說是沒有國家的獨立主權嗎？故意不顧事實，只為一時的感情所驅使，貽誤國家的前途，這決非真正愛護中國希望東亞發展之人士。

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兩國以兵戎相見已經過整整四年，其間因戰爭而陣亡受傷殘廢的不可勝計，此等犧牲者如果祇是為了抗爭與破壞的犧牲，則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冥目的。可是能把事變轉禍為福，作為東亞解放的聖戰，則勇士可以冥目於九泉，他們的犧牲有着很大的義意，且可為建設東洋和平的礎石，流芳百世。我們決不能使此等陣亡勇士的尊貴犧牲，徒然無功，亟應從速停止鬩牆之爭，圖謀東洋永遠的和平。

對日經濟封鎖與日本貿易的動向

金原賢之助著
鄭保祿譯

一 美國的資金凍結

第二次近衛內閣「為應付轉變無窮的國際情勢起見，深感有整備强化國內體制的必要」，已決定了總辭職。所以第三次近衛內閣是以「整備强化國內體制」為任務而誕生的內閣，於是便負有確立所謂臨戰體制的任務。

因之，「日本經濟當前的問題」便循着這個方針，而表現於許多的部面了。然而「轉變無窮的國際情勢」，不管日本國內體制整備的如何，曾經接踵而至。所以這裏我不應再行討論「國內體制」問題，而應急速的考慮「日本的國際經濟關係」。

所謂「日本的國際經濟關係」，便是美國凍結在美的日本資金問題。去年四月，挪威和丹麥受到了德國的侵略時，美國立即於同月十日實行了凍結這兩國在美資金。其後，美國曾陸續的實行凍結被德國，義國和蘇聯佔領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等諸國的在美資金。到了本年六月十四日、美國的資金凍結令終適用於未曾被凍結的德國，義國以至歐洲大陸上的交戰國和非交戰國的一切國家了。可是，當時美國對日本還未適用凍結令，所以太平洋的波濤表面上不至恟湧起來。然而美國由七月二十六日起，遂決定對日本和中國適用其凍結令了。

「凍結」（英文叫做Treezing）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凍結」便是規定被凍結的國家及其國民在美所有的存款，有價證券以及動產和不動產，若不得美國財政部長的許可，則不能實行交易，移轉，處分。因之，若最嚴格的適用「凍結」，則在美的一切資金便都不能移動；若最寬大

的適用、其結果便等於不凍結。

不用說，國際間既有種種交易及其他經濟關係，又有各國人民的往來，所以各國政府和國民彼此在外國都擁有種種資金。所以任何國家都能實行「資金凍結」，尤其能收獲其效果的，是由外國集中巨額資金的國家。換句話說，這是世界經濟的優力國家和國際金融的中心國家。各國由於商業上和金融上的必要，都常集中巨額資金於這種國家內。現在美國可說是居這種地位的世界唯一的國家。

二　對日經濟封鎖陣線的結成

然則美國為什麽實行了這種凍結呢？這可分為下列二種：

第一種是適用於挪威，丹麥等的德國，義國和蘇聯被佔領國及中國。其目的是在防止這些被佔領國在美資金為佔領國所利用。

第二種是適用於德國，義國和日本（德蘇開戰後，蘇聯的資金則已予以解凍）。其目的自然在妨害這些國家在美資金被利用於戰爭目的。

這就是說，前者是保護被佔領國的手段，後者是牽制軸心國的手段。兩者終究都是對軸心國的經濟制裁，那是很顯明的事。換句話說，「資金凍結」，今日已成為國家總力戰的一個武器了。

美國對日本使用這武器後，對日經濟包圍陣線便忽然結成了。這就是說，菲律濱倣傚美國，是當然的事，連英國及其屬領和荷印也追隨美國，並且英國也宣告了廢棄日英及日印通商條約，荷印也宣告了廢棄日荷金融協定。美，英，蔣，荷印之間已經協議樹立共同戰線，這是很明白的事（她們把這戰線叫做ABCD共同戰線）。這個共同戰線已以美國實施資金凍結為機會，全然表面化了。換句話說，美國，菲律濱，英國，澳洲，紐西蘭，印度，以及荷印和蔣政權，已由南太平洋對日本結成了經濟包圍體制。於是，日本遂與滿洲國，中國，蒙疆對美國及其他各國採取同樣的凍結手段，以加對抗。總而言之，對日經濟封鎖陣線之出以攻擊的態勢，便是把歐戰和中國事變的關聯性全然表面化了。這是我們必須加以注目的。

三　資金凍結與國際貿易

然則「凍結」究竟有什麽影響呢？其影響有國內的和國際的兩方面。就國際的方面言，「凍結」與匯兌管理及貿易管理相類似。試將美國的在美日本資金凍結與日本的匯兌管理比較一下：

（一）凡在日本國內欲向外國匯款或由外國輸入商品者，都須得日本政府的許可。

（二）凡欲把在美的日本資金移往外國，或利用它來輸入商品於日本者，都須得美國財政部長的許可。

在這範圍內兩者似乎相同，其實卻有着非常差異之點：

（一）匯兌管理雖在調整國際收支的必要上，對於本國與外國的貿易加以某種程度的限制，但原來必要的交易，始終以許可爲前提。反之，凍結與國際收支的調整，卻毫無關係，許可與否專視政府的意志而定。

（二）因之，在匯兌管理之下，必有某種程度的國際交易。但是在凍結的場合，一切的交易也有完全被抑制的可能。

（三）匯兌管理並不以特定的國家及國民爲對象，在日本的場合，無論日本國民或外國人都受適用。然而美國的在美日本資金凍結，則只日本及日本人（即特定的國家及國民）受適用。

（四）在匯兌管理的場合，則其國內的資金可以自由移動，但在凍結的場合，則須得政府的許可。

（五）所以匯兌管理是保護自國經濟的手段，在平時也可以採行。反之，凍結是對特定的國家採取的攻擊手段，而爲國家總力戰的經濟武器。

尤其凍結有兩個形式，已如上述。其影響是隨其形式的不同而有差異的。

（一）在德意的佔領國的場合，這些被佔領國在美資金有被利用而有益於德義之虞時，則一切不予以許可，只在被利用而有益於被佔領國本身時，始予以許可。

（二）反之，對於德義兩國，則禁止一切的交易

總之，對美國所承認的敵性國家　凍結是經濟制裁的手段。然則這種經濟制裁究竟有多大的效果呢？前幾年義阿紛爭的當時，依據美英的主唱，除德日兩國外，世界各

國幾乎都參加了對義制裁。可是，義大利在某種程度上，却能夠獲得其所需要的煤油。這就是說，對義的經濟制裁終究歸於失敗了。但是今日，世界情勢却與當時全然不同，是在世界動亂的過程中。因之，經濟制裁若嚴重的並廣範圍的實行起來，則對手國也非採取對抗的手段不可。為什麼呢？因為若不如此，則必需物資的獲得便感困難，連自國的存立也有瀕於危殆之虞。換句話說，在今日的情勢之下，經濟制裁之嚴格的施行，畢竟等於進入戰爭狀態。

昭和十三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下旬，當時的近衛首相聲明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時，英美對日的空氣忽趨惡化，甚至在這兩國議會中也出現了對日經濟制裁論。然而這終歸於一片的呼聲，其原因有下列三點：（一）若對日施行經濟制裁，她們本身也要受到打擊，（二）經濟制裁能夠發展到武力戰，（三）歐洲內的政治情勢極為緊張。

然而現在歐戰已擴大到全歐洲，菲洲及近東，美國事實上已進入參戰態勢，歐戰和中國事變的關聯性，又愈益加强，所以未曾實現過的資金凍結，也已實行，而且其適用範圍愈形擴大，同時其資金凍結本身，又行將成為使歐亞兩洲的戰爭發展到世界規模的動因。

四　資金凍結的影響

美國的凍結在美日本資金，對於日本究竟有什麼影響呢？我們在這裏實有加以考慮的必要。如前面所述，凍結的影響全視美國的態度而定。美國若嚴格的實施凍結，便等於對日全面的禁輸。從美國實施當初的情形來看，美國並不扣留在美碇泊的日本船舶，而對於日本船的入港似乎也採取了比較寬大的措置。關於煤油的對日輸出，並不聲明要予以全部禁止，對於由日本輸入的生絲，也不聲明要加以禁止。然而現在，日本對美國及其他凍結國的貿易，實際上幾陷於杜絕狀態。這是因為很不容易得到這些國家的許可，而且事實上船舶的往來也已停止了。加之，英政府又於八月十五日採取美英共同宣言的政治姿勢，取消了對日輸出的許可。從這一點來看，美英會出於寬大的態度，那是不易想像的。現今假如美國已表示寬大的實施凍

結態度，則情形怎麼樣呢？

（一）日本為輸入物資而利用在美資金時，也須得美國財政部長的許可。其許可的獲得，又要等待若干期間，所以無論如何，輸入便不得不增加困難。此外，美國不但要遲延發給許可，並且能夠漸漸縮少其許可的程度，叫日本為難。

（二）在日本，生絲及其他的輸出即使有可能，但其輸出的代價已在美國被扣留，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其輸出的代價，於是日本也便不能輸出了。

（三）又日本利用在美資金，實行由中南美輸入，或把對中南美的輸出貨款，集中於美國，使得任何時都能夠利用。然而由於美國的實施資金凍結令，上述措置便不能容易實行了。因之，日本與中南美諸國的貿易，非另講求支付決算的方法不可。

（四）不僅在日美的關係上，即在日荷及日越的關係上，相互交易的差額，也以美元決算。可是，由於美國的實施對日資金凍結令，這也成為不可能了。因之，這又非協定另外的支付方法不可。日本對越南關係，既有以日元決算的基本協定，越南又不參加對日資金凍結。然而日本對荷印關係上，我以為還要進行折衝。

同樣的事情，在日泰關係上也可以看出來。泰國原來在經濟上是依賴英國的國家。所以泰國曾把其在外資金集中於倫敦，在英國實施匯兌管理後，也曾移其一部份於紐約。因此，日本與泰國的交易，非全依英鎊決算不可。這若不能，則日本與泰國的交易恐有不能實行之虞。幸而到七月三十一日，泰國銀行團對橫濱正金銀行已成立一千萬巴士（約等一千六百萬日元之數）的信用借款，所以今後日本與泰國的交易便可以不依英鎊決算了。

綜合上述觀之，日本與美國，英國及她們的屬領，荷印，中南美諸國等的交易，即使有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的。然而日本曾把這些事情加以充分的考慮。在今日世界動亂的過程中，因為（a）大多數的國家已對重要物資的輸出，加以限制，（b）世界的船隻不足數用，（c）無論交戰國或非交戰國，實施匯兌管理的國家很多、所以像向來的自由貿易，早已不存在。所以凍結對日本的打擊，不至動搖日本的國民經濟、這顯明的表現在日本貿易政策的

推移上。

五　日本貿易政策的推移與日本經濟的動向

在戰時，沒有一個國家不輸入必需資材，而能夠作戰的。因之，在戰時有儘可能的確保增强輸入力的必要，於是，任何國家的貿易及匯兌政策也以此爲目標。因此現金的輸送雖也必要，但要長期的確保輸入力，其根本的方法便是儘可能的維持輸出。

現今就日本在中國事變下的貿易來看，自昭和十三年春起，輸出已顯示銳減的傾向。這是由於下列幾種原因：匯兌管理手續的遲延，原料購買不自由，美國，南洋等處的排斥日貨，以及日本國內物價的騰勢等。於是，日本貿易界便採取了一面解除這些輸出障礙，一面冀圖振興輸出的政策。如物價政策，最初的目標雖降低到事變前的水準，但一般物價的騰勢很强，所以昭和十四年春便樹立了降低到能夠輸出的目標。

此外，不但講求種種手段，圖謀輸出的振興，禁止國內使用依賴輸入原料的綿製品，轉向於輸出；即如罐頭，黃油，鷄蛋等農林水產物，也極度減少對國內的供給，以圖轉向於輸出。

這樣，「振興輸出」便通用爲日本戰時下的口號，而「獲得外匯」便成爲一切經濟政策的根幹了。然而歐戰的爆發和美國對日經濟壓迫的前進，終使情勢稍爲改變了。這是因爲由於戰爭的擴大，輸出的領域愈形縮小，並且是因爲由於物價之世界的騰貴傾向，輸入也漸趨困難。然而，如果還能夠實行輸入，則必須繼續輸出，以圖獲得外匯。可是，本年春以後的事情，便更顯著的變化了。這是什麽事情呢？美國對英的援助，愈趨强化，反之，美國對日的重要輸出品則漸受限制禁止。在南美諸國也實行限制禁止重要資材的輸出，以圖在國內確保重要資材；英帝國內諸國的匯兌和貿易管理也漸趨嚴重，不許商品自由輸出；又如荷印等，也表示了極力限制對日輸出的態度。這些措置不僅企圖在國內確保重要資材，並且防止這些資材流入德意兩國。在這種情勢之下，日本無論怎樣的振興輸出，其輸出貨款也被對手國所扣留；又假如輸出貨款能夠自由

處分，必需的資材也無從購買。

這樣，輸出便成為毫無意義的了。輸出是為要輸入必需資材，若不能，而減少國内的供給，以謀輸出，那全然是愚蠢的行為了。於是，自本年春間起，日本的貿易政策遂全然轉變了，那就是停止振興輸出，以圖獲得外匯，對於能對日本輸入的國家，則依照其能輸入的程度而實行輸出。同時曾竭力締結或交涉日荷（荷印），日越，日泰，日蘇間的求償貿易協定，以確保東亞廣域經濟圈的貿易。

日本貿易政策這樣的轉變，究竟是什麽意義呢？這就是日本經濟的方向已經轉變了。為應付歐戰的擴大，以及美國對日經濟壓迫的漸進起見，去年間日本國内曾力倡日本應走的路，必須清算對英美的依賴，和東亞共榮圈的確立。由於客觀情勢的變化，這種單純的呼聲遂被迫近至實現的方向了。

在這個時候，美國之凍結在美日本資金便實行了。其影響固然不可輕視，但日本早已預料到，所以不僅曾實行過充分的準備，並且美國的資金凍結本身反促進了日本對東亞共榮圈的轉變。

如果我們確保東亞廣域經濟圈，則在一切的物資上應該能具有相當高率的自給力。所以無論美國凍結令的運用如何的嚴格，我們也能夠得到打開牠的力量。我們必須十分考慮這一點，並注視事態的推移，同時也必須在這種轉變過程之間。有能忍耐一時物資不足的準備。

（譯自「實業之日本」九月一日號）

日本的經濟外交

伊藤述史著
達人譯

一　明治維新以來的兩大政策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當局所施行的國策，就是要富國強兵，使日本不弱於當世的列强而成爲一等國。因此當時日本在各方面的活動、都集中於這一點，而其經濟政策，也就是要使日本成爲一個富有之國，換句話説就是努力發展國內的工業。所以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聘用外藉的技師和學者，不遺餘力。政府方面除多多設立工業學校外，又盡量採購機器開辦工廠，總之在竭力促進工業的發展。

當時日本政府提倡開辦工廠，以促進民間的工業，其用心確是很苦。政府有此一舉，於是到現在日本工業果然興旺了，而所謂財閥，也就應運而生。不過當時日本的關稅權，因爲在德川末年已與各國訂立了不平等條約，所以動輒受到牽制，不能自主。這樣一來，日本對於外貨不能課以相當的關稅，於是對於國內工業，也就無從與以保護。因此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政府，其外交政策的着眼點，也就不得不注意於要求獲得經濟上的自由。結果，日本就向各國提出修改條約的問題，主要的就是關稅自主、對於外貨得自由的課以捐稅，以保護本國新興的工業。這種修改條約及要求關稅自主的運動，便是當時日本主要的外交政策。

日本苦心努力的結果，終於在甲午中日戰爭後完全達到目的。後來經日俄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由於歷年實行產業保護政策的結果，所以國內的工業，已大爲發達。這時期日本輕工業的基礎，可謂已經鞏固，這就是由於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打成一片之故。

日本的輕工業尤其是紡織工業有了基礎之後，經濟的情形為之一變，於是後來的外交政策，也就隨着再行改變。原來過去日本的輸出貿易，以絲，茶，陶磁器及漆器為大宗，原料人工都不需仰給於人；可是自輕工業發達後，輸出貿易就以棉紗及棉布為中心，這種原料都不是日本自有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日本必須自他國輸入原料，加工製造之後，再向別國輸出；因此這時期日本的輸出入貿易，均須在國外找尋適當的市場，因為日本是替人生產，供人消費。

輕工業的日本經濟既須由國外市場來維持其生命，於是反映於外交政策方面的，便是主張自由貿易。美國最初倡導的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當時日本也一度的與以支持，其原因就是與日本自由貿易的外交政策適合之故。

日本根據自由貿易的原則，便和各國訂立通商條約，這完全是一種經濟外交具體的表現，正和明治四十二年時向列強提出修改條約問題一事的意義全然相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連續發生戰事的四年中，世界經濟曾發生絕大的變化。戰後十餘年來，各國對於世界經濟，雖然要盡力使其恢復戰前的狀態，但是終於未曾見效。日本的外交政策，根據這種情勢，因為要使經濟上的要求完全一致，所以也時常主張維持通商自由，實現市場開放，原來這也是維持國民經濟所必不可少之舉。可是戰後十餘年來各種的努力，終難達到目的，原來世界的現實已不能回復過去，這也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

二　建設東亞集團經濟的理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的情形，非但各國在十年間的努力都得不到相當的效果，而且自一九二九年秋紐約華爾街發生金融風潮後，先由美國經濟上起了極大的恐慌，不久就波及到全世界，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經濟大恐慌。

那次世界經濟的恐慌，其影響之巨，確為向所未有。本來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景氣變動的一種現象，是有周期性的，其影響所及也只限於金融的表面，可是那次的情形就大不相同。那次美國所受金融恐慌的影響，簡直是連其經濟機構也有發生動搖之勢，所以竟深入美國經濟的核心，而絕不是僅僅金融界表面上的恐慌。當時恐慌所及，各

國所受的影響雖然互有不同，但是從世界經濟的立場來說，則對各國都是給了一種大打擊。這樣以後，各國的經濟基礎既然都起了動搖，於是結果就各自謀保持自己的市場，以維護自身的產業為目的。

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各國都用盡手段將外貨排斥到本國的市場以外，於是所謂對外貿易，各國都走到了絕望的一途。這樣一來，世界經濟又起了根本的變動，因為世界經濟原是要靠發展世界貿易來維持的。

各國的對外貿易既然縮小範圍以後，結果只有竭力保持自己的市場，來發展自己的產業，彼此實行排外，於是世界經濟，亦就愈趨萎縮。過去各國都主張開放門戶，現在卻一變而為關閉門戶，其實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種因於此。

向來主張實行自由貿易主義的英國，自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而後，也就倏然改變了態度。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英國先使英鎊脫離金本位，接着就實施保護貿易政策，築起嚴峻的關稅壁壘。後來其他各國，也紛起效法英國。英國對於本國的市場保護了不算，後來更進一步要將遍布世界各處的殖民地，也納入英國的市場範圍裏，以圖確保整個英帝國的產業。所以在一九三三年，英國曾舉行渥太華會議，訂立渥太華經濟協定，這便是英國實行保護貿易政策具體的表現。

當時英國在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經濟會議，其唯一目的，就是要將英帝國及其屬領成為一氣，對內以發展英帝國的產業為前提，對外也是要促進整個英帝國的貿易。所以英國集團經濟成立之後，各國亦紛紛要實現其集團經濟的理想了。

從此世界的情勢，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因為各國都是要保護自己的市場，以繁榮自己的經濟。英國在世界上到處有着殖民地，於是極力將殖民地的勢力團結起來，在經濟上完全實行排外政策。其餘如蘇聯，美國和法國等，不是領土廣大，便是在海外也有其殖民地，所以彼此仍可互通有無。至於國土狹小又沒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則是最無辦法，所以如果對於集團經濟沒有適當的對抗方策，結果自身即將陷於不利，也是勢所必然。

日本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所以必須講求有效的對策，就

是為此。最沒感辦法的，便是當前的經濟問題，還有一旦到了局勢惡化的時候，在世界經濟封鎖政策之下，更覺沒有出路。所以自集團經濟形成以後，世界早已臨到爆發戰禍的前夜，同時過去的自由貿易也早已消失得沒有影蹤了。

日本在過去向來靠國外輸入的原料加工製造之後，再輸出他國，以維持其國家經濟的；但是在此世界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之後，則日本經濟就陷入了窘境，就是所需的原料，因為被各國形成經濟集團將無從獲得！同時製造的商品，也因為別國已形成經濟集團，輸出受絕大的限制。如此日本的經濟問題，勢必日趨嚴重，無論在平時或戰時，結果都要同樣的發生困難，這就是使日本不得不找出路的一個最大的原因。

九一八滿洲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所以就提出「日滿集團經濟」的口號，原因就是為此。這種主張，粗看起來似乎有些突兀，其實從整個世界的情勢上觀察，就知這是非常合理，而且也正是適應世界的大勢。在這次歐戰沒有發生以前，中日事變先行爆發，直到現在日本還是主張建立中日滿三國的集團經濟，其實也正是要應付現在東亞國際局勢的一種手段。

所以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是謀東亞自保，已不適用過去的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的原則，這也是時勢使然。各國的國民都要保全自己的生存，這是一種本能，所以日本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不惜和各國在對外政策上發生衝突．原來這也是世界經濟發生變化後必然要有的結果。

不過集團經濟至今還沒有實現，原來理想還和事實相差尚遠。將來的趨勢，則總是要走向這一途徑的，所以我們還要講求應付之策。

三　日本經濟外交的現階段

關於東亞集團經濟的問題，以目前世界大勢看來，結果有必至之勢。所以現在日本經濟外交的政策，總是以建設東亞共榮圈為中心，這至少是目前不變的原則。不過這種外交政策的實現，在步驟上和各種現實問題上，不能不面面顧到就是了。

建設東亞集團經濟最要緊的一件工作，便是開發中國和滿洲的資源，與日本實行有無相通。開發資源，必須要有種種的資材，如開礦採煤，要有各種的設備，從事運輸

的交通機關，以及設備完全的港灣和船舶等，這些資材，需要由日本担任，這是無庸說得的。據日本當局歷次的聲明，開發中國的富源，歡迎各國共同投資，但在事實上現在各國並不和日本合作，也是事實，所以看去將來要由日本獨力供給資材，已無疑義，不過這也正是工業國日本的責任。

所以目前日本的工業要使其迅速發展，倒是建設東亞經濟集團一個先決的條件，日本工業生產的擴充計劃，早一日完成，便得早一天着手東亞新經濟秩序建設。不過現在日本的經濟基礎，依然還很脆弱，這也是無可掩飾的事。

這種情形，只要我們稍微留心一下日本的經濟現狀，便可完全明白。譬如說要擴充日本工業的生產力，問題就是在於各種重要的資材感到缺乏，要解除這種困難，自然唯有向國外採購。購買外國的資材所需的款項，沒有現金抵付，就只有採取輸出物資的方法。這樣看來，要擴充日本工業的生產力，倒是先要增加輸出，然後可以向外國購買必要的資材，做擴充生產的原動力。

在這裏又可知道日本輸出入的貿易能夠確保，也是建設東亞集團經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完全是事實上的要求，並不含有一種懷着野心的意味。

日本輸出入的貿易，從明治維新以來，在數量上、內容上和區域上，確有不少的變化，到了現在，則大體上可說已經成了定型。譬如輸出的商品總是以紡織工業佔首位，運銷的地點除中國外，從南洋，印度及近東一帶起，直到菲洲及美國那方面。如果以政治的區域來劃分，就是日本商品的輸出大都在和英國有密切關係的區域，以及美國所統治的地方。這樣看來，可見盎格魯撒克遜人所到的地方，也就是日本商品輸出的中心地，而且輸出的數量佔總額十分之七以上。

輸入的情形，亦與輸出同樣。譬如日本缺乏的石油、棉花、羊毛、屑鐵、鉛、鎳及銅等，大體上也從和英美有關係的區域輸入的。機器等類的物品，過去大半從德國輸入，近年則亦改由美國輸入了。關於英美統治的區域，其輸入日本的商品，亦佔日本輸入貿易總額十分之七以上。

日本的輸出入貿易既和英美有不可分的關係，所以要發展工業生產力以建設東亞集團經濟，困難之點甚多。

現在日本要擺脫對英美經濟的依存，只有和中國實行合作，共同担負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所以目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只是要發展中日經濟全面的合作，這便是日本現實外交的動向，也就是經濟外交所賦與的一個課題。

——譯自日本之外交——



日荷談判之經過與太平洋之動態

亞中

一　緒言

在國社主義與共產主義熱烈火迸的時候，在希特勒與斯塔林作着殊死戰的時候，戰雲已漸漸的密佈到太平洋，頗有山雨欲來之勢。也許不久的將來，世界的輿圖上，再不會尋覓到乾淨的所在了！

太平上洋的風雲日趨緊張，完全由於英美阻撓日本的南進所致。英美對日本加緊經濟封鎖，並且積極聯合佈防。日本為了突破這種重重的壓迫而建設東亞新秩序，為了爭取經濟上的資源而樹立大東亞共榮圈，不得不決定了南進政策。首先進行的是日越移居航海條約與日越經濟協定，次即日荷經濟談判。前者總算獲得了初步的效果，後者則橫遭了英美的阻力。英美為了保護自身的利權，為了圖謀今後的發展，遂處心積慮的在背後支持荷印，並宣稱「荷印的現狀不願有新的變更」，使荷印的態度日趨強硬，對日本所有的合理提案，悉加拒絕。這無異對日本的南進政策，作一個迎頭的打擊，日荷的經濟談判，不得不宣告決裂，可是戰神的魔手却更因而加速的伸展了。我們站在與日本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立場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演變，不能不深致關切，同時在這千鈞繫於一髮之際，對於日荷經濟談判決裂之原委以及太平洋上的新動態，更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二　日本南進政策之地理範圍

在討論荷印問題以前，對於日本南進政策的地理範圍不能不先有明確的認識。欲想認識南進政策的地理範圍，

就不能不顧到大東亞共榮圈之範圍。因為南進的地理目標，是要實行達到大東亞共榮圈之第二環的理念。

日本的南進政策，我們聞之已久，可是在米內內閣之末期才開始建樹東亞共榮圈之外廓圈，當時有田外相說：「樹立東亞共榮圈之外廓圈，實為應付世界變革與設立高度國防國家體式，且因此而樹立東亞經濟圈」。近衛內閣亦在其國策要綱中明白規定「以中日滿為一環而樹立大東亞協同經濟圈」。後來日本受了國際情勢的壓迫，不能不謀求經濟區域的發展，於是共榮的外廓圈就應運而生了。不如此則不能確保其經濟之自給自足，不能確保其經濟之自給自足，則無法「在太陽之下保障其生活」了。

據田原恒雄氏說：「由於完成事變而建設之高度國防國家，不獨有確保其自給圈之必要，並因東亞外廓圈均在英美勢力內而被利用，而為妨礙日本完成事變之基地，因此肅清該地域之英美勢力樹立共榮圈，實為完成事變之重大工作」。望文測意，我們對於東亞共榮之外廓圈已可認識的差不多了，不過究竟包括若何地域，並無明確的規定。後來他又說：『東亞共榮圈，似可以中日滿為第一圈，以越南，馬來半島，泰國，緬甸，菲律賓，荷印，英領婆羅洲及南太平洋各島嶼為第二圈，印度為第三圈，但在目前情況下，東亞共榮圈應以第二圈為止，較為妥善，如越南緬甸各重要援蔣路線，對日敵性極濃之南洋華僑集中地，以及英美在東亞之有力根據地等均屬之，因為第二圈在今日之東亞共榮圈上，佔有最重要之地位，素有「支配南洋者即可支配世界」及「南洋為世界之寶庫，將來之世界經濟中心點」之稱；由是可知此地實為豐富之資源地域。若祇就中日滿三國而言，素蘊藏有豐富資源之中滿兩國尚感石油，橡皮，銅等之缺乏。若第二圈能加入共榮圈，則自給經濟勉強足以建立。』那麼，日本南進的地理範圍，我們於此可以很清晰的認識了。所謂荷印是第二圈裏的一環，我們從此也獲得了明確的觀念。

三 日本南進政策之經濟論據

日本南進的地理範圍，既已弄清。對於南進政策的經濟論據，亦不能不加以簡括的檢討。

田原恒久氏在東亞共榮圈之現在與將來一文裏說：「

日本之經濟現狀，對美國之依存性甚大，深引為憾事。」但自美國宣布廢止日美商約實施禁運以迄最近的封存日本資金止，日本的經濟果然多少受到了一些影響，譬如日本所需要的鉅量高質汽油，橡皮及錫等，不能不仰給於荷印。單就石油而論，日本每年的產額不過三十萬噸，可是平時的消耗量却在一百六十五萬噸以上，在目下作戰期中，其消耗量之增大，更不待言。荷印的石油在南洋中佔第一位，其開發亦已達到最新式階段。一九三七年的產額為七．二六二千噸，一九三八年的產額為七、三九七千噸，一九三九年的產額為七、九四八千噸，足證其產量日益增多、如果荷印將全部石油供給日本，則日本石油之需要，自可迎刃而解。也就是說如果能確保荷印的石油，則可不仰賴於美國的供給了。

此外砂糖、茶、咖啡、椰子、金雞納霜、石炭、鐵、鉻、鎳、銅、錳、水礬土、鎢和鋅等，也是荷印的重要出產。除了石油佔全南洋第一位外，其錫僅次於英領馬來半島佔第二位，石炭次於澳洲越南佔第三位，鐵的埋藏量也很豐富，只因缺乏精煉時所用的良好石炭，所以開發尚未十二分進步。荷印不但有這樣豐富的資源，而且正和中國一樣的一切都很落後，也是日本銷售貨物的一個好場所，所以日本對於荷印，總是維持着出超的現象。

像越南的米、橡皮、石炭、錫、鐵及亞鉛，泰國的米、錫、橡皮、柚木、鐵及燐鑛石等，英領馬來之椰子、米、波羅蜜、錫、鐵、水礬土和鎢等，都是第二圈中的重要產物，這都是日本所以要南進的物資供給上的根據。無怪前日本外相松崗洋右說：「如果一旦美國禁止原料出口時，日本即決定南進。」又說：「日本必須躋於絕對自給而有國防之地位，非但須力足以應付他人之壓迫，並且應在遠東方面，在經濟生命之自給自足上，獲得安全之保證。」日本之所以主張南進，並非偶然，實在在經濟生命上有其必然性潛伏着。

日本小磯大將是強調主張南進的，他曾發表過這樣的見地：「因國際形勢之變遷，大東亞經濟圈之建設，已屬絕對必要，而所謂大東亞，除中日滿之外，南洋亦應包括在內，關於南進政策，余已對近衛首相有所進言，荷屬東印度自淪為殖民地以來，已飽嘗各國之榨取及壓制，由建

設東亞新秩序言，對於如此情勢，自不能熟視無睹，蓋由道義上言，東洋民族之解放，亦為非加以解決不可之問題，荷印出產之煤油、橡皮、錫等資源，非重作公平之分配不可。」我們聽了小磯大將的論調，日本對南洋，尤其對荷印，絕不能漠然坐視，所以對英美的態度，總是嚴切的在監視着，一時一刻也不肯放鬆。

自世界經濟呈露不景氣的狀況以後，各國均向集團經濟之途邁進，尤其日本在英美壓迫之下，欲想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當然更要謀求經濟之自給自足，一旦遭遇了世界極度惡劣的情勢之壓迫，尤其是萬一日美關係惡化達於極點時，日本的經濟，必須能夠自給自足，於是不能不先樹立大東亞共榮圈，謀求經濟集團的組合，以作萬一的準備，所以說日本之南進，有其經濟上之必然性，否則，斷難應付急速變化中的世界情勢。

四　日本與荷印經濟談判之原委

基於上述各點，我們知道荷印是大東亞共榮圈第二環中之一點，同時荷印的物資又非常富饒，而且她的工業又非常落後，日本很想避免軍事上的刺激，希望用互惠的原則以和平的外交方式進行經濟談判。

日本政府曾於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向荷蘭政府提議，開始日荷印間的經濟交涉，荷印在原則上表示同意，日本即提出提案要綱，關於具體交涉，在東京海牙巴達維亞雙方屢有折衝。日本於一九四〇年的秋季，派小林商相為荷印專使負折衝專責，到了冬季他就回國了。他回國前後，總算獲得一些結果。如關於石油，荷印允許日本多購買一倍，（筆者寫到這裏，見中華社東京二十九日電稱荷印政廳二十八日已發表停止日荷石油協定）又如礦產，允於一九四一年讓與日本約四分之一。可是日本為着事實上的需要，希望能在荷印得到油井權之轉讓，橡皮之種植與錫礦之開採等，因此日本不滿意所得，便改派芳澤謙吉為荷印經濟交涉專使，前往繼續談判，不幸經過了九個月的折衝，完全停頓，兩國於本年六月十八日發表聯合公告：「承認兩國政府之經濟談判，已告失敗。」於同月二十七日日本專使芳澤謙吉便啓程返國了。

先是日本鑒於年來之日荷談判，總不能得到圓切的方

案，乃於五月十五日向荷印方面提出第二次建議，荷印竟遲遲不復，日本於萬分忍耐之後，遂提出限以時日答復的通牒，以求迅速獲得解決。芳澤專使於六月五日招待新聞記者時稱：「余盼荷印政府於二十四小時內答復日方之最近建議，苟復文不能滿意，則余無留此之必要，將收拾行裝，至是余之使命已終，而日本政府將不對目下經濟問題，開始新的談判，其後事態，須由日政府決定。余已盡可能範圍力圖商得友好解決，並已討論兩國間一切經濟問題。茲者吾人已臨懸崖，將下墜歟，抑仍能保全歟？將於二十四小時決定之，荷印對主要問題，若斷然以否答之，則談判即將結束，日本輿情將有極不利之反響，日政府深為扼腕。」他這談話發表以後，荷蘭的首席代表始將五月十五日日方所提第二次建議之復文面交日方，其內容為（一）荷印不願參加任何秩序，亦不願受任何其他國家之領導。（二）荷印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不能直接或間接以原料供給敵人。加爾達荷印總督在十六日召集國民參議會，在開會演說中曾表明荷印方面對日荷會談之態度，其要點為（一）荷印政府無論以任何代價，在直接間接各方面亦努力防止對敵國供給原料。（二）日本因參加三國同盟，乃係與敵性國聯合，此同盟國之勝利，對荷蘭有害，故荷印對於參加東亞共榮圈一事，不論如何思慮，亦拒絕之。

東京各報接獲上項消息後，咸主召回日本代表團及撤回荷印僑民並從速準備武力應付一切事變之進展，而日本政府亦用審慎之態度，從事審議荷印復文之內容，及商討今後應取的態度。日本在維護東亞和平局勢的原則下，並未施以武力的報復。蓋日本或因如在南洋用兵，斷不能以一角一隅為對象，必先以大量的海軍控制南洋各島，同時以迅速的手段，進取各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的殖民地，以完成其整個南進政策。

「不過荷印之敢拒絕日本的要求，並非亡命倫敦的荷蘭政府有什麼力量，而是英美的勢力從中作梗。自從英美荷澳南太平洋的聯合防禦完成以後，荷印已不若往日之孤立，荷蘭外長克列芬斯於上月五日由荷印赴澳洲之前，曾發表演詞，其言有曰：『今世界之大部分，己捲入戰爭漩渦，太平洋籠罩暗雲，荷印亦感受威脅，萬一荷印成

爲他國侵略之對象時，則吾人將執戈而起。英遠東軍總司令樸芳曾指示自星島至澳洲一線，應視爲一單位，外來對該線任何一點之攻擊，視爲對全體之攻擊，吾人決與在此線上之各國協力作戰」。弦外之音，似已有所恃而無恐。」

荷印在這種有所恃而無恐的態度之下，對於日本的提案，便不顧政治上地理上尤其是經濟上都應與日本聯合的條件，反而毅然決然的拒絕了。荷印當局既然持着這種不識大局的態度，其前途之危險，實在不堪設想。

復次，我們對於英美支持荷印而使日荷經濟談判歸於決裂的原因，附帶的說一說。「本來荷蘭是英國的同盟國，同時英國在荷屬印度有很大的經濟權益，她投資採取荷印的油田，約達一萬三千萬元美金，爲數可謂甚鉅，在荷印的貿易上及海運業上，也佔着重要地位。在地理上與軍事上言之，如該島陷於他的敵人之手，不但將英澳的交通截斷，同時將使馬來半島處於敵人包圍之中。至於美國，在荷印的資產有十五萬萬元美金，美國的橡皮百分之三十八仰給於荷印，其餘如錫、棕櫚油、金鷄納霜，香料等，亦大部或一部仰給於荷印，要是這生產豐富的羣島淪爲美國所反對的國家之手，勢必影響到美國的實業。由於英美之依存荷印，故英美對荷印不肯放手。」

日本與荷印的經濟談判，在這種惡劣氣氛的圍繞下，經過了很久的折衝，終於決裂了。芳澤所云「將下墮歟，抑仍將保全歟」？這實在舉世所注目的嚴重問題。

五　日荷談判決裂後太平洋的新動態

自從日荷談判決裂以後，英美更以軍事的經濟的力量，雙管齊下，以威脅牽制日本的活躍，造成了太平洋新危機，造成了太平洋的新動態。尤其是自從德蘇戰爭勃發，「斯塔林被希特勒拖下了戰爭泥淖」以後，英國利用喘息的機會，更與美國加緊聯合，使太平洋的風雲日趨惡劣。故意逼迫着日本走在戰爭與和平的歧點上。蘇聯的態度也很奸詭，對於日本也施以不利的刺激。於七月十二日與英國成立了軍事協定，以增高作戰與講和的力量。同時以奴顏婢膝的態度，向羅斯福乞求援助。既獲得英美的明白表示以後，立刻宣布日本海及鄂霍次海爲危險區域，以保

護海參威的航行，這不是對日本不良的刺激嗎？

「在太平洋所有歐洲各國的殖民地，如澳洲，紐西蘭，荷印，甚至越南都要受美國的操縱。」同時據合衆社華盛頓七月十五日訊，美國行政當局請求國會授權撥款超過七千萬美元，作爲由阿拉斯加至中國之太平洋海岸根據地經費計劃時稱：美國之重要前線，尚在太平洋，美軍部請求授權五〇七一萬四〇〇〇美元，作爲夏威夷區域一帶之計劃。其中三三六九萬一〇〇〇美元，係作夏威夷島之預算。此項總數，並不包括建議中。運河區域二九七萬五〇〇〇美元，及沿美國西岸若干額外計劃之預算，以表示推行龐大程序之決心。海軍部同時請求五千美元建造無線電台，以代替目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秦皇島所用者，海軍部復請求授權一七〇二萬元美金在夏威夷莊士敦島，中途島，巴爾米拉及威克羣島之四周，建立海島聽聲哨，及六百萬美元改善薩摩亞島海軍之空軍站。阿拉斯加之較小預算，請求爲九五三萬三〇〇〇美元。關島之計劃，包括海軍站之居住便利十七萬美元，海軍醫院十萬美元。又訊美政府昨要求國會撥款七千餘萬美元，充太平洋根據地

之建築經費，其中五千萬係馬尼拉軍港之海軍飛機站工程，一八六〇萬五〇〇〇爲夏威夷之理髮岬新海軍站工程。美國政府要撥這樣的巨欵來建設太平洋的根據地。無異將太平洋的空氣又促進了緊張的程度。

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曾說：「美海軍關於使關島成爲要塞化一事，雖尚未經議會之承認，而鑑於目前情勢，實有絕對實現之必要」。羅斯福大總統也發表聲明說：「政府當局鑒於國防上之必要，決意斷行延長兵役年限。」這是七月十五日的消息，到了十六日美國海軍當局又發表（一）於馬尼拉港口斯比庫配由十七日拂曉起，安裝機雷，航行危險。（二）私用船舶禁止出入該處海軍要地。美國第十一海軍司令部則發表太平洋之中途島，約翰斯敦島及巴爾邁拉島自八月起採用爲新海軍基地，而成立海軍空軍站。美國海軍部建築局長莫利爾少將則宣稱，美海軍鑑於菲律賓加威迭基地之緊急必要性，自數月前即以斥資四百萬美元，開始建設公事，現已有八成竣工，巡邏部隊且已將該根據地開始使用。又美海軍預定以十五億美元，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準備建造兩洋艦隊及一萬五千架之飛機及根

據地。

美國海軍近來瘋狂般的活躍，到處積極佈防，所有工事已完成大部，於是羅斯福總統對於太平洋的外交政策作非正式的發表說：「美國企圖使日本勿着手於荷印之石油，再美國始終係努力不使戰爭地域外之某特定地域波及戰事者，太平洋當然亦為特定地域之一。」美海軍部長諾克斯亦發表強調的談話與羅氏之言相呼應，他說無論日本南進或北進，美國海軍已準備採取必要行動，以執行美國之遠東政策，美國太平洋艦隊現能担任任何必要行動。

一般人認為美國除與英國在軍事上予日本以狂妄的威脅外，將施以三種經濟的聯合行動：（一）美國停止購金（二）凍結日本資金（三）對日本主要出口品，施行完全禁運。果然二十五日羅斯福就發出了封存日本在美資金的命令，並包括金融及輸出入交易，白宮並表示此種措施係對日政策之具體表現。美國這種強硬態度，實在咄咄逼人，簡直無異向日本挑戰。

美國的態度既然那麼蠻橫，英國當然要應合美國的行動，在馬來增兵至十三萬之衆，雖然是直接監視泰國，事實上是間接防備日本進取越南。新加坡英軍當局於七月十九日發表：「最近將更有多數英空軍增援部隊，自英國本土來此，配置於遠東各空軍基地」。此外又擬美蘇合作援渝，以新加坡空軍之一部，計五中隊，百三十架機，將移駐貴陽成都及其他內地空軍基地，美國亦派遣航空技術員前往重慶，英並與美國向泰國提出要求，努力妨害自泰越向日本輸送重要之物資。她更與美國同時封存了日本在英國的資金，並通告日本廢棄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其他如馬來水域禁止夜間通航，澳州民船奉令哨戒協助海軍工作等；都是對日本不利的措施，都是使太平洋的空氣日趨緊張的因素。

英美各積極備戰的態度，主要意圖，悉為防止日本的發展，日本今後應付的態度，實堪注目。日本內閣情報處長貴志氏在蘇俄發表日本海鄂爾庫次海為危險區以後稱：「蘇俄此舉，係一不愉快之事」。又日本海軍發言人警告稱：「如果海參威採取反日行動，則日本將發生新危機」。對蘇俄的態度，當然顯露不滿的意思。對於南洋一帶美國之佈防，日本各報無不大肆抨擊。日日新聞稱：「日本

將毫不猶豫克服南進之障礙。」朝日新聞稱：「若局外人企圖阻礙南進，則日本將被接受挑戰。」態度尤為積極。雙方這種劍拔弩張的姿態，使我們對於太平洋上的安全，不能不發生很大的疑測。

自從荷印的問題決裂以後，日本南進的目標漸漸的又轉移到越南，英美近日來緊張的情緒，也是為阻止日本這種行動實現的。二十六日正午日本政府發表日法兩國政府意見完全一致，要確保安南領土而採取共同防衛的聲明。到二十九日日軍根據上項共同防衛安南的協定在當地官民盛大歡迎下就開始登陸了。日本這種毅然決然的態度，實在令人欽佩 不過美國是不是要實踐羅斯福與海長諾克斯的豪語呢？英國是不是要貫澈她的已往的主張呢？我們也不能不發生很大的疑測。

六 結語

自日荷經濟談判決裂以後，英美在太平洋更加緊其作戰準備，企圖阻礙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企圖破壞日本樹立大東亞經濟共榮圈，就目前的緊急情勢來看，英美對於日本愈益加重其軍事的經濟的壓迫，縱令日本深願繼續保持太平洋的和平空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日本的海軍雖然足以對付英美在南太平洋上的活動，亦須考慮其一國的力量，究竟孤單一點。這時日本的態度和應付日荷談判剛剛決裂後的態度，或許稍有變更，也就是說，或許不以整個南洋為對象了。所以說「和平固難實現，而戰爭也未必有偉大的場面」。不過，南洋一帶中國的僑民很多而且擁有巨大的經濟權益，我們站在東亞聯盟的基礎上，我們應與友邦共同保衛太平洋之安甯。

荷印的軍備與經濟

查波拉華原著
陳士銘譯

德國佔據荷蘭，及荷蘭政府亡命到倫敦以後，荷屬東印度的立場，極爲特殊。荷印在去年五月十一日，已參加英方的戰線，對德作戰。荷印因爲與德國不相融合及實際上制海權已落諸英國之手等緣故，以致不能發揮其軍事行動。荷印的參戰。適值日德義三國同盟宣告成立，以是荷印與日本的關係，極爲微妙。

然而，軸心陣營與民主陣營，對荷印經濟上的關心，與日俱增；進而言之，荷印也就是民主與軸心的大藥庫，同時也是南太平洋危機的焦點。據紐約泰晤士報特派員加倫達氏，於去年八月訪問荷印時聲稱：荷屬東印度就是全東亞的一大活火山。試觀荷印政府的政治上各種政策，雖然荷印已宣佈參戰；但實際并未作何軍事行動。現在荷印的局勢，似正在徬徨不定之中。在此期間，可以明瞭是逐日在抹馬厲兵，以作軍事上行動的準備。

荷印本身的軍事實力，非常脆弱，國土是由無數島嶼集合而成，國防線最長不過數千公里。因爲世界航路錯雜，時常發生糾紛，所以荷印政府頗感棘手。加之，日本南進政策的發展，及日本屢次聲明，荷印也包括大東亞共榮圈內，於是荷印的國內空氣，更見忐忑不定。

荷印着手國防問題，是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按荷蘭政府，曾在一九一二年成立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就是（一）犧牲注重陸軍，特別擴充海軍，以足以維持荷印的中立。（二）政府應放棄注重增強爪哇一島的局部國防計劃。荷印殖民部長主張，負有國防上重任的就是陸軍，并不是海軍；當時因財政上不能允許防禦全島的陸軍，所以只有僅強化爪哇一島的國防計劃。然而荷蘭本

國派來的殖民地軍，不久即改編爲大民兵軍的輻軸，故不得不追加兵役義務的新條項。（如印度國家規範第一百六十七條）。

世界大戰以後，荷印與荷蘭本國同樣要強化國防，但并不能維持當時預定的軍備水準，於是荷印的海陸軍，不得不縮小範圍；最近因爲太平洋的危機迫切，荷印不得不注視到本身的防務。在一九二〇年的當時，荷印曾設東印度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國防計劃，就是以荷印不加入太平洋戰事爲前提。

荷印的國防計劃，是期待外援和先有足以防止敵人侵犯的抵抗力。當時一般人對荷印的海軍擴充案，極力反對，結果，海軍擴充案終於在一九二三年流產。政府於一九二四年復又提出海軍案，不過其規模較以前爲小；其主旨是保障荷印領土完整，維持戰時中立等。此次的海軍案雖得人民議會贊成，但亦無所進展。

爪哇及斯瑪特拉農民，在一九二七年初旬發生暴動，此時荷蘭政府方感到荷印國防問題的必要。其最着重的就是防止國內的勞農階級革命運動；第二就是履行國際聯盟

組織的國家——荷蘭軍事上義務。第二點是協助國際聯盟對侵犯國家軍事上制裁，同時并在列強之間，維持嚴重中立。

概括的說第一就是陸軍的任務；第二就是維持中立，爪哇的陸軍，向例是由海軍支援的；而其他各島，則是海軍力薄弱之處，是由陸軍支援的。所謂脆弱的地點，是指石油工業中心地巴利克班，達拉坎等地區，政府基於此項原則，特將具體案，提交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的議會。同時又提出龐大的預算案，以期早日實現。

關於此項計劃的融資，至一九三一年便遭遇困難；這困難就是荷蘭本國與殖民地間，發生極大的對立。當時東印度政府的軍事費總額，是一億四千萬基爾達（荷幣名），其中并包括給予退伍老兵的年俸。荷印的國防計劃，尚未經過東印度人民議會的贊成，加之，海軍建設業也竭力反對，因爲政府的國防計劃仍以陸軍爲主，他們的見解則是海軍即荷蘭帝國的財產，雖然荷蘭本國與荷印各有獨自的軍隊，但關於建設海軍的費用，仍是要由荷蘭與荷印共同負擔的。

現在荷印對於軍事國防費，是負担六成，而荷蘭本國

，却是負擔四成。在一九三二年東印度人民議會，就主張荷印與荷蘭本國應平均負担軍事國防費才是。關於海軍建設問題，東印度人時與荷蘭政府發生衝突，結果至去年初旬，荷蘭政府遂承認海軍在國防上的必要。荷蘭政府當時爲避免全部計劃失敗起見，特先行建大型軍型三艘，以俾在經濟上及各方面易於實現。現在據荷蘭本國洩露，關於荷印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國防費數額，列表如后：

（單位百萬基爾達）

年	數額
一九三五年	八三、七
一九三六年	九六、三
一九三七年	一〇九、五
一九三八年	八三、三
一九三九年	二一〇、二

東印度人民議會，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承認軍事費追加預算一萬萬基爾達以後，歐洲大戰發生後的荷印軍事費，顯已膨脹；僅一九三九年的通常預算，已由一億六千五百八十萬基爾達，增加到一億七千六百十萬基爾達。若加之追加預算，則實達二億五千七百十萬基爾達。本年度的軍事費，共爲三億二千二百四十萬基爾達；其中屬於陸軍者，約爲二億二千九百二十萬基爾達，屬於海軍者，則爲九千三百二十萬基爾達。

荷蘭政府，爲恐懼殖民地的暴動，特於一九三九年實施擴充荷印總督權限的各種法律；因此總督可於其權限範圍以內，執行其國防上或經濟動員上的任務。總督在其執行任務時，得要求地方行政機關各企業及陸海軍關係方面，予以支援或協助。其任期爲六個月，在其任內若不發生戰爭，得再延長其任期三個月，同時亦設置特別政治機關，以爲補助統治殖民地的總督機關。

德國征服荷蘭以後，荷蘭帝國即採取其第二步辦法；這種辦法，也就是將與荷蘭有莫大關係的少數大公司、移轉巴達維亞。所謂大公司者，係指荷蘭商業銀行，荷印商業銀行、荷蘭商輪公司，荷蘭殖民地石油公司，及荷屬新幾內亞石油公司等。因此，巴達維亞遂成爲荷蘭及荷屬東印度的經濟上、財政上中心地。

荷蘭本國潰滅以後，荷印即繼承其經濟上，政治上的任務。按荷印總督的政策，自德國控制荷蘭本國以後，就

於新局勢之下，搜集原料，開發富源。此外，并直接的延長荷蘭帝國主義的政策。

關於荷屬東印度的軍事實力如何，這是我們必需檢討的一大問題。據非正式資料謂荷印海軍，現有舊戰艦一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八艘，潛水艇十八艘，水雷艇四十二艘，其外尚有小艇幾艘。荷蘭政府的海軍計劃，是建造二萬八千噸巡洋艦三艘，（其中一艘，預定為一九四五年竣工。）油槽船一艘，一千二百噸潛水艇十二艘，掃海艇二艘，大型水上飛機十二架及可容四萬噸軍艦的乾船塢。

上項的計劃是否能實現？德國的報章詳稱：荷印欲把小股艦隊，演進為現代化的艦隊，殊非易事，其用意，不僅為此，尚欲以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來抵抗敵國海軍的進攻。此項計劃乃於德軍佔領荷蘭時決定；其運命如何，尚難逆料。

荷印海軍兵員八一％，是荷蘭人；東印度人為數極少，縱然某艘兵艦上有東印度多至三十％，但其砲門及重要部份，仍統歸荷蘭人掌握。

關於荷印的空軍，試觀其輸入數量，即可窺其大體。查最近的輸入，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為四十二架；一九三七年為四十一架，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為九十三架與一百〇四架；共計為二百八十架。其中一百五十架為由美利堅合衆國輸入，其餘則仰給於荷蘭本國。英國機及德國機為數極少。一九四〇年曾向美國訂購轟炸機二百五十架；荷印的軍用機數量雖少，但民間航空非常發達。所以在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密林中，多隱現着多數飛行基地，飛機場，降陸場。

荷印人放蕩成性，以致陸軍組織上非常困難，荷蘭政府雖然於一九一七年曾實施關於兵役義務的法律，但是荷印軍隊的組織，完全類似傭軍。據最近得悉：一九三六年，荷印兵卒為三萬二千名；其中二萬五千三百名為土人，六千六百人為歐洲人。歐洲人的大部份係在荷蘭募集。指揮官為一千七百七十五名，其中一百二十六名，係荷蘭籍的高級軍官。

此種以殖民地軍為基幹的部隊，計有步兵二萬五千三百名，砲兵為二千五百名，騎兵航空兵尚不足水準，其確實數目騎兵為士兵七百七十六名；將校二十五名。航空兵

士兵為一百四十七名；將校四十八名。陸軍指揮官全係荷蘭人。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殖民地軍之外，尚組織一種民兵軍。民兵軍純為荷蘭人。

凡住居於荷印境內的十八歲至卅二歲的荷蘭人，不問在本國有無軍籍，必需有負加入民兵軍的義務。卅二歲以上者即編入預備軍。據可靠方面消息；一九三六年底民兵之數為一萬三千名；預備軍為一萬六千名。民兵可任意使用在海軍或陸軍中服役。

荷蘭因鑒於荷印獨立氣運成熟，遂將民兵徵集義務，普遍至土人。據傳現在荷印的民兵軍有約二千五百名；據德國方面稱荷蘭崩潰以前，荷印的兵力為四萬八千人。荷蘭駐東印度的人口為十六萬，婦孺較男子為多，老人大多歸返，所以德國推定荷印的民兵軍及預備軍兵力約為五萬。荷印全國總兵力，大約十萬人上下。於是荷印的國防，遂由荷蘭人與土軍傭軍所構成。

擁有六千七百萬人口的荷印，自徵兵制適用於土人以後，兵力顯著增加。若論及荷蘭帝國本國，實際上甚難顧慮到此項問題，因為在短期內動員，實施軍事教育，給與新規動員部隊的武裝等，雖屬困難，即政治上的尖鋒對立，傭兵中甚至與荷蘭軍內訌以及一九二六——二七年的農民暴動，一九三三年的軍艦擾亂事件等，都是荷蘭所感到難辦的問題。此時荷蘭政府為收服土人民心起見，特約言荷印謂待戰事完畢後，即對荷印加以政治上大變革

紐約泰晤士報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載稱：據巴達維亞特派員論稱：歐洲戰事，殊屬意外，荷蘭雖被捲入戰事漩渦，但荷印始終是效忠威廉米娜女王，於此種情形之下，完全與英國自治領同樣。荷蘭仰賴荷印所有的資源，達三百餘年。所以東印度民族生活、漸形低下。荷印的預算。在前次大戰以來，即顯示慢性的赤字；國債亦逐年增加。荷印的國債在一九三九年為十四億四千萬基爾達；即較前增加十四倍。

依據以上的國債統計，荷印國民每人應負擔國債二十一基爾達。荷蘭政府自本國被德軍佔領後，即努力死守此豐腴的殖民地，同時並公佈戒嚴令，更授權與荷印政府，在戰事期內，得有權干涉經濟等各方面。於是荷印的經濟，完全歸於國家統制之下。

荷印的國防支出，自然是支拙，稅率即日漸增加。荷印政府不問勞工階級收入的多寡，必需照政府訂章納稅。所得稅除了低率集團以外，平均約為四%以上。法人稅亦較前高出一五〇——二五%以上。歐戰以後的戰時所得稅，亦由三五%、躍為六三%、一九三七年訂定的輸出稅，在一九四〇年初旬亦提高到一%；而不久又漲到三%。

在一九四〇年的初期，荷印政府對錫，橡皮，金鷄納霜等戰略原料的輸出，都課以五%的特殊戰時輸出稅；對啤酒，煙草，煙葉等消費品，也課以極高率的消費稅。荷印的經濟，多依賴於世界經濟，所以荷印對外貿易，可決定其運命。歐戰發生當時，荷印的對外貿易，已發生極大的變化。因為潛艇戰以及英國對德經濟封鎖活躍等，歐洲市場致被封鎖。歐洲世界歷來是購買東印度的咖啡，茶，橡膠，錫等；而荷印所需要的機械，肥料，化學製品，染料及金屬製品亦仰賴歐洲市場供給，於是荷印的自國商品既受阻滯，即原料來源，亦自此斷絕。

茲將一九四〇年前半期與前年度的對外貿易額　列表比較如下：

（單位百萬基爾達）

	輸出	輸入
一九三八年	七〇四	四八九
一九三九年	七八四	四七六
一九四〇年上半期	五四〇	二九〇

荷印雖然始終是輸出超過輸入，惟一九四〇年的輸出較前年顯著增加。其中增加最顯著者，是錫，橡皮等戰略原料的輸出；椰子汁，咖啡茶，煙草等則適得其反。觀此貿易統計，一九四〇年前半期的貿易對方國家，顯已變更，輸出入方面自此亦由美國躍入第一位。

荷印在一九四〇年前半期的對美輸出額，是一億六千七百萬基爾達，較之一九三九年的一年間一億四千五百萬基爾達，已顯示增加。由美國輸入的貿易額，亦有增加，查一九三九年為六千四百基爾達。一九四〇年前半期為七千七百萬基爾達。於是一九四〇年前半期對美輸入增加二七%，對英輸入增加三一%。

美國購入了荷印的橡皮，錫，金鷄納霜；而將飛機等各種機械供給荷印　荷印商品對日輸出，較輸入尤多。但日本對荷印貿易，却是輸入較輸出為多。查一九四〇年前

半期的荷印對日輸出額爲二十九十萬基爾達，較前年同期，適增加一倍。輸入亦較同期間增加二〇%，即等于四千四百二十萬基爾達。日本物品輸往荷印者，大半爲紡織製品。

日本關心荷印，與美利堅合衆國同樣，就是要仰賴荷印的橡皮，錫，金鷄納霜等。日本尤所需要者厥爲石油。自美國航空用油對日禁輸以來，荷印供給日本油的消費額，達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所以換句話說，荷印就是日本唯一石油供給國。

爪哇泰晤士報於十一月十五日載稱：日本倘與盎格羅撒克遜國家發生事態，則日本海陸空軍的必要石油製品，除荷印可以供給外，世界上將無一處可滿足日本的需要。

按石油及航空機用汽油，均爲日本緊迫的問題。但荷印所產的石油，約八八%屬諸英美資本統制下。航空用揮發油，全部供給予英國，日本爲謀石油、橡皮，錫等戰略資源長期的供給，故繼續不斷的與荷印間進行折衝。

荷印自歐戰以來即將基爾達與金元聯繫，因此荷印的基爾達亦脫離世界匯兌市場，而參加真實的集團。英鎊較金元低落以後，純粹的集團國家，如荷印在五月至八月間物資輸入受惠匪淺，故荷印對英國，星加坡，澳洲，印度等國的軍需原料輸出，急遽增加。其時英國亦向荷印借受一億基爾達的信用貸款，以充作英國國防上之必要資金。英國爲收買戰爭物資起見，刻正對荷印進行融資。

（譯自八月十九、八月廿一兩日載上海每日新聞）

每月科學 第四期出版

頃接天津每月科學社來函，該社爲倡導科學作業，刊發『每月科學』雜誌一種，刻第四期業已出版。內有飛將軍訓練所隱形飛機原理及夫暑用冷氣機等篇。並附有寫真版戰事照片，科學新聞小文藝小技巧等，趣味濃厚。試閱一期，可寄角幣四角。社址在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云。

泰國問題與太平洋風雲

顧公任

一

六月二十日日本國民新聞就發表一篇很可注意的社論：題為「日泰應訂同盟」，其內容約略介紹於左：

『泰國居大東亞共榮圈之地位之重要，漸次明顯。茲略就泰國足以左右大東亞安定之地理關係考察之，其作戰上之地位，尤應重視。

假定泰國自解決與安南之紛爭後，即與日本締結攻守之同盟，則大東亞之形勢，將表示重大變化。而於太平洋之和平，尤有重要之貢獻。所以日本在有事之秋，方要求泰國供給軍事根據地，或獲得軍隊通過權，何若於事前締結攻守的軍事同盟，藉以把握將來之大東亞形勢變化，並確保東亞和平之為愈。如此，則泰國亦決能不辱使命，有所寄予焉！

現在泰國不能斷絕歷來依賴英國之關係，且仍為其重重壓迫所苦，則因泰國尚未脫離親英政策故也。然自泰越糾紛解決以後，泰國之親日，愈使英國之壓迫與誘惑，趨於嚴重。蓋泰國之向背，繫乎新加坡之能否保衛，其舉足輕重，實具有絕對的關係也。若新加坡因陸路受攻擊而不守，則英國在遠東之地位，勢必根本震撼。英國雖然一面拉攏美國海軍以為之助，或將馬來殖民地委託美國管理，奈新加坡於陸上遭遇敵人攻擊時，決無足以支持之理。為防避此患計，自須與泰國繼續其堅固之提攜也。

泰國之向背　不特立即繫於新加坡之安危，同樣的，亦與荷印之運命有關，且為操縱中國南海全部運

命之排機。而東經一百八十度以西太平洋之運命，亦由是以決定。此種情形之變化，使美國遠渡太平洋之作戰計劃，似非根本變更不可。於是美國對日本，又不得不放棄日本所不堯之政策。其結果，亦能對英國發生作用。由此可知日泰同盟，對大東亞之安定効力，何等重大。

泰國之地位，正如一楔，其形雖小，其力則大。而英美在東亞之境地，正如千里長堤，可崩潰於蟻穴之罅隙，乃勢所必然者也。英國對泰國之壓迫，可以視為當然。日本必與之對抗以期確實獲得泰國之親善也。』

此論文發表後一月，不意泰國問題，遂成為遠東時局之核心問題，雙方盤馬彎弓，劍拔弩張，大有危機四伏，千鈞一髮，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重讀此文，殊使我人分外感覺其親切而有味。

二

日本近衛新閣，由其成立姿態言，就未示其為戰時行動內閣。軍人閣僚的增加，政黨人物的退陣，表示日本已到了議論無用，不言實行的時期。南進政策的實行，是日本民族的願望，也是日本不動的國策。本來在歐戰勃發之際，法國敗降之時，實在是日本南進的最好時期；無奈日本因國內國外種種原因，不得不遷延之又遷延，慎重之又慎重，以至於最近。自德蘇由友邦一變而為敵國，英美蘇的連合行動，由謠傳而漸成事實。對於日本的前途，有莫大的影響。日本在撲朔迷離的國際形勢的演變之中，作了暫時的靜觀；但是到底不能不作重大的決定。

日本維希共同防衛越南協定之成立，可說是日本在南太平洋重大的前途。除越南之食糧、橡皮、煤、錫、及其他金屬對於日本有重大的經濟價值外，越南之南部軍事根據地，顯然在英美的馬蹄形包圍線之中心點，其軍略的價值，尤為重要。日本在此成立了堅強的海空軍根據地，可以攻擊英美馬蹄形包圍線之每一點。西貢海道距新加坡，盤谷，俱為六四〇哩。康瀾灣距馬尼剌也不過六四〇哩。如用航空路的直線距離計算，那麼從越南南部的空軍根據地起飛的機羣，可以用差不多的半徑距離，去攻擊，仰光

，濱浪嶼、星加坡、馬尼剌、香港、以及英國是設在緬泰邊境，馬來泰國邊境，婆羅州的許多空軍根據地。反之越南南部的根據地，自然也可受英美各根據地空軍的集中攻擊。所以日本之取得利用越南南部根據地的權利，可說是英美對日南方包圍線的心腹大患，但是，一方日本如以取得越南的共同防衛權力已足，而戛然以止，那麽日本的進展，仍未脫出英美的囊中，而根本未能說是南進政策的成功。

由此說明，可知日軍進佔越南，英美雖然現出萬分的恐懼，但尚不致引起太平洋戰爭。同時英美一定運用種種手段，以阻止日本的更進一步。一方日本也決不能以進佔越南為滿足，必謀其第二步行動的實行。

我們不可不知道：越南的更大的價值，為對泰國施用壓力之便利。

自泰國親日態度，逐漸明顯之時，英美對泰國的壓力，也漸漸增加。泰國在美定購之飛機，在菲列濱被扣；泰國燃油在英美箝制之下，感到缺乏；泰國米糧出口銳減，更進而影響及於整個農村以至都市經濟；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所以在親日的空氣濃厚之時泰國的經濟使節，反不得不南下新加坡，與英國及荷印商討商務問題。

後來，太平洋的風雲，是在逐漸成長，泰國周圍的氣壓，是在逐漸降低。新加坡的佈防，由海空而陸，馬來聯邦陸上的佈防，北邊與泰國接境。緬甸的佈防，東邊與泰國接壤。海上的佈雷區域，及於新加坡至曼谷之航線。這線泰國就在英國的強大兵力之三面的包圍之下。於是泰國的軍事使節，又得不南下而參觀英國馬來半島的防務。

泰國的態度之豹變，日本是不能坐視的。不特不能坐視，而且日本非在泰國取得堅強的保證與充分的便利，是不能滿足的。

三

最近泰國問題，已成為時局的焦點了。這南洋唯一的獨立王國，正與太平洋的風雲，發生密切的關係。泰國似乎已取得了遠東巴爾幹的可悲的地位。據最近傳來消息：正顯出山雨欲風滿樓之形勢。

（一）倫敦一日路透社電：路透社外交訪員聲稱，若以

泰國而論，遠東局勢，似正日見具體化。據此間所接消息，日本顯然曾向泰國政府提議，以老撾全省之安格哥爾古城，交換泰國橡皮，錫，米之獨佔，及使用若干海空軍根據地之權利，換言之，此項提議中之辦法，將與甫經締結之日越協定，甚相類似。不過其出發點，略有不同而已。倫敦及華盛頓對於各種發展，現正加以密切之注意。

(2)新加坡三日路透社電：此間認為泰國局勢，極為嚴重。並以為曼谷傳出之消息，意義頗為重大，因其已明白表示泰國鑒於日軍集合邊境，故必須以現實為前提，苟美國或英美兩國不能保證泰國之獨立，則事勢之推移或將頗迅速也。

(3)盤谷三日路透社電：泰國尚未接到日本之正式要求，然以泰國承認國府與滿洲國為目的之非正式談話，正在進行之中。如承認一經實現，事態定將迅速發展，泰國自覺處於孤立地位，且泰國為一弱國，對於時局不得不作現實觀念。是以泰國惟有竭其所能，結歡鄰國耳。

(4)華盛頓七日合衆社電：此間負責方面宣稱，英美曾以平行照會：敦促泰國對日本軍事根據地之要求採取堅定立場。又言：英美兩國曾允許於日本進攻泰國時，以軍用品予以接濟。

(5)東京七日合衆社電：在日本四週所受之封鎖加緊聲中，戰爭之狂熱，已開始蔓延日本全國。全國現正集中注意：日本將如何突破包圍。報知新聞宣稱：日泰間之新經濟協定，已係反抗英美之威脅及壓迫之定時炸彈。同盟社發表一西貢消息：謂該處之日本官員，絕對確信泰國現時將全力與日本之新秩序合作。又謂日本官員，曾警告泰國，勿再踏倚賴英美援助之國家之覆轍。並謂泰國應効法越南云。

這幾則新聞，不論其真實性之如何，然而可見泰國問題，正在急速地趨於嚴重之中。

太平洋風雲，照目前形勢看來，泰國問題比較海參灣問題更有決定的意義。理由因為，無論泰國或海參灣，日本如作進一步的行動，都有引起太平洋戰爭的可能。因為

泰國有決定新加坡安危的力量，同時也可直接地衝破英美對日馬蹄形包圍線的大部分據點。

泰國問題，日本爲實行南進政策起見，英美爲維持他的南洋及遠東的殖民地與權益起見，二方都需要先發制人。因爲英美如進佔了泰國，對於日本在南方的整個地位，有莫大的危險；同時日本如取得泰國的合作，那麽，突破英美南方馬蹄形包圍線，無疑有充分成功的希望。

所以，泰國問題，無疑正在決定太平洋的風雲。

四

由上，對於泰國問題的本質，已加以淺薄的分析。最後我們處此風盲雨怪，浪驚濤駭的太平洋現狀之下，對於泰國問題的發展，不能不有如下的希望。

(1)泰國不能忘記自己在東亞的地位，同時希望他們爲自國之獨立與自由起見，盡最善之努力。世界上沒有只依仗外力的國家，可以得到獨立自由的道理；同時也沒有完全孤立，而無親密的友人的國家，可以維持獨立的道理。

(2)泰國如其迷于英美的一時的威脅利誘，而忘記了他們侵略主義之本來面目，結果泰國一定爲英美的利益而犧牲。如戰事一經開始，被英美麻醉利用的國家，常有不能自拔的危險。非至于國土破碎，人民塗炭而不止。

(3)用最迅速的方法，加入東亞集團，太平洋戰禍，或許反可不致爆發，那麽泰國漸能逃避厄運，即如太平洋戰禍，因之發生，主戰場不一定在泰國，泰國的受難程度，或可減輕。

(4)泰國以東亞共榮圈之一環的地位，加入東亞集團，可說是還歸本然，極爲自然。如其與英美勾結，違反東亞民族本然的希望，那麽認賊作父，未免貽譏萬世。

(5)泰國苦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久矣，現在正是脫離羈絆的最好時機，不可不努力奮鬥。泰國經濟金融方面，英國之壓力雖大；但在太平洋的風雲險惡中，泰國已不是用彌縫遷延之方策，模稜兩可之態度，所能使自國的處境好轉。相反地這種

態度反可使局勢更壞　所以泰國現在採用最勇敢的措置，或許最爲安全的方法。

(6)如其泰國優柔不斷，視國外壓力之大小，以爲俯仰，或國內分成二派，各勾結一方以相鬥爭，結果必遭亡國之慘，陷民族於萬劫不復。所以更希望泰國國內精誠團結，洞察局勢，以突破難關。不但安定了泰國，且希望因此安定了太平洋。

(7)華僑在泰國，無論量的方面，質的方面，俱屬不可忽視。泰國際此危局，尤望政府毅然改變近年來歧視華僑的態度，以期風雨同舟，行患難相助之實。

(8)希望與　國府迅速成立外交關係，俾克攜手同進，以渡過此太平洋的危險時期。

三〇，八，一〇，

美國在伊朗之活動（續完）

胡碩美譯

漢拿古（Halakn Khan）是德黑蘭政府的一位財務行政員，當他在伊斯發享（Isfahan）省，中央財務局的任內，一共短少了十六萬奚門，而被牽連在私吞公款的案內，（一九三〇年發生此案）經德黑蘭政府的主管當局，發覺了以後，他便與其他的同犯者，同時撤去了職務，並且被德黑蘭的地方法庭，判決永不再於政府的一切直轄機關裏任職。當時我相信他一定還得要受刑事上的審理，然而事實上，却並沒有如此，他在被法庭判決了以後，就輕輕地恢復自由了。他自己在當時的法庭上，並沒有否認他的罪狀，也沒有友人和他辯護過，所以他雖然不是主犯，然而由此也就可以證明他的確是犯了刑事的案件。

美國的財務人員，在伊朗的工作，其最前提的目的，無非是想改造伊朗人民，輕視公款的心理，因為他們的本性，就是不甚廉潔的，而抵抗懲罰的舉動　更是勉強的行動。美國的財務人員，努力使這一種紊亂如麻的帳目，能夠比較的清晰，以免除短絀，同改革伊朗財政界的一切陳腐，和不良的制度，使公共的道德、能夠隨之增高，然而他們卻堅持着己見，而不能夠明瞭政府同國家的觀念，像這樣的一種情形，便是德黑蘭政府所有危機中、最大的一種危機　若是一旦美國的僱員，撤退了以後，恐怕所有建設的新制度，會完全給他們的破壞了

有一次，在一個正式的宴會上，有一位新到德黑蘭的旅行者，他很坦白地，請密爾斯波解釋　關於他們辭退了以後是否有良善的結果。他當時是這樣的同密爾斯波說：「伊朗的官吏，在你們離開了伊朗以後，是否將要恢復了你們所改革掉的腐敗同紊亂的情景呢」？密爾斯波當時是

這樣的回答說：「在最不良的場合，也許是會如此的，不過，我想他們也許會得着些成績，至少他們可以看得出，有秩序的行政，使國家的財政上，會增加了新的統一和效力。在他們的中間，雖然也有些人，對於我們是表示不滿，但是也有些人，會感覺得這是滿意的，說不定，更有些人或者會因此而影響到將來的努力」。

如果是真的，伊朗的人民，能夠改變了他們歷來的，對於國家的觀念或者是了解了，政府的錢財是應當屬於人民全體的，這樣方才可以算是美國的財務人員，在伊朗服務的功績。他們曾經耗費了許多的精力，使政府的預算與各項稅收，能夠均衡，改組了內政服務制度，以加强其行政效率，同免除稅賦上的各種弊端。然而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建設，恐怕在美國人員離職的時候，便會將以前的一切新建設，一概破壞無遺，像這樣的一個日子，是終於避免不了會來的。倘若他們在服務的期間以內，的確是有這一種心理，或者是觀念上的改進，使伊朗的人民，有了廉潔的基礎，也許可以說是美國人員，曾經幹了一件有功的工作，而沒有辜負了德黑蘭政府的期望，這一種偉大的工作，在伊朗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不過，我不敢相信，這是十分可能，只有時代會告訴我們。

美國的人員，除了在德黑蘭政府的機關以外，在全國人民整個的表現下，遇見了伊朗民族性的現象，他們在私人同家庭的關係之間，是抱着所謂至上的真誠和善，同幽懷的態度，實際上將社會和政治道德的基礎，一概掃除無遺，輕公重私的觀念，不但存於每一個伊朗徵稅員的心中，就是伊朗的付稅者，也是同樣的懷抱着這一種心理，而且還要更為深刻些，在伊朗的人民談話間，常常可以聽見他們在敘述着，各色各樣避稅的技巧，在歐西或者是美國，沒有一個人會承認逃避應付的國稅，不是一種犯罪的行為。係在德、法、美、的幾國當中，近幾年來雖然也有與這相類似的事情發生，但是大家對於這一種事情的發生，都是認為是一種極可恥的事。

一九二九年，伊朗全國的避稅現象，可以算是到達了最高點。窮困者——像別處的一樣，付他們的賦稅，而有錢財的，便設法規避 所以在伊朗的議會裏，常常窮者愈窮，而富者愈富。國家的財富，完全集中在少數家族的手

裏，這般家族，便是統治了伊朗好久的貴族階級，就是一直到現在，他們依舊還是擁有着那一種勢力，這一羣特殊階級的人們，享有着金錢同勢力，並且時刻設法免除國稅的担負，他們並且免除國家的服役，有許多不幸的遭遇，像火災，暴風，和飢饉等。許多的地方，他們在稅册和行政上舞弊，以逃避國稅的繳納，在有的時候，竟會毫無理由的不繳賦稅。

美國財務人員在剛蒞任的時候，財務行政是這樣的紊亂，幾個月裏，誰付過了稅，同誰沒有付過了稅，絲毫都沒有稽考。並且繳稅的人，根本也就不知道他們應繳的數目。在一九二七年中所有的案卷和稅册，都統統地不知去向，所以無論是誰，都不曉得在這一年中的稅款，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情形。密爾斯波博士認為這是德黑蘭政府行政官吏的劣根性，他們將國家的稅收，認作他們的私產，而各自瓜分了。

事實已經很足以證明，許多的伊朗富人，往往祇費極少數的稅款，或者是竟一毛不拔地絲毫不付。所以美國的財務人員，在蒞任後的第一個努力，便是在收還以前所有的欠款，他們抱着這樣的一種原則，每人在每年，應當付還政府，他欠積政府稅款總數中的幾分之幾，一直到清償完畢了為止。凡是欠稅者，當時都接到了這樣的通知，並且李查王（Reza Shah Pahlavi）也允許以全力援助這一種計劃的實施。

我有一個相識的，所謂「伊朗的特殊人物」，他曾經運用着天衣無縫的技巧，終身的欺騙着政府，如果不是美國的財務專家，被雇用從事德黑蘭政府，所有一切稅收的整理，那他也許會依然繼續的進行着這一種欺騙政府的勾當。他的漏稅的手段，是異常的高妙，而且計劃得也異常的周密，使別人簡直沒有方法能夠證明他是不付政府一文稅款的。當他年輕的時候，——這已經是許多年以前了，每年在繳稅的時候，他總是持有着一種紙據，證明他已經是繳付過賦稅了，或者是可以豁免的，使人不會注意到他還是沒有付過一文的稅款呢？他並且還將他全國財產，計劃同分派清楚，以表示他是絕對不逃避絲毫國稅的，而他自己的收入，完全是付過了國家的賦稅，同其他一切必須的開消，後的剩餘，他是完全合法的。所以政府派去的調

查員，對於這一種嚴密的漏稅，也就一句話都無從說起了。

有兩件事——都是感覺的並不是感情的作用——美國的管理員，在徵收他們已往所有的舊欠的時候，告着了成功。第一件事，便是關於著名的伊朗社會上的闊人散配塔．(Sepahdar-i-Azam)他是一位極值得注意的老人，在李查王政變以前，他是曾經任過伊朗政府的首相，他是從來沒有在他那巨大的財產內，付過一文的國稅。在德黑蘭地方人們都把他叫做散配薩拉，(Sepah Salar)這一個極不入耳同極不名譽的綽號，是他在攻太不利斯(Tabriz)時，所獲得的，當他正在進攻敵軍的時候，趁着紛亂的當兒，私自盜了國家的財富，後就獨自一個人，溜出了軍營，投降了李查王，而李查王雖然是一再的接受了他所送來的禮物，但是因為他有反責在身，所以始終沒有重用他。當許斯脫氏(Mr. W. Morgan Shuster)在德黑蘭管理財政的時候，他便不時的與他發生了摩擦，等到美國的財務人員，接任了以後，更與之發生了錢財上的衝突。他在十年以來，便時刻預備着，以最大的壓力，來反抗這一種新興的勢力。

散配塔同美國的管理員，好久為了他的納稅問題，而爭持不下，後來美國的管理員，獲得了李查王的支持，曾經同他簽訂過協定，但是這位貴人，不久便自食其言地破壞了成議。密爾斯波博士見他絲毫都沒有付還積欠的誠意，於是便以高壓的手段，下令沒收其所有的財產，這樣他方才開始感覺得恐慌了，但是他依舊固執着己見，在德黑蘭的政府裏同一般上流的社會上，散佈了許多利已的空氣，果然伊朗的上流階級，以及一般的官吏，都受了他的欺騙，而對他表示同情，大家都認為密爾斯波博士的這一種舉動，未免是太行嚴厲了。法馬曾經告訴我說，伊朗的人民，為了這一件事，都堅決的表示不滿意於美國的管理員，他們的辯詞，都以為散配塔已經是一個年紀很大的老人了，而且他曾經經過了許多政府的贊許，認為他是一個從來沒有過失的 標準的伊朗人。

當時密爾斯波博士所沒收的，散配塔的全部財產中，包括着農村鄉莊裏的資產，和他的府邸，其中有一個別，叫做「樂園」，是我所最不能忘懷的，這是我在伊朗

所見到的最富麗的一所建築，也許是世界上，鄉村裏最講究的一所房屋，其中有一間廣大的房屋，完全是用最精緻的雲石造成的，而且裏面陳設得也極其富麗，我幾乎像身入畫中，而不相信這是人工製造的。另外還有一間，完全是鋪着明鏡，這一種房屋，是適宜於一個不能自制的瘋人，或者是一個電影明星的。他的偉大瑰麗，奪人的心神。這一位老人的幸運很好，這一所華麗的別墅，是從來沒有讓別人佔據過，在這屋子的外面，是由一個極荒蕪的，生滿着亂草的田園掩蔽着，有無數的蚊虫，整日整夜的在那兒聚行宴會，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找見他的華屋，就是李查王也從沒有占據他的想像過。

散配塔的故事的結束，那時我已經離開了伊朗，在密爾斯波博士的通訊當中，他將這事的結果，告訴了我，竟使我大吃了一驚，當美國的人員，堅持着付還積欠的稅款的時候，當然是給了他許多的懲罰和損失，但是這一種極微的損失，在他的全部財產中，就恍如九牛之一毛，那樣渺小得可憐。然而這一位吝嗇的老人，竟為着這事，而於一九三二年八月裏的一個夜晚，在一家大的旅館裏，很勇敢的自殺了。

還有一件事，也是美國的管理員，為了要徵收國稅，而發生的問題。那便是同內地亞省，（Nadir）摸罕麥留的首長茄雜爾（Shiek Khazal of Moharmcrah）的協定，這一位摸罕麥留的首長，我記得是在加冕典禮的熱狂和歡欣中，拖着阿拉伯式的長袍，彷彿是像一個遇着有喪事的人似地，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他已經同意付一大筆的欠款，給德黑蘭的政府，似乎還僅僅只有他積欠的總數的一半罷了。其實在他們這樣大的家財中，少掉了這樣的一個微小的數目，真算不了甚麼，就好像沒有這回事的一樣。不過，他所感覺到的不幸，並不是在稅款，倒好像是美國的管理員，越俎代庖地奪去了他的自由，而屈服在李查王的面前，像這樣的一種情形，也許有一天會遇着他去自殺。這一次，雖然他是恨極了管理員，但是他卻沒有散配塔那樣的智慧，所以始終只有他獨自一個兒，在那兒像唱獨脚戲似地，發洩着他的怨氣，卻沒有人對他有同情的呼聲。

美國的管理員，對於這兩件特殊的事，雖然可以說是

奏了功效，而使他們屈服了，但是這並不能算完全能掃除逃稅的積弊。這一個問題，是如此的複雜和紊亂，並且舊有的賦稅制度，依舊是原封原樣的存在，在這短短的四年中間，是決不能夠將之澈底清除而全部解決的，因爲這一切稅款的弊弊，完全是由於舊有徵稅制度，存在的原因。各省的美國管理員，都是以舊有的稅冊，作爲收稅的標準，而這一些稅冊，都是陳舊不堪的。（有的已是七十五年或者是八十年以前的表格）而且大半都是暫行的性質，有時候，國家徵稅錄上的鄉村早就已經於五十年前就湮滅了，有的新村，却並不向之徵稅，還有許多的鄉村，已經是發展和擴大，或者已經是較原有的範圍縮小了。舊有的標準，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再行適用，而增修原有的舊例，又必須要有正確的調查和統計，這樣方才可以去實行。所以美國的管理員必須等待着完備的新稅冊產生，然後方才可以去對症下藥。

新徵收稅則是由麥及立斯（Martilies）者，開始調查，而現在正在進行中，這一個重要的工作，預定在伊朗一三一六年的新歲，（西曆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一定可以調查完竣。如果美國的管理員，到了那一個時候，依舊還是在職的話，那末，必定會有新發現的結果。這個整理完成了以後，逃稅便不容易了，並且可以便利節制財政官吏，而不會再像現在這樣的難於約束，伊朗的徵稅員，同逃避了各種稅則。

在伊朗所有的稅收裏，最重要的，間接納稅的原料，便是鴉片，煙草，和火酒。鴉片是農業中，最好的貿利貨物，而在伊朗的境內，大半都是種植着這一種原料，政府徵收好幾種的稅，（除了土地的賦稅以外），完全是看他節制這一種實業的本意。按照德黑蘭政府的規定，凡是伊朗領土內所出產的鴉片，皆必須要儲入公家的棧房內，待付過了稅款，由政府蓋上了印章以後，方始能夠出售。但是鴉片避稅的情形，是和其他一樣的普通，至少有一半的鴉片，是不入政府的堆棧，而不付稅款的自由推銷。密爾斯波博士在獲得了李查王全力的援助以後，便毅然決然地，實行整頓鴉片的稅務，在一九三○年的夏天，終於是不顧一切的困難，而進行改革了。本來這就是一件極困難的工作，尤其是在伊朗，要想將所有的鴉片，全部集中於一

手，那更是困難裏的困難工作，因爲在伊朗，是到處自由地流通雅片，可以當作工資和禮物，有幾處竟同貨幣一樣的通用，於市場之上，如果要想使種戶將雅片送入政府的堆棧裏，那就非得用高壓政策強制其實行不可了。在伊斯發享地方，有一次發生了騷擾，美國的管理員，利用了李查王的軍隊，方才平息了那一次的風波，而他們也就不敢再行蠢動，因此，雅片的稅款，也就漸漸的增加了。

關於伊朗徵稅制度，許多的困難，密爾斯波博士在他自己所著的，「美國人員在伊朗的工作」一書裏，已經解釋得很詳細，這兒實在是無庸再多費筆墨了，而這一種不良的制度，在現在已經改革了許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稅則，便是在一九三二年二月裏，所修正的麥及立斯道路稅，廢除了不少陳舊和麻煩的稅收，像城市間通行的入市稅，（即由一城市，往鄰近的另一城市，須納相當的稅款）和行走公路的「通行稅」等，在這一條新律中，並且明白的規定，不許由市政當局，向人民索取所謂「捐款」。此後，市政的管理，無論是經濟，或者是行政的方面，皆一併歸屬於密爾斯波博士的行政範圍。

無論是任何的一種改革，當然必須要有明定的法律的，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密爾斯波博士開始討論着議會討論的重要。在這一年，他編製整個預算的時候，將稅則改革，一併列入，一共廢除了二百多種陳腐和無用的稅收，另謀正當的收入，經過了三個月的辯論，這一張預算表終於是被否決了，再行修正，因爲若是照這樣的預算實行起來，將要使政府的收入，過形減少，而在這幾個月的期間，除了用賒欠的方法以外，政府便將要沒有開支，所以這一次的改革，無論是在任何的一方面，皆是必須要慎重地進行。

一九三四年三月同五月裏，密爾斯波博士所提議的新稅則，終於是在李查王的援助下，而全部的被通過了。他不情願伊朗的帝國銀行，有冒險的政策，所以設法新的收入，而由首相贊助，李查王運用了他底鐵腕，努力於兩天內，設法通過了第一種稅則。（煙草稅）一個月以後，密爾斯波博士的第二個提案，又於李查王的支持下，而被通過了，這便是關於糖同茶葉的，專賣的稅則，以預備作鐵道建設的費用。另外還有火柴稅的徵收，以供全國衛生事業的發展。

美國在伊朗財政管理的人員，一共有十三人，除了密爾斯波博士外，像麥可麥克氏，担任國稅收入的事務。麥克開斯寇担任總司庫，最近他是政府供給的主辦；李勒(Hngh L. Reber)担任會計，同披爾孫君，但任官吏服務的行政

各省的指導員，像何爾管理法斯(Fars)省，同南部的海港，台衛斯(Major Hong Dovis)担任阿坐排琴(Azerhaijan)省的財務行政。路蜜思(John Lomis)在高留孫(Khorassan)省服務，費志茜門(Fitzsimmons)在可門(Coman)省，考爾蒙氏(George L. Caleman)在德黑蘭省，鄧辣衛在苛門莎，(Kermanshah)荷門(Harold Homan)在寇齊司坦，(Khnzistan)和彭納佛爾在葛南省，担任財政上的指導。上面幾位指導員，所駐在的省邑，是石羅子，(Shiraz)太不立斯，馬許德，(Meshed)可門，德黑蘭，苛門，莎辣許斯脫，同阿瓦士。(Ahwaz)前列最後的一位指導員，彭納佛爾，最近已經被德黑蘭政府，任命為各省總稽查，他將要巡迴視察各省都會的財政事務，以報告德黑蘭政府。

另外，還有十三個比利時籍的管理員，由馬立託氏(Mr M. Lambert Molitor)——海關總稅務使——領導，而他是直接的，向密爾斯波博士負一切行政上的責任。美國人員，此後還有嚇斯格爾，(E. S. Haskell)一位優良的農業專家，他在沒有來到伊朗以前，是美國農鑛部的部員，在七月裏，他方才從美國趕到了德黑蘭，擔任他的工作。在夏季完了的時候，又來到了一位道路工程師，——馬利思君，(Mr. A. F. Moris)後來又有史比克斯氏，(Mr. Lohn C. Speaks)來襄助密爾斯波博士的一切行政事宜。

若是我們看到了一九三五年，夏天的結果，那我們對於美國人員的功績，只有讚嘆着；他們使德黑蘭政府的預算平均，並且還能夠有剩餘，而用來建設將來的公共事業，財政管理的一方面，也已經十分有條理的進行着，舊有的徵稅制度，在極慎重的考慮下，一一的審別過，避稅的事情，好久都已經不再發生，對於徵收員，同國稅的收入，已經有了統一的節制，無論是直接，或者是間接的稅收方面，都有相當的增加。德黑蘭政府所發行的公債票的價

格，也非常的穩定，而國家的信用，已經有了担保，同時，國富的考察，也已有了相當的成績。在農務的一方面，已經着手在改革同發展，使伊朗的主要原料，能夠增加生產。自從黑斯格爾氏的蒞臨，更迅速地向前進步了。末了，國內最困難的運輸問題，因為有專門稅款的收入，以供建築鐵道之用，並且有美國人員，在負責籌辦，所以這一切的問題，都已經有了順利的解決。

像這樣的一種功績，我們不敢相信，再有人會仇視美國人員，這許多的建設，可以為伊朗永遠造福，但是不幸得很，就是這一種政治作用的事業，也會引起第三者的敵視。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下，抱着決心去幹事，終免不了一種衝突，這一種政治上的衝突，也許是明顯的，或者是隱滅的，但是歸根的一條路，總是避免不開衝突的。所以美國的人員，處在這一種政治漩渦裏，——無論是願與不願——終要過着一種政治上的成見，必須在極困難的場合，以最大的容忍，來嘗試一下這一種不幸的誤解。

自從美國財政管理團，來到了德黑蘭政府裏任職以來，密爾斯波博士同他的助理人員，便極力的避免着混入這

一種政治的漩渦，在過去的時候，常常為了政治上的關係，而使改革財政的工作，到處碰壁，終歸於失敗。像許斯脫氏的被逼而去職，謝特定（Seyyed Ziaed-Din）同史密司，也因為受了政治上的影響，以致使他們不能完成了他們的工作。此外許多的人，都是遭遇了這樣的一種不幸的結果，所以在服務於公家事業的時候，不能夠太過於偏重事業的本身，必須要提防着政治上的糾紛。密爾斯波博士的才智，早就使他感覺得，要想使自己能夠立足於德黑蘭政府，而不被排擠，那就必須要立足於政治的場地，但是他的助理者，都認為美國人員的管理財政，是超出於政治範圍的。密爾斯波博士卻異常謹慎地，想到必須要有一種重要的政治勢力，作為後盾，以備需要上的應用。

我以為「政治」這一個名詞，是這樣的一種意義，凡是一羣人，或者是一個團體，結合着來作為主權上的競爭，那末至少他的目的，是在想分得政府裏一部份的勢力，在伊朗更不能是否認沒有這一種的現象。在過去有許多的組織，為了國外人的利益而鬥爭。換一句話說，他們衝突的背景，便是蘇俄同英國勢力的火併，在幾年以前，曾經

興起了一種國內的政治勢力，目的便是在使操縱本國的政治程序，而不受英俄，同其他歐洲勢力的贊助。這一個組織，就是「社會黨」，他們純粹是伊朗本國的勢力，可是不久便歸於覆滅，當一九三四年，舉行選舉的時候，他們的地位，在伊朗的國會裏，幾乎完全的失敗了。另外，還有一般教堂裏的首領們，雖然是不具體的有組織，但是在伊朗的國會裏，辯論起關於他們利權的問題起來，他們便結合着，以實行他們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七月裏，幾個有名的大地主，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便有保守黨，來作為他們的代表，以求政治上的勝利。

我相信密爾斯波博士的財政管理上的才能，當為他卓越的政治手腕所遮掩，人家都會稱讚他，整理財政的本領，是世界上的第一能手，可是他能夠在德黑蘭政府裏，如磐石般地，屹然立着，幹着使別人頭痛的工作，而不受絲毫政治的搖動，更可以稱是不易獲得的奇蹟。如果李查王一旦會和反對美國人員的勢力相聯合，那末，居留在德黑蘭的美國人員，恐怕在三天以內，將預備起行裝，以便回國了。可是密爾斯波博士，早就見到了這一點，他同李查王訂立了協定，將堅決的政策，來支持着他，或者是幫助李查王，當他在需要的時候，——這樣密爾斯波博士，便同時獲得了李查王的援助。

現在密爾斯波博士，在伊朗的攻敵，其勢力是異常的浩大，有的是貴族階級，並且包含着親俄的人物，他們是隨時的，都是在聯絡着。有的是教士，和社會主義者，或者是親英的官吏，如果這一些人物，同時的聯合起來，攻擊密爾斯波博士，那末，李查王不免也會附合他們，美國人員的財政管理的工作，其進行當然是不可能，而且就連活動的餘地，怕也都沒有了。有幾次美國的人員，假如沒有密爾斯波博士，卓越的才智，和幸運的環境，恐怕早已受了政治命運的判決了。有一次，密爾斯波博士為了人員的調動問題，他利用了內閣的屈服，而得免了一切的責難。還有一次，（在同一個夏天），德黑蘭政府，已經決定辭退美國人員，剛巧在這時候，德黑蘭發生了美副總領事因勃利（Robert Imbrie）被刺的事件，於是伊朗內閣，便又不得不重行考慮，以免引起國際間的糾紛。

伊朗國內勢力，反對美國財務人員最力的，便是一般

伊朗的貴族，他們並且利用着金錢的魔力，獲得了一般敎士們的援助，這一些伊朗的貴族們，已經是有着歷史性的享受着一切不應享受，而享受的特殊利益，這一種特殊的利益，便完全給美國的財務人員粉粹了。因爲美國人員，在到任了以後，便一反積弊，按照着國家法律的規定，來徵收國稅，所以要這一些人，受了逼迫，付償國家的稅款同積欠，而要這一些人，再對美國人員，維持着友好的態度，那便是不可能的了。他們除了有的時候，畏怕着李查王的覊束，總是不顧一切的，每件事都是阻止着密爾斯波們的進行，他們對於美國人員的批評觀念，是相當的複雜，有幾個雖然是公共的批評，但是他們學術同技能上的錯誤，一定是脫離不了政治上的動機，在我許多的札記之中，有兩個觀念可以看出這般貴族們的態度。

這便是法馬（Farman Farma 前任內閣的財政大臣；德黑蘭地方的首富）的意見，他說：

「當美國的財務人員，來到伊朗的時候，我們便希望外資，能夠隨着他們來到伊朗，以建築鐵道，建設國防，使國家能夠重再興盛，但是結果所遭遇着的是甚麽呢？我們受到了賦稅的壓迫，許多的田地都已經逐漸的荒蕪了，人民也比從前更爲困苦，而一點兒良好的結果也都沒有，鐵道始終沒有建築，公共事業也一點兒也都沒有開始，農業和工業，也同樣的沒有寸步的進展，我們這樣繼續不斷的，負擔着賦稅，除了支持着我們所不需要的那一種消耗巨大開支的財政管理組織以外，誰也沒有得到絲毫的好處，我曾經賣掉了許多的財產，因爲在美國人員的管理之下，絲毫都不能夠生利，他們祇曉得徵集稅款，以剝削人民，一些兒都沒有能夠利用外資以謀伊朗的一切進步」。

除了首當其衝的伊朗貴族，是懷抱着如上所述的一種不平的心理外，其他伊朗的上流階級，對於美國人員的觀感又是如何的一種心理呢？下面便是伊朗皇家高等法院的司法官杜馬塔茜（Teymortash）的意見，他說：

「我常常的對於美國人員，維持着友好的情感，並且有時還給予他們一種善意的援助，但是因爲他們的嚴厲，同不能夠了解伊朗的情形，以致引起了極大的反抗，他們想在高留孫省，（Khorassan）施行與寇齊司坦恩省，（Khuzistan）同樣嚴正的條例和法規，並且將俾路支，

（Baluchistan）當作德黑蘭一樣的施政，這就是他們不了解各省，是有各省不同的情形的，本地所持有的一切風俗習慣，是任何强力也都不能夠干涉的。我們還記得在寇裔斯坦地方，有一次，因為美國的管理員，不許他們的阿拉伯首領，按照着舊有的法律，徵收人民的稅款，而引起了極大的騷擾。他們並且有一種趨勢——一種危險的趨勢，就是將不屬於財政行政範圍的權力，由行政部，將政府各部的行政勢力，全部都歸入了他們一手掌握，他們每年曾消耗了總收入的四分之一，這是超過財政管理，所理應支付的數目」。

這兩種觀念，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法馬的反抗，是因為强制他納稅的關係。而在馬塔萬，則感覺得美國人員，在伊朗政府裏的勢力，是太漫無限制了。這兩種批評，是伊朗的上流階級，大半所感覺着的，而其中又有大半，是一種忠實的指摘，美國人員的確是失敗於沒有能夠去利用外資，以解決運輸問題的困難，但是他們怎樣能夠再比現在盡力呢？這也是無疑的財政管理的設施上，常常是憑着各種理想，忽略了實際，不顧各省風土習俗的差異，而的確是一種錯誤。然而經過了一再的改良，在最近已經消滅這一種現象了。

伊朗貴族們的反抗，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了，他們對於美國人員，所採取的一切措施，為了利益上的關係，常常是抱着敵意，他們在政府裏的實力，沒有再比這一次的堅强了，在上一屆的德黑蘭政府裏，位置的支配，便可以證明他們底堅固的勢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的第一個星期裏，李查王組織起一個新的內閣，很可以看出這是在英國勢力下的組織，由和善的馬斯托斐兒（Mostowfi-Mamelek）為領袖，他也是一位在德黑蘭地方，享有盛名的老地主，而他底內閣裏，大半的閣員，也都是一些傳統的貴族階級的人物，像伏賽闊（Vassug-ed-Dowleh 財政大臣），毛拍司，（Moghber-es-Saltaneh 公務大臣），貝得而，（Ba-der 教育大臣他是伏賽闊的內親），前首相阿脫不克（Atabacк）的兒子阿脫白其，（Atabegi 郵電大臣），和默索爾斯，（Massnres-Saltaneh 宮廷大臣）等，他們都是著名的伊朗貴族，同美國人員，是公開的敵人，除了首相自己，和軍事大臣查加爾，（Zo-

kael I Molk即福祿其Foroguhi)以外，在當時的內閣裏，是沒有一個閣員，與美國人員相好的，而首相又是一個向不聞問政事的名譽首領，同時福祿其也宣言放棄了公共的事務，所以在這時的政府裏，很可以看出，都是仇視密爾斯波博士，和他的助理者的。

密爾斯波博士的位置，在這樣的一種搖動的狀態之中，適足以使英俄兩國，在伊朗的勢力，日漸的伸長，伊朗的政治，如果嚴格的說起來，不是自主的，因為事實上，伊朗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蘇俄在北部節制着經濟權，同時，英國人也操縱着他的南部，這樣自然是避免不了各種政治上的糾紛，所以在戰前各政黨，必先要決定他們是附俄或者是親英的態度，在現在雖然已經是不能夠再行劃然地分開了，然而其中混亂的關係，反而變成更為錯綜複雜了。歐洲各種政治上的變化，雖然是不時的發生，然而這些變化，對於伊朗的政策，是決不會受着絲毫的影響的，像上一次大戰時，蘇俄大革命的爆發，結果雖然是帝俄政府被推翻，赤色政權執政，然而無非是改革些表面，實際上依舊是與帝俄時代，沒有絲毫的分別。記得蘇

俄的駐伊大使郁崙劣夫，（Mr. Yureniev）曾經在某一次招待記者團的宴會上，他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們的政府，雖然早就已經是變化了，但是我們政府的政策，卻始終是不會變化的」。

密爾斯波博士對於英蘇勢力，在伊朗所發生的衝突，是守着嚴格的中立態度，他是這樣的告訴了我，同時我也是這樣的信任着他，俄國人同他發生正面的衝突，自從他在德黑蘭的時候，便繼續不斷了，他們認為密爾斯波博士，是左袒英國的利益的，他們由他們在德黑蘭地方，所雇用的密探的報告，早就知道密爾斯波博士，是與美國的外交當局，有着密切的關係的，他的得在伊朗被任命為財政管理的領袖，便是因為許司（Charles Evans Hughes）的提議，而許司又是蘇俄政府心目中的死敵，所以蘇俄的政府，深切的相信，美國人員在伊朗管理財政，是由於華盛頓政府背景的作用，而且是英美勢力，兩重帝國主義勢力合作的結果，像這樣的一種存見，雖然他們是將之存在心頭，以解決各事，可是他們卻並不異常的堅持着，祇要是在不甚難堪的場合，他們往往也會以最大的容忍，來接

受一切要求的。所以當時蘇俄當局，所竭力攻擊美國人員的一點，便是說密爾斯波博士，和他的左右，到處同情於英國的行為，而與俄國的利益為難。

第一件事，使蘇俄感覺得不滿的，便是關於裏海漁權的爭執。因為這一個問題，將密爾斯波博士，與蘇俄的外交當局，陷入不斷的衝突中。漁權問題，可以說是北伊朗問題的焦點，在蘇俄外交政策上的主要點，便是主張在兩方面，都占着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裏海南岸，所出產的大量的鱘魚、是可以製成了最精美的魚子醬，這一種美味的食物，在蘇俄的商業上，占着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一種漁權，在蘇俄的掌握裏，已經快近百年了，自從一八七六年，他從已往的波斯政府，獲得了獨佔的捕捉權，到了一九一七年，蘇俄所有的全部財產，都成為國有化了以後，於是這一種漁權，也就為蘇維埃聯邦所繼續享有了。一九二七年，俄波協定在莫斯科簽字成立，蘇俄政府，除了裏海的漁權，因為是蘇俄的大宗利源，而繼續的保留外，其餘的一切權利，都全部的交還給當時的伊朗政府，並且在這協定中，更明白的規定，關於漁權問題的解決，容雙方後來再細細地計議。

蘇俄政府對於這問題的態度，可以從他們外交當局，負責發表的文字中看出。當我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從伊朗回來的時候，置在其他的文件當中，這一個解釋，可以認為是正式和負責的意義，因為這是從外長齊吉林（Chi-Cherin）所傳出來的消息。

「在一九二七年所締結的條約中，第十四條已經明文規定，蘇俄得繼續享有漁權的讓與權，為了經濟同政治上的拘束力，蘇俄政府當實現協定的效力，約文中，並且很清楚的允許，此權由蘇俄的組織繼承，不過為了要顧全伊朗政府的願望，蘇俄政府同意得有俄伊混合公司的設立，以發展雙方利益。但是這一種妥協，不久便發生了破裂，因為有許多懷着妒意的敵人，不斷地在實行挑撥，同伊朗政府猜疑不定的計劃，蘇俄政府不願再給伊朗政府各項保障，以證明不是將漁權，當作擴充野心的陰謀。不過，關於漁權的租讓問題，伊朗政府已經有正式規定的允許，他們在一九二七年所締結的條約當中，已經明白的承認了，而且現在蘇俄政府，不曉得他們是有一種甚麼樣的理

由，可以拒絕蘇俄政府的正當同合理的要求」。

密爾斯波博士來到了德黑蘭以後，在許多締結的條文中間，他以為蘇俄政府，已經是正式的承認放棄其漁權的繼有權，所以他們不能夠再行管理伊朗的裏海漁權，如果是為了要救助蘇俄糧食供給的恐慌，那末不妨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予以相當的便利，這就是承認條約中的規定，蘇俄得有統治這一種漁權或者是享受其一部份的節制。密爾斯波博士抱定了這一種見解，以來解決漁權問題，他始終不曾顧慮到蘇俄的額外利益，所以商議了好久，依然是一點兒結果也都沒有，蘇俄的要求，被否決着，雖然蘇俄仍舊是享有着捕漁權，但是這一個問題，仍舊不能夠算是已經有了圓滿的，合理的解決了。

我覺得密爾斯波博士的意志，還沒有蘇俄政府那樣的迫切，他雖然是決對不贊成這一種特權或者是讓與的，不過大家都曉得，蘇俄政府的意思，不僅是想保存着漁權，並且在他的可能中，他依舊是還想佔有着北伊朗的一切，所以蘇俄政府，雖然是一再的對外宣傳，說是他們情願放棄了一切，祇騰下了這一半的漁權，因為那是政府同人民，有密切的利權，其實這都是一些官面的話，實際上，決對不會是如此的。密爾斯波博士祇能夠對德黑蘭政府盡職，所以他決不能夠再為蘇俄的特權而努力了。像在高留孫，阿生排琴，和葛南省的美國管理員，常常同蘇俄的居留民，發生意外的衝突，他們的感情，是意想不到的惡劣，就是在普通的情景下，也會遇見雙方的齟齬。

當蘇俄的居留民，與美國官吏遇見的時候，他們總是先就存有着一種積存下的觀念。普通美國財政行政方面的官吏，——除了密爾斯波博士，和極少數的一二個人以外，都是有一種成見，就是反抗蘇俄的共產主義，凡是受過中產階級積習的薰陶，都是具有着同英國人一樣，痛恨蘇俄的觀念，在他們的中間，都是自由地談論着這一種成見而痛罵蘇俄的罪惡，殘暴，同永不能達到他們的口頭政策。有一次，在閒談中，我曾經問過密爾斯波博士，有沒有這一種成見存在，他回答着說：「這一種成見的存在，當然是無疑的，不過，我決不使他影響到任何的行動」。這一句話，雖然是還須考慮，其真實與否，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美國的人員，在伊朗並不是這樣的純潔，使成見

與行動混雜在一起。

在蘇俄方面，同時，也是具有着一種成見，他們承認美國是世界上，資本主義的保鏢者，正如英國一樣，堅持着，現在社會制度，同秩序的存在，他們却並不感覺得，自己的這一種見解，是絲毫都沒有理由的，他們堅決的相信着，在伊朗所有的，美國的官吏同商人，都是一些資本主義的代表，…………同從事破壞蘇聯工作的進行。如果我們與蘇聯人解釋說，美國人並沒有這樣的想像，那是決對沒有用的，他們與美國人一樣，是有着深刻的成見存在着々所以蘇俄同美國，在伊朗的仇視空氣，就是沒者裏海漁權問題的引綫，也是會不斷發生衝突的。

這是無疑的，如果是蘇俄的勢力，在德黑蘭的政府裏，佔着了優勝，那末，，美國的雇員，一定會全部的被辭退。關於這一種言論，我們常常的，可以在莫斯科同德黑蘭的蘇俄官吏的談話間，獲得了證實，蘇俄當局，關於這一點的書面回答，便是這樣的說：

「蘇聯政府，是決對的，沒有想像得到，他是有干涉伊朗內政的行動，像雇用外國的財政專家，來管理伊朗政府的經濟等行政，如果所雇用的國外行政員，並不是將自己的主觀，來判斷蘇俄合理的利益，蘇俄政府是決對不會有不滿意的表示，像現在反抗美國人員的傾向，不幸得很，現在美國行政員的處理伊朗的工商業的一切措施，不得不使蘇俄政府感覺得這是一種極大的威脅，有幾處的情形，的確是可以相信，是美國的人員，為了政治上的敵意，而勸伊朗政府，拒絕了蘇俄政府所提出的，合理的要求。的確，關於裏海的漁權問題，美國人員破壞了一九二七年，所締結的條約，而使伊朗政府，蔑視了蘇俄在伊朗所有的一切權益。

其中所謂「為了政治上的敵意，而拒絕了蘇俄政府所提出的合理的要求」的意義，我相信蘇俄政府，始終是抱持着，美國在伊朗的人員，與華盛頓政府，是有着密切聯絡的觀念，同時，蘇俄政府，還有一種猜疑，便是以為美國政府，同英國的外交當局，關於伊朗的一切處置，皆是有着相當的連絡。（這一種觀念，在蘇俄的猜題中，是比較的淡泊些。）所謂美國政府，同英國外交當局的諒解，在我理想起來，雖然不能夠說是絕對的不可能，但是也

決對不會有像蘇俄政府，所理想的那樣密切的關係，但是許多的蘇俄重要的官吏，都是堅信着這樣的一種成見。

當然，密爾斯波博士在伊朗，同英國方面的關係，要比對蘇俄的關係，來得良好些，他們語言同趣味上的相同，是會在這中間，壁起和善的友誼來的。美國官吏常常同英國的居留民，在一塊兒聚餐，拍網球，騎馬，同遊泳，雖然這一種友好的精神，是決對不會牽涉到政治上去的，但是至少在德黑蘭的社交上，會感覺得有良好的影響。在我同幾個伊朗，或者是蘇俄當局的談話中間，聽得出他們的猜想，英美政治中的連絡，和聚餐，或者是娛樂，一樣的密切，有一位蘇俄政府的高級官吏，曾經同我這樣的說：「美國財政管理的人員，不過是英國代表的一部份」。

在事實上，美國人員不但是絲毫都沒有左袒英國的利益，並且有的時候，為着問題的爭執，雙方也會同樣的衝突起來，如果不是因為英美兩國，是比較的容易進行一件談判，或者是有時雙方的意見，容易相互的接近，恐怕英國仇視密爾斯波博士的態度，也一樣的會與蘇俄相等，也許還要較蘇俄更為嚴厲些。在已往有許多的交涉，是常常會引起英美間的誤會，例如英波煤油公司（Anglo Persian Oil Company）的稅款問題，密爾斯波博士便與公司方面的意見，不能夠一致。再像伊朗政府所欠英國的巨數債額，遷延不決，也是密爾斯波博士的起意，他不過是想盡職，同有利於德黑蘭政府，可以小心地認真去辦，不肯有所含糊。如果英國政府，也是像蘇俄當局一樣的猜疑，恐怕對美國人員，早就已經掀起了政治上的仇視了。

密爾斯波博士的一切行動，對於英蘇兩方面，皆是異常的坦白，而且這一種坦白，是絕對相等的，無論是在談話，或者是在締約的時候，他始終都是小心翼翼地，不直接的去進行，每一件事，都是按着雇用他底協定中的規程，間接的，由伊朗的外交部，轉達到對方，雖然有許多的事，他是很可以全權解決的，但是他總是經過了伊朗外交局的介紹同認可，然後始去辦理。他有的時候，雖然也時常直接的，去同英波煤油公司的職員來往，然而這一個公司，在平常的場合，是與英政府，沒有關係的。所以這是顯然的，決對不能夠稱是他的不當，一切很明白的顯露着，任何的談話，或者是討論。在某一種不幸的場合，皆是

能夠引起了極大的糾紛。

我所聽見的，英國人的批評，對於密爾斯波博士，表示不滿的言論，就是說他對於英國的利益是太謹慎和猜疑的對付着的了，不過，我們一想到了英國政府，對於伊朗外交史上的記載，是這樣的兇暴，同野心勃勃地躍躍一試，那末密爾斯波博士的留心提防，也並不能稱是過份的舉動，雖然過去的影像，已經是逐漸的模糊，而並不十分的深刻了，然而這一種猜疑，卻是決不能夠避免的，像密爾斯波博士最親信的伊朗僱員，在發現得了英蘇的錢財以後，不是常常地被辭退的嗎？在政治上，不隱的傾軋，而且是很明顯的，英國在伊朗所使用的人員，（包括內閣裏的親英派的內閣員），都是美國財政管理員的最大的敵人。

密爾斯波博士卓越的才智和謹慎，以及外交手腕的靈活，使他直接或間接的，避免了不少政治上的危機，然而他終於不能夠逃過蘇俄的妬視，並且他不能夠再不乞取英國人的援助了。在伊朗的英國勢力，對於美國人員的態度，是常常的變更，而沒有一定的，完全是追隨着他們的外交政策，而進行着的。現在英國在伊朗的優勢，已經掌握起美國僱員的命運，如果英國方面，是極端同決意地，向美國人員大肆攻擊，那末，他們就非得離開伊朗不可，我始終是不明白，如果英國是這樣的蠻橫，伊朗政府會怎樣的阻止着他呢？

最便潛伏着的現象，給美國人員爲難的，便是美國的資本，在北伊朗的開拓問題，在上一次大戰沒有爆發以前，伊朗北部油田的開採權，是讓與給當時的帝俄政府的，不過並沒有獲得伊朗政府正式的承認，後來由蘇俄轉售給英波煤油公司，當一九三〇年，伊朗政府宣告，將北伊朗的全部油權，讓渡與美國組織的時候，英波煤油公司便以書面警告德黑蘭政府，表示反對這一種措施，關於締定條文的進行經過，是由密爾斯波博士，在德黑蘭商議，繼續了兩年的競爭，由辛克來公司，(SinclairPetroleum Co.)同紐極寨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 ofNew Jersey）兩方的暗鬥，以謀獲得油田的開採權。

末了，辛克來公司，因爲獲得了蘇俄政府的援助和允准，在德黑蘭正式與伊朗政府，締定條約了，（羅史汀

Rothstein ——從前蘇俄駐伊朗的公使，現任莫斯科外交部的要職，有一次在某要人的宴席上他因為喝醉了酒，所以便毫無顧忌地將這事的前後經過全都告訴了我，並且還告訴我說，這一個協定完全是由他主持的）。在這協定裏面，辛克來公司，不僅獲得了北伊朗的全部油權，並且包含到庫頁島的全部煤油讓與權，如果這許多讓與的成功，將由蘇俄政府所支持，同時，紐極賽美孚油公司，在美國同英波煤油公司締結協定，這樣，英波煤油公司，便可以在北伊朗，分些油田開採權，如果是被德黑蘭政府正式承認，這便是英國的勢力得伸入伊朗的北部。

　這一個利益的衝突，包含着英，美，俄，同伊朗的發展，北伊朗的問題，大家都是各不相讓，前途非常的危險，蘇俄是誓死的必須要反抗英國的勢力，伸長到伊朗的北部，所以說得清楚些，這衝突的前進，隱藏着有極大的戰爭的危機。

　密爾斯波博士在進行這一個條約的時候，勢不得不慎重地考慮，關於讓與權問題的解決方法。在一方面，是受英人操縱的美國公司，而在另外的一方面，是於蘇俄指揮下的美國組織，他為了要避免袒護一方面的嫌疑，便立下了一種相當的條件，以聽他們選擇，這一個條件，辛克來公司全部接受了，而美孚油公司則堅決地反對着。結果，美孚油公司的成功，便不易實現，而且不會給蘇俄政府承認，除了陷於極大的紛爭。同時，辛克來公司的利益，也被蘇俄取消，而各自分手，結果，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辛克來公司，決計放棄這讓與權，就是一直到現在，這問題依舊是全部停頓着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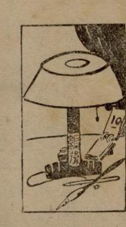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這問題一定是會被重行提起的，或者已經是在進行中了。德黑蘭政府，或者是大部份的官員，都正在注視着美國的組織，前去開採北伊朗的油田，但是美孚油公司，無論是在任何的一種場合，皆決不會滿足蘇俄當局的願望的，他們承認全世界的美孚油公司，是同英國的利益依附着前進的，就是他開發北伊朗的時候，不給英國甚麼利益，而蘇俄一定還是繼續熱烈地，反對下去的，雙方決不會獲得了諒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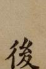
　關於這一個問題的解決，密爾斯波博士的態度，是很難表示，將來在德黑蘭政府的，美國行政管理員的命運，

——不是伊朗自身，便是在他這一次的行動上決定，在利害的輕重上 當然暫時的、是適宜於拒絕蘇俄方面的意志，而將讓與權，讓與給英國，或者是英美合組的公司接受，不過，蘇俄方面，根本就不會就此置之不理，而以不了了之的。那末，如果是這樣的做了以後，徒然的在伊朗所引起的極大的恐怖的結果，或者會影響到全世界的局面，同時在另一方面，倘若過份的拒絕了英國方面的要求，那末便會使美國人員的地位，發生了動搖，而使全部的工作陷於破壞，所以無論是偏袒了任何的一方面，在現在的場合，皆是要陷於永無終止的爭鬥，使空氣變成了十分的緊張。

在二年或者是三年以後，這一個問題，一定會有一個結束的，這將要使得密爾斯波博士的才力，全部的表現出來。當然我們是猜測不出，他此後究竟是抱持着一種甚麼樣的態度，但是我相信，從幾點上看來，密爾斯波博士必定會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將他的條件降低，以便英國公司的接受。

未來的政治上的危機，會使得美國的人員，動搖他們的位置，然而要有確實的保障，是不穩妥的，有一天來了種勢力，便會使他們離別，他們雇用的時期，不久便會滿的。密爾斯波博士在一九三八年的秋天，便滿任了，如果此後推翻他們的工作，或者是根本改革，使他的計劃，完全破壞，然而他們的功績同真誠，將要是永遠地存在着。



編

編者

本期編印時正值三十年的國慶紀念日。在三十年前，由於首倡大亞洲主義之　孫先生，率領革命同志及全國民衆，把二千年的專制推翻，完成了辛亥革命。其實辛亥革命，在中國人立場看來是國民革命，在東亞人的立場看來，也是東亞解放運動之一個巨流。所以　孫先生說：辛亥革命是日本明治維新之第二步　這樣可以說，辛亥革命是做了實現大亞洲主義的先決問題。這種意義就是　汪先生在本刊創刊號所題示的，「東亞之和平秩序，與中國之獨立自由是不可分的」意思。也便是要實現大亞洲主義，必先由各個國家做起，所以日本民族明治維新後，已開了實現大亞洲主義之前路，中華民族則以辛亥革命，跟蹤前進。因此，站在大亞洲主義的立場，而紀念辛亥革命，本刊特出版一個小小的「國慶紀念特輯。」

特輯之外，還有一篇同樣重要的論文，就是平野義先生所寫的「辛亥革命前後」，這篇文章把大家所遺忘了的中日人士的互助合作的事實，尤其是在幫助中國的辛亥革命，使兩國人士回溯更親密的邦交。這和「大亞洲主義之基礎信念」續稿，是「理論」與「事實」的互相印證。

東亞支柱之日本，她與國際間的經濟關係、外交關係，尤其重要者是她和東亞共榮圈中之南洋——所謂荷印之談判，都是研究大亞洲主義的人們所十分注意的重要問題。在國際和戰之緊急關頭，這些問題必然為讀者所亟欲明瞭的。因此本刊也選登了有內容的幾篇譯文。

泰國處在東亞民族勢力與英美勢力之尖端，她的重要性比荷印還有加無已，因此本刊也刊載了，泰國問題與荷印經濟兩篇文字

本期文字是很純粹的，把轉載欄也臨時停止了。最近，雖然有些讀者，以為本刊文字太過硬性。但本刊一貫的作風，是保持嚴正的風度，我們願與讀者及作者共同向著這一方向努力。

——十月十一日於編輯室——

大亞洲主義月刊徵稿簡章

一、本刊以闡揚　國父之大亞洲主義爲宗旨、凡與本刊宗旨相合之論文譯文均所歡迎。
二、來稿須直行繕寫、並加標點符號。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譯稿請附原文、或將原書名、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及發行處所示知。
五、來稿如未揭載、須預先聲明並附充足郵票者始能退還。
六、來稿須將真實姓名及確實之通信地址示知、揭稿之署名聽便。
七、來稿經本刊登載後每篇致酬金十元至九十元、曾在他處發表之稿不致酬金。
八、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爲本社所有、却酬者例外。
九、來稿請寄南京甯海路四十號本社收
十、每月集稿日期至月底爲止。

大亞洲主義月刊 第三卷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大亞洲主義月刊社　南京甯海路四十號
發行者　大亞洲主義月刊社
經售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中華日報館
　　　　三通書局　南京朱雀路
印刷者　中國印書館　地址：南京王府園四八號　電話：二一二一三號

大亞洲主義月刊價目表

定購辦法	册數	國內	國外	香港及澳門
零售	一册	五角	一元	六角
半年	六册	二元八角	五元六角	三元六角
全年	十二册	五元	十元	七元
附記	郵費照定價另加一成計算			